旅行雜誌



安順苗民（王寅光）

四川[illegible]記……
雙城記……郭祝崧
渝州小志……蘇士琳
倫敦誌……莊澤宣
蘭州到哈密……高虎望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

第十八卷 第八期

重慶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8 No. 8 August 1944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CEI, CHUNGKING,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促進後方生產

營業要目

存款——放款——匯兌——貼現——押匯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　重慶嘉陵新村二十一號

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萬縣　自流井　樂山　五通橋　昆明　貴陽　沅陵　吉安　屯溪　西安　寶雞

四明銀行

通匯分支行處

重慶 西安 成都 蘭州 洛陽 寶雞 平涼

各大城市均有特約代理處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儲蓄種類

整存 零存 活期 定期

總行：重慶黃桷埡上堡園四十八號

地址：陝西街二三三號

重慶分行：電話：四一一二三號

電報：三九四一號

大同銀行

總管理處設重慶大同街

分支行處

重慶 貴陽 桂林 衡陽 西安 蘭州 柳州 麗水

昆明 護國路三五五號。電話2486。電報掛號3588

主要業務

匯兌：收費抵廉 迅速穩妥

存款：利息優厚 存取簡便

放款：低利借貸 扶助生產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八卷 第八期 目錄

當代名著

日本與太平洋……格魯原著 聞人俊譯（一）

旅程紀述

蘭州到哈密……高虎望（一一）

東南西北（滬渝紀程之七）……慶修（二〇）

川陝豫鄂遊誌……喻血輪（二九）

嘉陵江上的航程……馬忠（三九）

地方描寫

渝州小誌……藍士琳（四五）

滇西風土雜憶……鞠孝銘（五〇）

西康的發掘……白雲（五七）

東興——新的廣州灣……陳凡（六三）

紀遊篇章

自貢市鳥瞰……李致剛（六七）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雙城記……郭祝崧（七一）
再訪盤溪……王大維（七五）
紀峋嶁峯……黃性一（七九）

古蹟搜奇

四川漢代磚墓之調查……鄭德坤（八一）
敦煌紀遊（續）……徐克剛（九一）

海外游蹤

倫敦誌……莊澤宣（九七）
菲律濱游蹤……章淵若（一〇二）
那慕爾——第農……馮朱棣（一〇九）

補白

豆沙關唐袁滋題名摩崖……張希魯（六九）
訪詩人黃山谷故居……曾今可（九〇）
謁丞相祠記……希魯（七四）
寶瀛齋記……希魯（六二）
遊峨雜詩……舜生（一〇二）
西南紀行雜詩……譚鈞（五六）
北泉雜詠……吳[illegible]（三八）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

華星科學儀器廠

◀◀ 出品 ▶▶

華攝氏水銀溫度計	水銀氣壓計
水銀乾濕計	孵育溫度計
婆梅氏比重計	酒精比重計
牛奶比重計	桐油比重計
鍋爐溫度計	醫用尿表

本廠專製各式溫度計比重計度數準確刻度精密久荷工業界採購應用均稱滿意倘蒙
惠顧無論零購或大量採購以及定製特型溫度計比重計等均極歡迎。

廠　址：昆明小東城脚節孝巷六十二號

經銷處：科學儀器館 重慶保安路一三三號 / 昆明同仁街三十八號

介紹國際思潮

國際編譯 日刊

國際編譯社編行

INTERNATIONAl DIGEST

定閱

甲種紙本
半年六冊五十四元
全年十二冊一百元

乙種紙本
半年六冊四十元
全年十二冊七十元

零售
甲種紙本每冊十元
乙種紙本每冊七元

優待 直接定閱 平寄不收郵費 學生及軍人照價九折

特約經售 全國各地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正中書局
世界書局
青年書局
大東書局
重慶 北方書苑

國際編譯社

社址重慶大田灣四十五號

最近出版新書

美國政治經濟　何鳳山著
地理政治與心理政治　蒲耀瓊譯
使節與領事　周子亞著
外人在華之法律地位　李光夏著
中國國籍法　董霖編著
中國憲法　董霖編著
國際公法之原理與將來　董霖[illegible]著
世界聯邦之理論與計劃　中山文化教育館譯
戰爭與作戰原料　國際宣傳處譯
萋治（抒情詩劇）　泰戈爾著
秋來時候（小說）　李素譯

溝通中西文化

日本與太平洋

閻人俊譯

美國前駐日大使格魯氏原著・載一九四四年美國地理雜誌四月號

幾年前，我們還在東京的時候，一位同事告訴我下述這件事：

他的日本車夫某天清晨打電話向他請病假。這位同事當然准；但一過數日仍不見車夫前來銷假復工，他們怕那車夫病勢沉重，需要幫忙，特偕夫人前往車夫家中探望，以表關切。歐美任何國家都認爲這樣的表示是善意的，適當的。車夫的老婆看見我們到來探望，顯出十分侷促不安的樣子，囁嚅地說，她丈夫並未害病。

翌晨，這位同事看見那位告病假的車夫駕駛着另一個外國公使的汽車走過，原來早已別有高就了。於是他找着一個認識這車夫的人，問及其中原委。

那位日本人答道：「你的汽車失另外找到了一個薪津較高的位置。但他知道，倘若他乾脆貿然把事實告訴你，而提出辭職，這會令你丟臉。所以就很體諒地告訴你說，自己有病請假。假使你讓這件事在那個階段算爲告一段落了，自然一切都會圓滿，無甚問題。可是你一到他家中去調查他的健康狀況，事情便鬧翻了。現在，變作他沒有面子了；他什麼會對　不含怒呢？現在事已鬧翻，無可挽回矣」。

我們西方人，要明瞭日本人的頭腦和邏輯，其困難程度，由此可見一班。

當我在東京居住時，有一個曾在日本居留過四十年的美國某大公司代表，奉令回美述職。

公司的總理問他道：「某先生，請你告訴我，日本是在準備怎麼作？」

這位駐日代表回答說：「我不知道。」

總理大怒說：「甚麼？我們負責你的薪金，你作我們的駐日代表已四十年，你怎麼有臉說得出『不知道』這三個字？」

這位駐日代表說：「對啦，我不知道。但你可以問問任何到日本去旅行過的人；他們會告訴你的。」

日本人民的衣飾與我們的相同；在很多其他方面，尤其是在近代化工商業管理及生活上，他們的起居行動亦與我們相同。可是他們的運思完全不和我們一樣。若用西方的標準來量日本人的頭腦，或料想他們對於外間事物將如何反應，那是謬誤無以復加的一件事。

我們這班曾在日本住過十年廿年或甚至四　年的人，至少發現了一件事。這就是我們對於日本人運用思想步驟的了解，眞是微乎其微。

日本的地理背景

在對日本民族性加以詳盡剖析前，讓我們先把日本的地理背景；自然賦與他們的，和他們得着自己努力而獲得的財富資源，究討一番。

日本具有現代戰爭的一個最重要條件，這就是一個良好的交通系統。日本各海島容許他們在作戰時互相輔助呼應，日本本部各島，一線由千島散播至阿流申羣島，另一線則由琉球羣島台灣島及代管各島直伸長到赤道。

近頃日本武力幾占領了印度尼西亞的全部，並占領南太平洋之大部。在這整個廣袤的佔領地域內，日本有快迅的內海交通。

日本的海港設備相當優良。他們擁有好幾個在全世界稱為最優的海港，還有許多較小的商港軍港。日本的內海，宛如地中海一般，在那裏，有海灣，亦有河道的支流，並有炮台與陸上空軍基地予以保護。所以日本滿有力量收容與日本為友的船艦，並拒絕敵人的進入。

在上述的整個海面上，有無數海船動員參加作戰。——從小而古雅能夠快駛的漁船，以至體積最大火力最猛的近代化無畏艦都有，日本的商船隊，在世界各國中算是最好的一支隊伍。

日本有許多能夠建造近代化船艦的技術人才。在以往，曾造出許多，現在繼續在努力大量建造載重和運貨的汽船。他們所造的這些汽船，亦相當合用[illegible]——

前此那些與我們（美國）、英國、挪威在航運業務上作劇烈競爭的日本郵船，現在全被日本海軍徵用作輔助船艦了。英美的商船隊，必須為所有的聯合國服務，力量不免分散。但日本的商船隊祗為日本自己服務就夠了；所以反而覺得游刃有餘。

高效率的集中的海軍

日本海軍是日本軍閥手中一個有高效率的工具。現在日本同時對英美兩國作戰，我們（英美）各有一個比日本強大的海軍。可惜各處洋面給與我們的難題太多，把我們的力量分散了！在目前，英美兩國海軍聯合起來，亦不可能把太平洋上日本海軍所佔有的土地奪回來。我們目前還切斷日本與荷屬南洋羣島間的交通這一層還辦不到；想把日本與亞洲大陸間交通線切斷，那當然更等於紙上談兵了。與我們作戰的敵人日本，在海權之上，還有很優良陸上交通。日本本土各大島上，均密佈着辦得很好的鐵路線。

有一位美國地理學會的職員到日本去旅行。他特別雇了一輛汽車，以便遊覽本州島中部。日本的官吏均表示十分詫異提出抗議說：

「我們現成有這麼好的鐵路交通，何必坐汽車遊覽呢？」

在那些日子，日本鐵路，行車異常準時。你儘可以照着列車的到開更正你的時計。某天，有一次列車誤點二十分鐘；就有三個鐵路職員先後向一個美國旅客為此事道歉。

日本有兩個島是由海底鐵道聯繫了起來。這海底鐵道的隧道，一頭在 Shimonoseki 一頭在 Moji，其他還有朝鮮的鐵路，中國鐵路的一部分，安南的鐵路，泰國的鐵路，馬來亞的鐵路，現在也全歸他們使用。

日本原想在由北而南的海上交通線之外，再打通一條由

五一—三四六

朝鮮直通新加坡的陸路交通線。惟以中國蔣委員長領導着一班配備雖感不足，但作戰異常英勇的軍隊，堅苦抗戰；遂致他們這種計劃的實現，遙遙無期。

日本各都市的設備，是相當近代化的。電話，無線電，電力，以及其他各種交通工具，凡是近代都會所需要的，無不齊全。

他們的城市，是照着預防地震條件而建成的。房屋容易起火；但消防人員受過很好的訓練，救火很快而有把握。而且，這種房屋縱使焚燬，亦比較其他各種房屋容易重建。

日本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是時時準備遭遇地震或大火等災厄的。火山爆裂及地震的速度和威力，比較任何種閃電戰要大得多，厲害得多。所以日本人民所建造的城市，滿有抵抗地震火災及外來打擊的力量。

當然，日本城市的居民需要糧食。日本有他自己的稻田，菜園子，和漁業計劃，來解決這個問題。

日本除了便捷的交通，近代化的國防力量，充足的糧食，有充分準備的城市之外，並擁有近代工業主義和極端集權政制的其他工具。日本政體因襲其古代政制，為適合人民的習慣，得到人民的效忠擁護。所以政府極有威權。

這個政府的組織能適應今日環境的需要，不亞於戈林的德國經濟系統，和哥貝爾的德國宣傳系統。他是獨裁的；但對於人民還算溫和慈藹。他的力量瀰漫在一切公衆生活和私人生活之中，同時，又有一個強有力的宣傳機構歸他使用。這個宣傳機構，對於國內全數無線電，報館，電影場，均有絕對的控制權。

除上述日本的固有產業外，讓我們再把日本最近十年間尤其是一九四一年以後用武力奪獲的各種產業檢討一番。

日本先後在三次征服的戰爭中奪獲了不少土地，擴大了自己的版圖。這三次戰爭就是：一八九四——五年的中日之戰，一九〇四——五年的日俄之戰，和一九三一年在中國東三省爆發的現在這場大戰。

日本已奪得朝鮮，中國的東三省，中國北方的產糧區和煤鐵區，內蒙的畜牧區，中國沿海岸的一大部分，和主要河流流域的各大城市。

他又奪得台灣海南島，安南，暹羅，緬甸，英屬馬來亞，荷屬東印度，我們號曰民主政體的女兒菲律濱，和西南太平洋一部分的英領葡領及澳洲的島嶼。和孟加拉灣的最有戰略重要性的安達曼羣島。在日本管轄下的許多島嶼，均成為了它的不懼沉沒的飛機母艦。

從經濟力面說，日本人口中的「大東亞」，包括並擁有一切強國的必需條件。有糧食，魚，水果，煙草，又有油棕樹，糖，樹膠，油，煤，鐵，電力等等。而且均是一舉手之勞即可取用的。短時間內在遠東打敗了我們，打敗了我們的盟友，頓時擴大，成為「日本東亞」了。

還有一層：日本現在擁有無數的技巧和料力的本地工人。日本一定會照着他的一貫作風，強力徵用這些民工就地開發各種原料。

在上述那些成分之外，再加上一般日本人的堅強意志，遠大眼光，科學的方法，自信過甚的野心，我們就有了一個秘方；這秘方可能製成我們所意想不到的國力。日本現在最

需要的乃是時間，充分時間，去整理並鞏固它所奪得的領土。

東京十年

余前曾奉派爲美國駐日代表，留居東京凡十年之久。余在駐日十年間所認識之日本，與前此鄭約翰 John Luher Long 及小泉八雲 Lafacadio Hearn 書中所描述的美麗之鄉判然有別。

所有荒僻的鄉村，均已成爲水電工程網及電力輸送網交織掩蔽之區，前此使用雙刀之日本武士，現已改着不甚稱身之厚呢軍服；行動相當快捷而性情相當殘忍可怕。

以前的日本政府，照西方人士所得表面上的認識，本是一個古色古香討人歡喜的東西。但我到日本時，已由於德國薰陶，成爲一絕對傾向黷武主義而近似立憲的君主政體。

在許多地方有日本大自然長成的——我希望他常存——美麗映照着，雖在戰時，我仍不能忘懷富士山的勻稱美，那座被櫻花圍繞着的古廟和那些近代化都會四週俯視着的中古式雉堞。

日本上空的天，和四週的海，幾乎全部是美麗的。日本人民亦很知道其本國特具的美點，而頗以自豪。

人民成了自己軍隊的奴隸

不幸得很，日本的優點現在被他的醜惡掩蓋殆盡，日本本國人民竟成爲他們自己軍閥憲兵和警察的奴隸，失去了自己的主權。久處在專制淫威下的他們，既未受過甚麼民主教育，亦沒有甚麼民主的遺傳，根本談不到反抗政府壓迫和保障自己主權。他們根本不知道「革命」和「自由」是甚麼。所以政府要非法利用他們時，他們竟很馴服地毫無反抗。

世界學者對日本文化下了一個悲慘的註解：無論日本人民的古代文明如何發達，思想道德習尚如何高雅，他們在精神上，物質上，均沒有資格抗拒本國政府的暴政。

日本自以爲是一個文化進步的國家。日本文化固然亦美麗深邃；但日本民族在在表現殘忍與下賤這兩種弱點；以致日本人的理想與我們的理想，與中國人的理想，與任何鄰國人民的理想均背道而馳。

當美國建國初期，紐約市還是一個小小的商港時，首都華盛頓原址尚是些散漫在樹林中的村落時，日本便已是井然有序地都市化了。那時候，拿破崙大帝還未望見，亦未聽說過，他應予以征服的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這個最大的城市就是東京。當時在東京，一個堅強的狄克推多政制止要常專制地，毫無慈悲地，統治日本的人民。

現代日本的富強和殘忍，便是從這個老大濃厚，奇特的文化裏脫胎而來。

怪不得，日本那麼快就學會了我們的武器和機械——日本的文化——專制的，攙雜劣質的黷武主義的文化，本來是最長於這套把戲的。

在範圍廣大的電線網蔭影下，一八六八年以前農夫們不斷努力從事提高生產，使日本人口尚未陡增時，日本在糧食上能夠自給，不畏封鎖。其近代化的工廠，能以與我們抗衡的速度製造標準的貨物。但一般工人生活在舊水準上，儉樸異常。這就是戰前市場上日貨價格低於我們的原因。

日本所以能緊跟着世界潮流走，完全是依靠舊日本的素質。你看見一個日本士兵或水兵在非常艱苦的情形下作戰麼？可是這位水兵並不覺得吃苦；因爲他自有生以來，就是過的這種生活。

正因爲一個日本人在駕駛一艘戰鬥艦，一架機器車牀，一個流線型的火車頭，一架戰鬥機，所以他更保持着他的日本民族性。他仍舊是堅強、知足，祇知服從命令，慣於艱苦的生活——因爲自出世以來，他根本就未曾有過不艱苦的日子。

訓練人們不打瞌睡

在戰前，美國外交部和海陸軍，常常派了許多軍官和外交官到東京美國大使官來學習日語；軍官則時時隨日本軍隊出發視察。某次，演習持續了四天四夜之久；一位日本司令官帶着他的部隊步行了二十九小時，不令休息。那些士兵當然疲勞異常，有幾個人在進行途中就跌在地上睡着了；還有一位軍官竟向着一堆木料走去；其疲乏之程度可以想見。

在這繁重的考試完畢後，那位司令官仍不准士兵們休息；反而命令他們卽刻出發，擔任衞戍及巡哨職務。隨軍視察的美國軍官見他待遇部下這樣不講人道，不勝驚愕；問他爲甚麼明明知道那些士兵疲倦得要死，而仍不准他們睡眠呢？

那位日本司令官答道：「我的士兵已經知道怎樣睡覺了。我是在訓練他們學會不打瞌睡」。

日本的勞動階級，在我腦海中祇留下了一種印象：他是穿着工作服裝的衣服後幅印了一個大的日本字——他的雇主的名記。每一個人背上都有印記，表明他是一個雇傭，表明他祇是那些掌握着國家命運者手中的一個無生命的工具。

日本工人對於工資的多少，絕對不得發表意見。在戰前，每個工人所得工資，剛剛僅夠他簡單的生活須用；現在還是這樣。倘若他是屬於一個工會，那工會必定亦是不敢說話的，早已被「統制思想」的憲警用殘忍手段打得蜷伏着不敢出頭了。

事實上，他自從進入這個世界，直到被工廠中不合衞生的情形，漫長的工作鐘點，日常粗劣不夠營養的飲食等累得病死，與這世界辭別時止，其間就根本沒有他可說的話。

德國的婦女，以前還有些許自由，而且得受教育，並享受某某多種權利。但日本婦女則全體一致是在他們主人管轄之下生活着。我從未看見另外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准許人民公開地把女孩子賣給娼寮；亦沒有看見另外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把婦女完全當他們丈夫和兒子的奴隸看待。

日本軍閥在國內根本不知道提高他們自己婦女的地位，給他們應得的權利；所以到了國外，他們對外國婦女亦是同樣不敬，或者還更壞些。在中國各淪陷區。美國婦女被強迫向日本哨兵脫帽敬禮。稍稍遲延，卽被掌頰。

以獸行著聞的一般日本士兵，他們的國家，根本就不讓婦女在公共生活或家庭生活上發表任何意見；亦不讓婦女減弱或緩和狂妄的黷武主義之嚴肅進展。

軍事教育在小學中開始

軍事訓練及軍事演習，在日本教育制度中占極重要地位

。在小學裏，學生開始受列隊步伐柔軟操等訓練，教官並教以軍國主義的國家堅不可破之學說。經過此預備階段後，即由軍隊派來軍官給以正式軍事訓練。過末有赴軍營中見習，有時亦舉行遠足。遠足時，每個學生須背負軍用背包，以養成耐苦負重的能力。

這種軍訓活動，被視為比課室講學更為重要。若軍隊決定遣派某某班學生出外演習，則學校即宣布該訊暫停授課。

東京的廣播電台，自己承認「日本十四歲的幼童徵入海軍服役」說，這樣纔能準備勝利的機構」。該廣播電台又宣傳：「軍隊亦正訓練幼童多名駕駛坦克車」。

我要趕快補充一句，給讀者諸君知道：日本政府統制人民的思想並未完全成功。連日本人中間，亦有少數勇敢的分子，不願意接受政府替他們決定的一切。他們堅持要自己運用思想，替自己解決各種問題。當然，對於一個專制政體，這種態度是最危險不過的。因此，日本警察把所有的這種思想視為危險思想，而加以制止。

有許多日本人，因為隨便說了一句話，被一個不相識的人或是一個朋友聽見了，而被逮捕下獄半年或一兩年，受嚴格審訊，澈查後，乃予開釋。

我在一九三二年到達日本時，日本的商業還很發達。商人多自出心裁，提高效率，爭取業務。但一九四一年起日本的商業便成為軍閥統治的附屬品了。

日本資本家漸被強迫把資金投向國辦企業。他們在外經營的事業，被政府不負責任的行動牽累了。日本軍閥大大招徠他們到中國淪陷區去投資。但在那裏，一切條件，完全是由佔領軍隊規定；不一定對他們有利。而且同樣要經過日本軍隊庇護下傀儡組織的無理需索剝削。

最可注意的一點，就是：日本的農夫的負債數額日益加增。城市裏食糧價格的低廉，完全是由他們的貧窮上換來的。他們因為生計太窘迫了，於是又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們送入工廠作工，賺取近代化國家裏最低的工資。日本農夫的痛苦生活，和低落的生活程度，就這樣成為日本在國際競爭上的主要力量。

日本侵略中國的戰事——無論是吞併東三省的階段，或是以後的階段——對於日本農夫，是毫無裨益的。他們的兒子在這場戰爭中戰死；他們自己又要為這場戰事完納更重的稅。祇有市面食糧偶然短缺時，他可以把產物換取稍高的代價，暫時有點繁榮的錯覺。——但他們還是日本黷武主義下最先吃虧而且常常吃虧的犧牲者。

處在資本家和農夫中間的中產階段，亦被驅至不安定的氛圍中。惟有「一切企業全由政府統制」纔能解救他們的危險地位。政府時時很有手腕地，在不知不覺中激勵他們的愛國心和宗教觀念，以減削他們的行動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又請他們用全部的儲蓄購買公債。這種公債除非日本打一個什麼勝仗後即時而止，把所獲的戰利品加以整理發展；是毫無保證的。

情勢演化到這個地步，結局祇有兩種可能：日本全部破產，日本比現在強。這兩種結局，實在是同一件東西上的不同部分。日本的經濟系統，已不再是根據本國與國外貨物的交換，而變作一種受統制的經濟；其實施原則為：以軍事徵

量破壞國內的物產，而另用奪來的外國貨物補充。

某地一經日本攻克，日本人便在那裏充分表現出種種醜惡、殘暴、兇悍的行爲；終至於失去沒地民心，爲該地人民所痛恨。他們向例是拖出幾個以叛國負義著名的本地領袖出來作傀儡執政者。

他們金融制度的基礎，祇有軍隊的命令。軍隊印發了無數不兌現的手票；拒用者被處死刑。日本軍閥就用這種手票攏斷匯兌，使一切貿易對自己有大利，使本地人民吃大虧。此外，又時時採取全部沒收強迫接收股票的手段，劫掠陷區人民。有時更厲害些簡直把產主殺死，強迫工人無償服役。

日本的專賣機關，對某某幾種他們自己人民需要的東西，常把價格定得異常的低；然後派軍警四出照定價「收買」。這樣辦法，日本便可有大宗貨品流入本國，同時又把占領區人民搾取得枯竭而死。若有時他們對陷區人民稍稍寬縱的話，那必是預備使下屆的「收買」數量加多一些，把當地人民搾取得更爲厲害而已。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美國兵艦 Panay 號在中國南京附近被日本飛機炸沈。據調查：這完全是一種有計劃的舉動；日本空軍故意炸沈 Panay 和炸毀許多散佈在中國各地的美國教堂，醫院，學校，住宅，是出於同一動機。這動機就是要美國放棄東部亞洲的一切利益。

這艘軍艦被炸沉後，那些飛機還回來用機槍掃射藏匿在岸邊蘆葦叢中的軍官和士兵，想把他們全部殺盡。

日本政府當時不想與美國開戰；大約是因爲日本陸軍海軍覺得還沒有充分準備與我們作戰吧！日本政府卑躬下氣地爲這件「意外事」向我們道歉，——他們以前亦曾多次爲同等事件道過歉——接受了我們的全部要求，立刻付清我們所要的賠款。這件事情算告一段落了。

但許多日本人民爲了這件事覺得羞愧萬分。日本全國上自達官顯要，下至學校學生；從大學教授以至於出差汽車的車夫，街邊雜貨店的伙計，都紛紛來函，表示他們的關切，爲此事道歉。

他們紛紛寄錢到大使館來，因爲贈錢是日本人表示同情的公認方法。——富饒的人所贈數目頗大；學校幼童則贈的全數額多在一角以下。我們接到美國政府的命令，要我們把這筆錢還給捐贈的人，但這是辦不到的，原因：（一）不受餽贈對於餽贈人是大大不敬。（二）有許多起贈金並未註明餽贈人姓名及住址。

後來我們把這筆錢併入「Panay 號基金」中，存入銀行。所得利息，全部撥充在日本逝世的美國水兵墳墓管理費。

在日本各色人民對美國表示友善中，最令我感動的一幕是，某天有一個日本少婦來到我的辦公室，向我的秘書要一把剪子。她拿到剪子後，把頭上的頭髮披下，截頸剪斷，握成一紮，包在紙裏，遞給我那位秘書說：「請把這個呈給大使。我爲 Panay 號被擊沉深深道歉。」

後來美日開戰初期，我們這班駐日使館人員尙被拘禁期內，另外有一件事證明日本人民像綿羊一般沒有主見，在新的環境下很容易受外間勢力的左右。

日本憲兵不時組織民衆到使館門前示威。在新加坡失陷那天，東京人民奏軍樂遊行慶祝中，憲兵又從街上商店中

家庭中召集幾百個人，帶着他們來到使館門前廣場上示威。

他們站立的地方，緊靠着我們被拘禁的室外鐵欄。他們手中持膏藥旗，粗暴喊叫，宛如一羣餓狼。他們叫「打倒美國！」那種情形實在醜惡之至。

在他們示威的最高潮中，我們使館的一位隨員那時正站在露台上俯視那班烏合之衆表演醜態，忽然從衣袋中取出手帕，歡然地向示威者揮舞。這一着實出乎那些日本人意料之外。他們愕然張口，不復怒哮。但那位隨員繼續把手巾揮舞，面上仍然滿呈歡容。

於是最奇的奇蹟發生了。那些日本人全體笑了；亦從袋裏拉出手帕來，用一種最友誼的態度，揮舞相答。

那些憲兵當場勃然大怒。他們跑來跑去，制止示威者這樣作。但是無濟於事。那班在兩分鐘前還是餓狼般的人們仍大爲表現友誼姿態。甚至他們沿街回去時還是歡然的笑着。

軍隊與人民的生活混成一片

日本軍隊並不是另外隆起的一個瘤節，或像一個狗的尾巴，一被割去，便可停止其搖尾的舉動。日本軍隊是與整個民族的組織混成一片，再也分拆不開。

當然，有許多日本人不贊成軍隊的手段。他們對於政府強徵大批青年參加中日戰事，對於戰死者和受傷殘廢者的人數日增，對於自中日戰事戰費負擔而在日常生活中受得種種限制和缺之，常有不滿的表示。但這個軍事機構是密切地併在整個民族生活裏面，分拆不開！

日本比他在遠東的敵人佔有一個很大便宜——這就是日本已有了中日戰場上的六年實地經驗。日本曾爲中日戰事付出很大代價；但從這流血的代價上得到了一個試驗的機會：牠在最偉大的軍事學校——實地戰爭中，建起一枝堅韌的屢經戰陣的陸軍。

日本還不以此爲滿足。他們還派士兵到各特殊地區去照着將要攻取各地的氣候與地勢情形，受特殊的訓練，日本更派往每一個地區登陸作戰的司令官和部隊，在一兩年前就已選定，並派赴各地受特殊訓練。

他們攻打馬來亞的部隊，是事先在海南島和安南受準備訓練的。攻打菲律賓羣島的部隊，則是在台灣事先準備的。這兩枝隊伍均是在一九四一年秋季，在中國南方沿海地方演習登陸過。

連選定攻打香港的部隊，亦曾在廣州附近叢山中受過嚴格的特殊訓練；使他們對於夜襲及攻取機槍巢等等技術，有十分把握。當時的演習情形，異常逼眞。據云：「很有一些人陣亡」呢。

日本統帥部所以能作這樣週密的準備，乃是因爲他們對於計劃中各戰場的實際情形已研究有年。研究的材料，完全是由一個組織異常完善的間諜機構所供給的。

日本軍事評論家並公然聲言：遠在宣戰前一年，日本統帥部已接得關於英美兩國作戰能力，作戰習慣，及可能的計劃，各點的全部報告。據這種報告的一大部分是在菲律賓和馬來亞各地參觀演習中收集來的。

我們可以嚴重地質問：「這種消息是否由官方隨軍參觀人員供給的」？日本統帥部的耳目，或者是些祕密工作人員

，化裝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日本普通人民。

日本甚至能利用自己的弱點，來增加作戰的力量。例如日本人民的生活程度很低：這一點適足以幫助他們慣於軍營的艱苦生活。現在各地前線作戰的日本士兵，在狹隘不堪的船艙裏工作的日本水手，以及在日本國內各工廠努力製造軍用品的工人，日常食物壞得實在不堪設想。倘若我們的士兵吃這種食物，恐怕不消幾天就病倒了。但日本士兵們甘之若素，毫不爲意。

集團化實行猶早於德國

日本政府曾利用日本人民服從當局的一貫作風，從工人階級接受相當集團化的訓練。其集團化的程度，在某幾方面雖納粹德國亦望塵莫及。這個集團的工業機構的形成，完全爲的是要達到一個目的。就是：增產作戰的工具。

當英國與日本還保持和平時，中國政府來函告訴我一個日本人的姓名。這個日本人係在中國作戰時被俘，現在他很要他日本家中的人知道他安然無恙，生活甚佳。

我把這消息轉給了東京日本政府。過了不多幾天接到回信，信中祇寥寥數語，回答得很明白。說日本政府對於這種消息完全不感興趣，請勿續寄。無論從日本政府立場說，從那個日本人家中親人的立場說，那個日本人已算是死去了。

假使他們承認他是一個「戰俘」，那末，他不僅給與他的家人奇恥大辱，亦給與日本政府，給與日本民族，給與他來生的祖宗，一種奇恥大辱。

「不勝利，毋寧死！」在這些士兵的心目中，不祇是一句標語，而是日本軍事方針的實際明確的敍述。這種軍事方針控制着日本的整個軍隊。上自高級將領下至剛剛入伍的士兵，均受這個方針的支配。一個人若讓他自己被敵人俘虜，他就是使他自己和他的國家丟臉了。

要一個西方人了解日本人對於神道教和對於天皇的態度，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這是由於難以覓得適當英文字眼來界說「神道教」。普通人常用的那些字眼，實在不能正確表出在時間和空間上均與我們相隔遙遠的環境裏所養成的各種觀念。例如：我們用gods和 Worship 這兩個字來爲 Shin'oism 下定義，實在一個現代美國讀者腦海中所造成的觀念，與兩千年前這班原始的民族頭腦裏所有的觀念，一定不能符合一致。

「神道」這個名詞，是漢文輸入日本後方始採用的，在那個以前，日本的神道教名曰：Kdmi Nagara 卽謂凡能存在者皆神靈也。」他們並不以爲大自然是神靈所創造的；因爲依他們的界說，神靈與大自然乃是同一樣東西。他們相信，大自然乃是神靈的客觀表現。

準此而論，與其說山水河流是神靈造的，無寧說這些都是神靈的客觀表現更爲正確。

神道教有一點與其他原始民族的宗教，大大不同。神道教並不品定人在宇宙間的地位；它是原始民族以理說明他周圍世界的一種嘗試；是兩種原始本能——崇敬祖先，及崇拜大自然——所合成的。

第一種本能據他們的了解，能解釋人爲甚麼畏懼大自然。在他們看來，雷霆、閃電、地震等等，乃是與他們祖先有

關的神靈之工作。日本人於是自命爲這些神靈的子孫。

反過來說，他們對於未來生命的觀念是：「現有生命的無形延長。」所以他們不和我們一樣，以爲死是人生的結局；他們以爲死祗是從一種生命進到另外一種生命的過渡方法。

神道教並不崇拜神祇。在神道教的神宮裏面，找不到任何偶像或其他用來代表神祇的東西。已故的 Oku na 侯爵說過：「進入神宮者的態度，應當是崇敬，而不是敬拜。」

要用一些適當的話，幫助一般美國人明白日本天皇在這些個個人以爲自己是神靈子孫的日本人民中間佔有甚麼地位，眞不容易。簡而言之：每一個日本人自命爲「神人」。天皇的最早名詞則是「統一的神人」。尤其是在皇族婚喪禮加冕大典時，日本政府常盡力舖張，令外賓明瞭日本人以天皇爲統一象徵的意義。

一八六八年幕府廢止還政皇室以後，日本復努力將皇帝是「統一全國的神人」這種觀念，製成有系統的學說，灌輸闡揚，使在民衆心腦中成爲天經地義的大道理。

後來，日本的統治階級而且致力教誨日本全國人民，使他們記得天皇是一個活的神靈。他愛日本民族，保護日本民族；所以日本國民愛戴天皇，畏天皇，甚於一切。

日本政府近重修各地的古神宮，又特建新的神宮、奉獻給神道教；定神道教爲國教。有幾個史前時代的丘陵，已被牽強附會指定作日本古代帝皇的墳墓。政府又頒布文告，諭示人民，日本祖先的幽靈，對於保護國家及提高國家地位，異常關切，特授權與天皇，率領人民盡此職責云云。

日本雖空前地擴展領土至數千方英里，然迄未能消滅處於其防衛圈側翼之同盟國各陣地。征服土地的一個原理是：你每一次前進，也就造成更進一步的需要，以便保護旣奪得之新領士。可是日本盼望能憑着他海陸空軍聯絡一致的攻勢，把敵人趕到一相當距離之外。那末他就可以停止進攻，而利用天然防禦線，改攻爲守。

這一層，他迄未辦到。聯合國家現在擁有許多基地，無論在這些基地上，或從這些基地上出發，都可以隨時予日本以痛擊。待戰事進展至相當階段時，這些基地必須充分利用。

最後，我們不可忘却日本防禦圈的一個最大弱點。這就是其間的運輸和來往十九須恃海上交通。海運是日本唯一可乘的弱點，多半日本商船戰艦的繼續耗損，將成爲日本的致命傷，令他終於戰敗。

用耗毀日本船舶的戰略，我們最後必能將其海上交通工具減少至不敷維持其本國及外國各領地間有效交通的地步。當然，這事需要作到有點成績，需要相當時日。但總是一個穩紮穩打的辦法。

我們一定會獲得最後勝利的。當我們獲得最後勝利時，當我們迫使日本軍隊無條件投降或把他的軍事機構消滅以後，我們必須認眞作各種有效的設施，永遠防止日本黷武主義這個危險的毒瘤之長大，及再度貽害人類。

倘若我們敷衍了事，不認眞作徹底的善後設施，則必不免再有一次太平洋大戰。這筆帳必須全部結算淸楚；所有的決定，不可修改撤消。美國的安全及世界的和平，永不可再受日本的威脅！

五一—三五四

蘭州到哈密

高虎望

西北已成為今後建國的一條大路，中央為移民起見，從廣元至迪化每隔三十公里又建築了旅客食宿驛站。這段長途行旅中，以自蘭州往西一帶為最荒涼。記者今春參加勘祭建站使命，得藉機自蘭州至新疆省屬之哈密一行（全長一三七九公里）途中雖飽歷風霜，而見聞所及，實感無限之興奮。茲將沿途每隔三十公里之地方實況述記於后，用供關心和前往西北者旅途之參攷。

行前須知

旅行西北，與旅行內地情形迥異，而作西北嘉峪關外之旅行，其艱苦情形，則尤出乎一般想像之外。茲將旅行此路之前應行注意及準備事項，分述如後，俾供參攷。

（一）衣着方面：蘭州四面皆山，氣候比較溫和，西路則屬高原平地，沙漠戈壁，氣候較寒，風沙亦大，如嘉峪關外之烏沙嶺、古浪、山丹、安西、猩猩峽等地，其季節與關內約相差一月，烏沙嶺地高風冷，有時夏季亦衣皮，安西猩猩峽兩地則風沙特大，故於春冬兩季旅行，衣着方面，至少應作如下之準備：

小羔皮中山服及馬褲一套
老羊皮布面外衣一件
航空式皮帽（內掛皮裏）一頂
大皮手套（外面帶毛者）一付
皮口罩　一個
長統毡靴（長及膝部）一雙
羊毛襪或毡襪　一雙

（二）飲食方面：西路稻米甚少，除大城市尚有米飯外，其他唯一食糧，則為以麥麵做成用火焙熟之鍋餅，此項鍋餅，能經久不壞，頗合於長途旅行之需，自安西至哈密一段途中，則完全須裹糧而行，故須多帶上項鍋餅及鹹菜之類。又此段飲水方面，亦成問題，所經各處水井，類皆鹹澀味苦，不慣者每易致疾病，故隨身應備帶大號熱水瓶外，并須裝帶清水，如在春冬之季，則以攜帶冰塊最便，又茶葉白糖均無售處，兩物皆可避免水味，亦應備帶。

（三）住宿方面：旅行西路，住宿頗感不便，除武威，張掖，酒泉，尚有機房勉可寄宿外，其餘均為大車店。至安西以西，則大車店亦少，過往均以借住養路道班房為唯一之休息所，新運促進總會在沿途所辦之新運服務所設備及供應尚佳，內中備有寢俱，并可代供餐膳，設置地點計有永登，武威，山丹，張掖，高台，酒泉，玉門，安西等八處，新省境內之猩猩峽，哈密，有新省政府所設之招待所二處。惟須事先取得重慶總會或蘭州分會介紹始可下榻，取費亦頗低廉。至新省招待所，則須事先經得省政當局之許可。

（四）代步方面：此路交通，至感不便，蘭州酒泉安西間，西北路局辦有班車，惟既非每日皆有，且所用車輛，均係無蓬卡車，塵沙蔽目，顛簸異常，若值冬季，風雪交加，則乘客苦痛，更有不堪想像者。至安西至哈密一段，甘新兩省均未辦有客運，旅客來往，皆須自行覓搭運貨卡車，俯伏於貨物之上，其苦尤甚，如乘膠輪板車（俗稱拉拉車）則需時既長（全程約五十三天）而途中食宿尤感不便。故此路旅行代步，仍以乘坐汽車為佳，蓋於時間經濟，且可趕上大站住宿也。

（五）習俗方面：西北習俗，較內地為深，如舊歷新春，商店停業時間，幾佔全月，須在陰二月初旬始全部開業。筆者此次離蘭出發，時在新正初六以後，詎在正月內旅行經各地期間，不特家家閉戶，店舖關門，即欲購買一些零星物品，亦無售處，此為旅行西路者所不可不注意之事。

（六）疾病方面：旅中應注意痢疾，感冒，痧眼及梅毒之防止，故於飲食兩者，應隨時特別小心及慎重，並應配帶各種藥品，以備不虞。

蘭州——永登（一一一公里）

由蘭州出北門，過黃河大橋循蘭猩公路行十九公里至安甯堡，屬皋蘭縣。堡在路傍，內有小街一條，相當荒涼。居民約五百戶，有郵政信櫃，無旅店飯館，僅有大車店。堡外及公路兩傍，均為廣場平原，遍種杏及棗樹，綿亘數十里，一望無際，若值春暖花開，誠一春遊勝地也。居民大多以販賣瓜菓為業。

再行廿七公里至河口，公路由此分為二路，一至西甯一至武威，有公路站及檢查站，站傍有宿店數家，取給尚便。堡在趙西寧路側之黃河北岸，建有大孔石橋，南端已沖毀一部，另有便橋可通。堡內只東西一街，店舖甚少，居民有五百戶。婦女仍多纏足。堡外有白楊一叢，下為溪流環繞。初來西北者，大部具有乾燥之感，今午覩此小橋流水，心境為之一爽。

此夕宿站傍小店內，臥土坑，因無爐火，頗感夜寒。

（二月十二日）

晨起寒風凜冽中，見店主小兒，下部裸體出遊，上身僅着棉襖，心頗為奇，詢知由此西行，村童大多下不衣褲，此雖由於貧窮所致，亦為環境鍛鍊成為習慣，以視我輩重裘加身而猶覺寒冷者，對之實有愧色。

自此西行卅二公里至紅城子，永登縣屬。街狹而長，店屋整齊，相當繁盛有郵政代辦所，居民五百餘戶。

在此食凍梨一種（又名軟梨）因須凍熟食之故名。色作紫黑，視之頗不潔。食時先以冷水浸之，俟梨外結冰，然後撕皮而食，肉作紫色，細爛如泥，入口即化，味頗甜美。

由紅城子起，公路兩傍，遍植楊樹，傳為馬步青氏所種。西北少林，山俱濯濯，馬氏此舉，可與左公柳共垂不朽矣。再行卅三公里至永登。此縣爲當衝途，民十六年經回人焚掠後，始日就蕭條。城外公路站建築甚佳，站下有河北飯店，城內分東西及南北正街，有郵電局衛生院及甘肅省銀行一家。除普通旅棧外，以新運促進總會所辦之新運服務所尚佳，惟不營業，須有機關介紹，方可下榻。縣城人口一千四百

餘戶產小麥藥材，有金礦。虎狼溝產銅甚豐。（二月十三日）

永登——古浪（一〇五公里）

由永登廿公里經武勝驛，地頗荒涼，只數戶人家，又十九公里至岔口驛，屬永登之鎮武鄉。僅小街一條，居民卅餘戶，除大車店外，街上僅有售賣鍋餅者。居民焚燒乾牛糞取煖爲炊，氣味中人欲嘔。又廿九公里經鎮羌驛至烏沙嶺，氣候突寒，海拔爲二九〇〇公尺。亦爲蘭哈間海拔之最高處。嶺上有湘子廟（八仙之一）廟宇甚小，據傳嶺上積雪，終年不化，廟門碑文中有「嶺上時有暴風，盛暑必衣皮」句，余等經此，時値初春，山風刺骨，已較來路爲寒；但嶺山鄉兒則仍半裸其體，嬉戲若無事者，令人爲之驚異。廟內×××設有無線電台。

由烏沙嶺十四公里至龍溝堡，古浪縣屬，街道寬整，有信櫃及飯館兩家，行旅大多在此打尖，或投宿，爲古浪縣境之較熱鬧鎮市。由此廿三公里即至古浪縣，縣境三面皆山，地勢高峻，獨東北平坦，縣城即在公路傍，荒涼狹隘，不似一城市形態，居民只三百戶，景況寂落。公路站係在一被隔民房內辦公，站傍只有回教旅飯館一家，汚穢不堪駐足。有郵電局。縣政府係在一半山坡上。（二月十五日）

古浪——武威（五七公里）

由古浪廿三公里至靖邊驛，鎮距公路尙有五六華里，路傍設有信櫃，居民十餘戶，無可食宿處，此間水給困難，完全仰賴山雪溶解之渠水爲飮。據鄉人言，以往曾開鑿水井，但均未成功。由此卅四公里至武威。

武威舊稱涼州，爲隴西三大都市之一（張掖、酒泉、），第六行政專員公署設此，城郭雄壯，周約十華里，爲甘省西北之重鎭，居民稠密，馬路寬闊，不減蘭州。哈西灘之紅銅礦最負盛名。南山北麓之馬良溝及三條嶺等地，產煤尤豐。城外田野間多土壩，雪水下流，灌地數百里，阡陌縱橫，有塞外江南之稱。店舖及住宅建築，大多深院高門，有一進多至四五進者。名勝古蹟，有蓮花峯，第五山，魚江狄台等，狄台爲宋狄青招封西番所築，三國時賈詡即爲此處名人之一。全縣人口卅四萬，城內居民三萬餘，縣城形勢，爲東西長而南北短，東西街稱中山路，南北稱中正路，大商號均集中於中山路，東關外多爲小商店及大車店，亦相當繁盛，公路站在南關外，驛運站在東關。銀行有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及省銀行五家。郵電局均有，學校有中學二；師範一。娛樂場有電影院及劇院各一家。旅館有西涼旅社（公路站傍）西北旅社（南大街）及西關之河西大旅社（此地現爲娼妓佔住不作旅客業務）房間價格最高爲每日廿元。寬敞清潔，以北府門之新運服務所爲最佳，惟須有介紹。飯館以燕月樓及永盛園兩家爲最大，普通一席約三百元，澡堂只西關「河西清涼池」一家，設備甚好，惜無盆浴。筆者等抵此時，以天晚水濁，臨時以瓦罐鑿洞，懸樑漏水淋身，亦旅中別開生面之淋浴。

市內有電燈，電話，及人力車。醫院有二。報紙有河西新報一種，係八開石印。航空大公報到此，尙不過遲，僅隔四天（航空至蘭州轉）旅途獲閱，如覩故人，不覺此身尙在

四千里外作塞上孤鴻也。物價尚低，日用品中，如磁器布疋等不少抗貨，聞係從草地而來。（二月十六日）

武威——永昌（六九公里）

由武威行卅公里經四十里堡，倉隆堡而至豐樂堡，公路穿街心而過。堡內有私立青雲小學一所，規模甚大，為馬步青氏所辦，現有學生二百餘人。居民七十餘戶，有客棧四家，飯館三家，另有信櫃及雜貨店數家。物價頗低，如雞只售八元一隻。由此西行，沿途多為石灘，人烟稀少，行卅九公里抵永昌縣。

永昌較武威為小，縣境南北，多高山溪谷，地高而氣冷。因得祁連山引水之便，肥沃之地，多在縣城附近，東北則以距離水源較遠，人烟稀少。全縣面積雖有一萬三千平方公里，但全境居民只四萬五千人。城內頗為空曠，只東西街尚熱鬧，城中有鐘鼓樓，上有「玉關通道」等十六字。公路站在城內，正擬在南門外另建新址。無可居旅館，均係車店之類。東街有飯館二家。有一省銀行及郵電局。衛生院尚未成立。學校只青雲小學，尚粗具規模。北門外里許，有金川寺，原寺已燬於火，近由地方新建一忠烈祠及陣亡將士紀念塔於此。金川之水自地面突出，有二泉稱珍珠及銀花。添建之中山亭，在泉流環繞中，頗具松柏池亭之美。附近有水磨七十餘座。縣西八十華里有焉支山，峰巒積雪，產大黃極多，山下昔為產馬名區，水草豐美。縣北青土井地方，蘊藏石油甚豐，可惜尚未開採。所產無烟煤，質量均佳。出口以胡麻、羊毛、羊皮為大宗。（二月十三

又七八用羊毛手工織成之褐子呢甚佳，色灰白，穿，每尺只售價七八元，（幅寬九寸），惟無門市，須由掮客代向民家覓購。二月十九日

永昌——山丹（一〇四公里）

由永昌西三十四公里至水泉子，人煙稀少，荒涼異常，堡內三十餘戶人家。有信櫃。除大車店外，無可食宿處。又三十四公里至豐城鎮，只十餘戶，荒涼較水泉子尤甚。又三十六公里至山丹縣。

山丹為古代用武之地，東南有焉支山祁連山，西北則為弱水洪池所瀠繞，地勢相當險要。城周七華里，走東南二門。渠水穿入關內大街之中心，沿渠植樹成堤，小橋多，商店均集於此，街道因為水流貫穿，故頗逼狹。西郊林不少，倘植春明時節，綠樹成陰，此城實可譽為一水國青。公路站也設南關，郵電局在城內。中學校，銀行，醫院，浴室及娛樂場所等，均付闕如。南關有健康大旅社一家，其傍有新運服務所，係利用關帝廟加以修建者，尚稱清潔。附近有飯館二，頗污陋。全縣人口三萬三千人，多事耕牧商賈。出產麥、黍、大棗及鹿茸。西北大口寺之北，有居延塞古城，傳為李陵出師之地。（二月二十日）

山丹——張掖（六十五公里）

由山丹三十七公里至東樂鎮，鎮距公路尚有二三華里，路傍則一無所有，東樂原為一縣，自民二十年縣治遷洪水鄉改稱民樂縣後，此地遂降為鄉鎮，而地方亦日就凋零，頹垣

空庫，觸目皆是。除大車店外無食宿處。居民百餘戶，有郵政信櫃。由此三十八公里，即至張掖。

張掖縣，清為甘州府，故又稱甘州，位於弱水與黑河之間。城周十二華里，人口總數十七萬。在昔有「金張掖銀武威」之稱，但今則時移勢易，銀竟於金矣。城內街道窄狹，遠不如武威之寬大整齊，氣象開闊，南北街為商業集中地帶，街傍樹木修整，頗饒園林風趣，南大街一段，路尤幽靜。比較近代化的建設及需要，如電燈，電話，日報，收音機，電影及人力車等，均付闕如。公路站及檢查站設在西門外，驛運站在南門內，縣政府在新南門傍。旅館只縣府街元新旅館一家，污穢不堪。南關外新運服務所及北大街招待所二處，為此間最佳住所，惜皆不作普通業務。浴室有玉清泉一家，有池無盆。飯館有華北飯店及振香春兩家，尚稱清潔。理髮以脫影理髮店為佳。娛樂場有戲院一家，在二郎廟內。郵電局在鼓樓北。銀行有中國，農民銀行及省銀行三家。報紙有甘州民報及掃蕩簡報，但均係週刊新聞，而非日報。新書店有文化服務社。學校有省立中學，省立職業及省立師範。醫院除衛生院外，餘均為商業性質之診療所之類。東南城角有一未完成之中山公園，尚無門牆，內僅陣亡將士紀念碑一座，餘則為短堤池水，一叢林木而已。物產以稻麥為豐，米粒油潤，類似西貢米。

此間廟宇特多，大都建築宏大，新南門內有一臥佛寺，佛像碩大，全身為泥木裝金，作側臥式，經量身長三十五尺，高七公尺，手臂長十二公尺，頭部長七公尺，鼻長二公尺。若以陰丹士林布為此佛製一長衫，計需布三百丈，另加襟邊及領扣六分之一材料計算，計需五十丈，兩共需布三百五十丈，等於普通人長衫料二九一件。斯佛也，倘使活而為人，則生今之世，恐不能一日居矣，一笑。佛胸前有一藍色卍字，不知作何解。大殿磚牆上，鑲有彩色石畫，頗為精細。寺後有塔，稱金塔，據傳金頂已失，現僅餘十身。

隍廟街有一番廟，曰西來寺。後殿樓上藏有藏經一百零八部，可稱珍品。左殿內供奉，盡屬兇惡塑像，如腰掛人頭，馬身覆以人皮等。另有一塑像，（歡喜佛）係人與獸交，獸身立一男神，相傳係一女妖，生性淫蕩，禍人無算，於是天神大怒，命令野獸與交得以制服，而從此人間亦得以太平，可謂無稽之至。前殿兩壁，壁畫甚佳，惜不知係何年代，且多剝落。

附近尚有一城隍廟，規模宏大，正殿外有鐵獅一對，並鐵旗桿一對。殿傍有聯曰：平生一味橫行，堪嘆信心不及早。今日千般受苦，敢思回首卻嫌遲。又一聯曰：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而傍有殿幾十，各冠司名。計為：昭應司，土地司，報應司，福神司，慈應司，靈應司，顯應司，勸善司，懲惡司。司內各有塑像六七尊，狀如司下之科。再前殿，則為各府，官署排比，秩序井然，而組織之龐大，氣象之威嚴，尤類似今之大機關。筆者笑曰，可惜尚缺乏會計機構，同遊答曰，恐彼時會計尚未獨立也。相與莞爾。

東城尚有一關帝廟，建築亦頗宏大，有一銅鑄之關帝騎馬像。殿上懸有木刻浮雕之故事畫，色彩鮮豔，刻工精細，頗具東方藝術之美。

南關有甘泉寺，題曰「河西第一泉」亦卽甘州縣名之由

來。傍有大屋，昔為廿泉書院，今為縣黨部部址。北城外有北大湖及梨樹園，風景尤佳。（二月二十一日）

張掖——高台（七十八公里）

由張掖行三十七公里至沙河鎮，此段多為沙漠，風吹沙磧，時成流動之沙丘。公路用磚石砌成，工程相當艱鉅。沙河屬臨澤縣，距縣約四十華里，街道整齊，壩外并有二關，頗具小縣城形態。出產稻麥。鎮內人口有千餘人。有郵政代辦所及小學三。有飯館二家，旅棧一家，又大車店五家，取給尚便。又四十一公里經威狄堡至高台縣。縣城距公路尚有十三華里，路傍除車站外，有茶館二家。新運服務所在站傍，內中設備，粗可駐足，行旅至此，如未取得服務所介紹函件，則食宿均成問題。（二月二十三日）

高台——酒泉（一四二公里）

自高台三十五公里至元子山，地頗荒涼，無街埸，居民住屋均係一家一堡，分佈於曠野間。公路傍只七八戶，有一三官廟，廟址甚大，空無一人。又四十公里至淸水，屬酒泉河東鄉。有土埸及小街一條。居民一九戶，有小學校一。除大車店外，無旅棧。有一小飯館及信櫃。居民飲雪山引下之渠水。又四十五公里至營兒。沿途均為沙灘，曠無人煙，該地只十餘戶人家，除大車店外一無所有。又廿九公里抵酒泉。

酒泉又稱肅州，縣城甚小，街道狹溢，近正在拆屋，放寬馬路。城中心有鐘鼓樓，分東西及南北大街，以東街二段，商店較多。全縣面積為八千七百餘平方華里。人口十二萬。本城約二萬。生活物價，較武威張掖均高。公路站在西門外，驛運站在南門內。第七行政專員公署設此，同在北門縣政府內辦公。旅館有協和，交通，及西北大旅社等家，惟均設備簡陋。新運服務所在東門外，尚稱整潔。飯館有南北園，建國飯店，及一條龍等，惟均髒污不能入座。另有所謂「南局」「北局」之飯館二家，為此間較高尚之宴會處，均不做門市生意，須先一日定菜，且限整席，兩處均為住宅式之民房，門前亦無任何標誌，非知者不易尋覓。西街有西局，係在一大住宅花園內，頗饒園林幽勝。至所謂南北局名稱之由來，則頗費解。郵政局，浴室，在交通街，浴室有池無盆，頗不清潔。銀行有中央，中國，農民，交通，及省銀行等五家。醫院有公路衛生站，西北療養院，及天主堂主辦之兼善診療所等。學校有國立肅州師範，河西中學，酒泉師範及西北幹訓團第一邊疆青年訓練班。國師在西門城角，係利用數座廟宇，加以重修改建者。計佔地一六〇畝，一幢幢宮殿式之建築物，散佈於桃林古樹中，使人憶起北都燕大景物之回念。邊訓班規模甚大，學員包括漢蒙回藏各族青年，於邊政之教化上，頗收宏效。報紙僅有油礦局油印之塞上日報，新聞簡短，係贈閱性質。書店有文化服務社及中華書局分銷處。娛樂場有舊戲園一家。歐亞公司在北門內設有辦事處，每隔兩週，有班機一次。市內無電燈及人力車。電話僅機關間有裝設。古蹟名勝，城內有左公祠，東門外有古酒泉，南郊卅華里有文殊山，廟宇輝煌，番人甚衆。出產以麥穀及羊毛為主。另出玉石一種，屬變質岩類，分黃白及雜色各

五一一—三六〇

種，鄉人用以製成酒杯，圖章及筆筒之類，惟索價則甚昂，酒杯一般稱爲夜光杯，取「葡萄美酒夜光杯」之意，實則體質幷不透明。（二月廿四日）

酒泉——玉門（一四六公里）

自酒泉二十六公里至嘉峪關，嘉峪關建於明洪武五年，中俄條約曾關此地爲商埠，但以該地幷非市鎮，貿易實在酒泉。關建於山坡上，用磚築成，形似雙鈎十字。重牆高疊，工程甚大。城頭四週，均有走道可通，高約十公尺，周約一千五百公尺，前後有城樓三座，今存其二。長城卽銜接其左右。關西北約三公里長城盡頭處，卽爲峽谷大河，據高憑險，氣勢雄壯，登樓西望，唯見黃沙漠漠，天地爲昏，一片戈壁平原，渺無烟樹，蕭條景象，爲關內迥不相侔。民間流行歌謠有：「出了嘉峪關，兩眼淚汪汪，前望戈壁灘，後望鬼門關。」又唐嚴武詠此關有詩云：「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讀誦至此，倍增一種悲壯淒涼之感。關外豎有一碑，題「天下雄關」四大字，字係雙鈎，嘉慶十四年立。關外左右磚牆上，有行人以石塊鑿成碎洞各一，據云出關人如投擲作唧唧聲響，卽有回關希望。試之，果然。人生每當身臨險絕境地時，往往託諸神命，希求發福，雖屬迷信，不無可諒。

關內居民只四十餘戶，現正拆移民房，將另有新建築，附近某油礦局設廠在此，有馬路電燈及西式建築物，幷新植林木甚多，荒涼塞外中，忽覩此近代物質建設及佈置，無異置身僊境也。該廠在此，并有自辦之農場，以求自足自給。

出嘉峪關卅四公里至惠回堡，屬玉門縣之赤金鎮。傍臨小河，有居民十五戶，除大車店數家外，有信櫃及小學。又十四公里至火燒溝，有五戶人家，過此不遠，經赤金湖，盛產甘草。自火燒溝二十九公里至赤金峽，公路傍只車店一家，附近另有三戶，荒涼異常。過此四十三公里至玉門，此段渺無人煙，偶見回亂刼後頹垣空屋之殘跡而已。公路兩傍行樹，亦止於玉門附近之八九十公里處。

玉門縣瀕疏勒河南岸，城周只三華里，有南北二門，街道甚爲逼窄。公路站設在東門，除北關外之新運服務所外，無可投宿之旅館。城內有郵電局，衛生院，及小飯館二三家。全縣面積雖爲五萬平方公里，但戈壁則佔三分之二。城內居民，只三七〇戶。出產麥、穀、胡麻、羊毛等。城南大壩所產無煙煤，煤質甚佳。（三月一日）

玉門——安西（一三四公里）

由玉門西行，沿途唯見荒草迷離，平沙浩瀚，公路行樹既無，途中唯一所見可覩者，則祗公里路程標誌耳。行十三公里至黃沙灣，只車店一家，別無餘物。又十八公里至蘑菇灘，僅一養路道班房，及尚未完工之新建驛站客店一幢。附近有水井五處，路工所有取給，皆係購自玉門。玉門以西，途中村落甚少，人烟亦稀，養路道班房，遂成爲往來車伕及過客之唯一旅舍。自此十九公里至橋灣，道班房外，附近有破廟一幢，曰永寧寺。距公路約半華里，遙見土城甚大，迫前進視之，斷壁頹垣，闃無一人，詢據路工云，此城自回亂後，居民遷徙一空，今全堡只有看守破廟之道士四人，現幷在

彙為道班修路。堡內有重修城隍廟，敍及永甯寺建寺經過一碑，頗為有趣，惟文句頗多費解，茲摘錄如下：

「……康熙夢遊橋灣有崇山峻嶺自來橋一座梧桐樹下夢而既醒遐想風景宜入施繪天下各省督府飭查嗣至乾隆初年確查分明欽命大臣查尙審修築城垣永甯寺一座恩養喇嘛二十四名橋營都閫府轄管兵丁三六〇名保衞斯地然官兵又無祭祀之所仰瞻不足倏然創修城隍廟一座祈禱有賴不幸於同治十年肅回蹂躪關外偷破之城兵民俱遭兵燹逃竄四方將廟宇焚燬全鎮損毀……」

廟內有人皮小鼓二，又頭蓋骨作之木魚一個，繫之其聲翳脆。自橋灣二十公里至布隆吉。又二十一公里至雙塔堡。以上均僅一道班房，并無居民。飲井水。雙塔堡傳即唐代瓜州故址。自此西行，亂山屛疊，荆棘叢生。又四十三公里經小灣而抵安西。

安西漢代名淵泉縣。城內十字路口中心處，此泉尙在。城垣甚小，北門封閉，全縣面積為十萬平方華里。人口僅二萬餘。商店尤少。有郵電局。城外龍王廟及城內縣府隔壁有新運服務所各一處，設備寬敞，以城外為佳，惟距城較遠，相距有五公里。公路站在西街，驛運站在南街。南北街有小飯館二三家，無可住之普通旅棧。有省銀行一處。醫院、中學、浴室、戲院、皆無。產麥、穀、青稞，及甘草。附近不產煤，以燒柴草為主。由此西南行，為至敦煌通路。

安西雨量之少，幾等於無，去歲一年間，僅見雨二次，而雨勢之大，則僅將路面濕潤，以視西兩興可謂滴水成金矣。又此間風沙之大，為旅行西路者所畏懼，大有談虎色變之概，據云風沙之日，佔全月三分之二，而風勢之猛，沙礫之大，往往使人馬却步，天地為昏。又有戲喩安西之風，一年只有一次，蓋自元旦起括至除夕而終年不止之謂也。但記者往返經過時，幸均未遭遇，且氣候特別溫煖明朗，大出乎意料之外，惟城垣內外之沙堆，則高與牆齊，每隔若干時日，須清除一次；整個城垣，完全在沙堆埋沒中，可喩為北國之沙城。（三月三日）

安西——猩猩峽（一六一公里）

由安西西行，沿途均為瀚海沙丘，渺無烟樹。經卅六公里至白墩子除道班房外，只大車店兩家，居民二戶。此間駐有跑信郵差一名，全堡人口，男女老幼共為卅四人，數點當時圍觀筆者之羣衆即達二十九人。此堡之大，可謂一覽無餘。所飲係泉水，因係沙漠鹼地，故味頗鹹。又卅公里至紅柳園，有道班房一，大車店二家。居民較白墩子尤少，只廿四人。駐有郵差一人。亦飲泉水，味鹹。又卅二公里至大泉，無居民，有道班房及大車店二家。井水，味鹹。駐有郵差一名。又二十八公里至馬蓮井子。此處距甘新兩省交界之咬牙溝只十餘里。建有土壩兵營一所，除有駐軍一連外，此地獨一無二之居民，則為郵差而兼大車店之店主范姓一人，四顧茫茫，斯人斯地也，可謂「唯我獨尊」矣。有井二，味均鹹。公路局之里程標，亦止於一一六二處，過此則路上唯一可親之識途伴侶，亦不復再覩。

猩猩峽係在新省境內，距馬蓮井子約卅五公里，在一蜿蜒曲折之山峽內。地勢稍當險要，因非市鎮，故無居民街道

五一—二三六二

及店舖。峽口設有邊卡隊檢查所幷駐軍。近年因係國際交通及物資交流之孔道，地位日臻重要，故設立機關，共有十七單位。新省設有郵電局及招待所，惟非公務人員而事前獲得允許者，不能投宿，倘爲一普通旅客，則食宿一切，根本卽無辦法，此層爲來猩者所應特別注意者。至過往車伕，經此均爲露宿。所飲井水，味亦鹹澀。氣候高寒多風，回面見不到一棵樹木，荒涼悄緒，使人生寒慄悽涼之感。（三月九日）

猩猩峽——哈密（二〇〇公里）

由猩猩峽沿峽谷行十餘公里後，卽爲戈壁，不見樹木，路面坎坷，時見倒斃牲畜，荒涼情景，較來時尤甚。約行卅六公里（無公里碑，）至沙泉子。只一道班房。飲泉水，味苦。又約卅公里至苦水。有一道班房及公安局派駐所，吃井水，味鹹苦。據云此間水，飲後卽易患腹瀉。又約四十三公里至烟墩。只一道班房。井水，味苦。自此西行，公路頗爲平坦。約十七公里至駱駝圈子。有一道班房。飲泉水，爲猩哈間水質最佳者。在此見有樹數株，頗使人歡異。蓋經行數百里，已久不獲覩此珍罕之物矣。又約二十公里至疙瘩井子。有一道班房。飲井水，味苦。但此珍罕之樹，又不復見。再行約卅公里至荒田。忽見阡陌縱橫，林木茂密，村落廣大，與理想中之荒田大相逕庭。由此約二十四公里到哈密。

哈密爲天山南北兩路之會合點，唐稱伊州，明爲哈密衛。地當天山南麓，有大渠一道，自山下注，分灌田畝。城分新舊兩城及回城，但均異常狹小，街道尤爲逼窄不整，遠出乎吾人想像中之哈密。比較熱鬧地點爲介在新舊兩城之鎮番街。全縣居民約四萬，纏回則佔多數。中運會所辦之招待所，尚可駐足，惟不作普通營業，其餘無較佳之旅棧。有郵電局及新疆省銀行，中央銀行尚在籌備中。小飯館有三四家，以鎮店街之建新飯館爲整潔。醫院有省立哈密醫院及省立診療所。無經常之娛樂場所，僅有漢文俱樂部及維文俱樂部兩處，偶演電影或戲劇歌舞之類。各族間分佈小學甚多，惟尚無中學。民間日用各物，幾盡爲外貨，惟近來以來源中斷，各商店亦幾空無售物。生活物價，不見低廉，近自規定新幣與法幣一與五之比值後，較諸關內尤高，如招待所伙食，定價月爲新幣二四〇元，折合國幣則爲一二〇〇元。出產以哈密瓜爲最佳，一年四季均可食到，瓜重每個約七八市斤。皮作深綠色，上有龜裂斑紋，瓜瓢分紅綠白各色，瓜子集中瓜心，狀如關內之香瓜，惟較香瓜爲大，甜密香脆，遠勝於山東德州之喇嘛瓜。西北少雨，氣候乾燥，又兼屋內烤火亢熱，故冬日圍爐食之，尤覺爽人心脾。每枚售價約合國幣十元。所產葡萄乾尤賤，每市斤只七元。

新省民族複雜，以政治清明，故各民族間均相處融洽，而行政機構之單純，政令之貫徹，以少數之人員，收最高之效率，此爲初履新省者精神上所感之唯一興奮事。而行政各部門中，尤以警政辦理最著成效，所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實已做到。

東南西北

慶修

滬渝紀程之七

十月五日。六時起，陪珍等到關香園吃過早點，即到車站，珍所坐一車因司機的助手赴柳州未返，仍不能開，她的同伴嚴夫人坐另一車先行；珍即將行李重新檢拾一番，帶了幾件隨身用的，頃復又回到招待所；十時左右，又傳警報，連日跑得有些厭煩了，本不想再躲，奈電話中報告說有兩批敵機襲柳州，第一批在柳上空作戰，第二批已過柳向這方向來，因與珍出外。午後，交部材料處派人來關照說車子將開，要我們就去，因即與劉君等同去，喬如送我至中旅社前自己去回；我與劉君走到材料轉運處運輸站將行李安頓妥當，坐位也排好，坐粵字第五九五一號牌照一九三九年道奇酒精車，開到南岸拉友村，接李老太太與楊小姐，於二時半到檢查站；因我們行李極多，需要檢查，在茶館內等候，珍亦趕來送別，與中國汽車公司譚專員磐略談，他是學美術的，天分很高，近已考取留美，準備受訓後即辦理出國手續。三時許輪到檢查我們的車，由我上前，爬到車頂上聽檢查的軍憲盤問，總算運氣，二十幾件行李，祇開了一口箱子看。四時完畢開車，因車上載有鋼板鋼管，所以經過資委會運輸辦事處須另辦手續，但為時不多。經過六塘，過拉脚橋，六塘村到十山塘一段叢山疊疊，塵土飛揚，下坡時更是如入五里霧中，以後經過縣馬店，楓木店，於六時左右抵河池，司機說負責路捐的辦事員已經下工，祇好在此處過夜，我即下車走到吉祥旅館開定房間。七時許到公安局拜會劉局長，適因公赴渝，由王祕書接見，我告以我們車上行李很多，車站上人很雜，車輛也很多，請求局中派一警察在車上面睡一夜，幫同看守，當蒙允許；隨後到廣東飯店吃飯，飯後，王祕書親率一警士名潘堯者到旅館來略談後，我帶潘堯到車上在司機台安好睡的地方即自返安睡。

十月六日。六時半起，吃過點心，又到電報局發一電報。七時三刻開車，沿路因羣山環抱，氣候寒冷，幸預備了加添的衣服，八時十分抵大山塘橋，停車修理，九時半僅共走了十九公里而輪胎又壞，要換又沒有「千斤担」，這纔叫作「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司機說唯一的辦法，祇好等同事所駕的另外兩車相繼開到，或者他們帶有換胎的工具；問他知道那兩車準定何時由金城江開出麼？則回答說大約今天可以開出，聽他說話毫無把握，真令人焦急；這地名叫作八步，據司機說前個月發生刼車的案件，就在此不遠，我和劉君商量有無補救辦法？劉君說司機的已經說過今晨有同一機關的車開出，預計不久當可到此，此外亦別無良策，我因他們很鎮定，也就不着急了；下車向有人家的所在走去。等到十二時半，我說既沒有辦法，祇好乾等吧！此時不如弄點飯吃

五一—三六四

，也算了掉一樁事，即到鄉下人家，問知尚有白飯，東拼西湊，找到了五個鷄蛋，就自己動手生火，炒了幾碗蛋炒飯，另炒一碟泡菜。飯後等到兩點鐘，仍束手無策，我想這地方住夜，不說吃的沒有，連住的地方都發生問題，劉君也有些不耐起來，商之司機，則說還是他自己到河池去走一趟，我說司機如果走了，這一車的人和東西怎麼辦呢？不得已還是我去罷，見迎面有車來，即設法攔住，見是一輛軍車，即上前說明原委，劉君有女眷要照應，不能去，還是我去比較妥當些；因爲這車裝載得已經很滿，東西堆得很高，還坐滿了人，我攀援上去，在頂上找得一個坐的地位，沒有可以扶手的地方，這原來是一輛裝汽油的車子；上去還沒有坐定，車即開動，非常迅疾，我坐在上面顛得要命，險些兒摔了下去！一路之上，涼風颼颼，寒冷異常，我什麼也沒有攜帶，僅帶了一頂遮陽傘，想避避風沙，却無法撑開，那種狼狽的情形，眞是沒法兒形容，幸而祇有四十五分鐘就到了河池，跑到檢查站一問說是剛剛有一部交通部的車子過去，失之交臂，十分惆悵，但聽說共有兩輛，想必另有一輛就會到；這時站上來了一輛交通銀行的乘人客車，問之司機則說今日是否繼續開尙未決定；祇好再等；不到一刻鐘，果然有一輛交通部材料處的車開到，牌照一〇六〇一號，我即上去告知司機前車拋錨的情形，希望他趕快去救濟，司機回答說他的車水箱漏得很厲害，非修理不可，今晚勢必要在此過夜，至於換輪胎的事那很簡單，即使沒有千斤担，用木樁墊起也可以換得的；我說這時候不是講道理的時候，那車旣不動，務必要去救濟，我在河池住一晚不要緊，這地方的旅館也還舒服，可是撇下七十幾歲的老太太在路上，無論怎樣總要想個辦法才是；那司機的經不住我糾纏，祇好說水箱漏非補不可，現在姑且去找修理店來趕緊補好，若是時間許可的話，修好後準即出發，於是我陪着機匠一同到修理行說明補水箱等着要用，倘使修得快，我請吃老酒；于是幾個工匠七手八脚將水箱拆下，抬回修理行去焊補，我在車站等，一邊和交行車上的乘客閒談，不知不覺四點鐘就見水箱送來，裝好二十分鐘即開動，快到八步地方，我伸長脖子看我們那輛車已經不知去向，停下來問鄉下人，回說已經開走，我即命此車向前追去，不消多少功夫就趕上了，正停在路邊修理，劉君等當然很詫異我居然又和他們會合；時天色已晚，問明他們那車並沒有什麼大毛病，司機的說不必等，今晚準定在南丹過夜，我們在那兒見吧！但是劉君等相信不過，決定都搬到我車中來，讓那司機修好後自己開去；八時抵達南丹，珍的車反比我們慢一脚開到，我們一同投宿宏興旅館，這是一家破舊的小客棧，稻草墊和被窩那汚穢不堪，我們的行李在那車上始終未到；在聚興園吃過夜飯後，還是珍想的好主意，將板子拼成一張大舖，讓行軍床給已經傷風的楊小姐睡，我們則合睡一舖，總算勉勉強強的對付一夜。

十月七日。六時起，到聚興園吃過早點，出發時所坐的那輛車始開到，據司機和機匠說昨夜修理了一整晚，幸虧他們昨夜跟我的車來，否則停在那比南丹更不如的小站，不說吃住發生問題，還要飽受驚嚇。

珍因爲單身，事事苦無照料，我勸她換到我們車中來，一方面放棄了原車所出過的車費，一方面還要向我們車上的

司機說好話，現在旅行眞困難極了。八時半開車，過平橋見鐵路上有貨車兩輛傾覆在軌道旁邊；九時一刻抵芒場鄉，十一時抵六寨，在天津館吃午飯，與劉君及商車司機共同商議，對掉車輛辦法，因爲我坐的一車機器較好，時時要停下等另一車，唯恐那車出毛病，這樣互相呼應，固較安全，可是時間太不經濟；所以我提議行李和乘客得歸併到我坐的車上，錫砂及一切的貨物都放在那車中去。彼此方便，大家均無異議，決定明晨在獨山對調。

飯後開車，途中兩次遇到林悅明兄，一時半過上司，七時半抵獨山。僱挑夫將行李挑至重慶旅館後，卽指揮搬運工人按照午間商定辦法對掉，我一個人在場照料，並要酬賞工人的腳力，安排定當，已是滿身大汗。八時同壽太太及徐君等在陶陶吃夜飯，飯後訪林悅明兄於另一旅館，並在街中閒遊。獨山在黔桂路將要通車的時候，市面已經很發達，許多人都來購買地產，興建房屋，因爲獨山是通廣西的要道，通車以後，自然更加重要；地方上成立了一個「新市區建設委員會」，作有計畫的發展，原來的城區，一切建築很古典。這裏有幾種公路穿過，所以停着很多車輛。車站的附近是新市區，以中山路和中正路交岔地方的四面鋪爲中心；旅館以鐵路賓館爲最舒適。本地人口共約五萬左右，但有一半是流動性的，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出產，比較上還是木材多些；火車通後，物價漲得很快，因爲農產品祇夠自給，無法供應突然增加的需求。聞官商合辦的黔南企業公司，資本一千五百萬元，不久就可以成立，該公司主要的業務是經營地產和土產。

十月八日。　昨晚關照茶房四時來喊，不料他竟忘記了，及劉君來房催時，看已是四時一刻，急忙起來收拾，僱挑夫趕出門來，則車已開至適處，趕上去上車，因行李佔的地位太多，坐的地位就所剩無多，加之到得最後，無插足餘地了，勉強排在進口的角角上，十分擠軋；爲了大家的便利，想出這個辦法，反不若昨日車中自由自在，後悔個人過於熱心，自找麻煩；塵土飛揚，滿臉滿身全是灰塵，這一路的滋味眞夠受的了。

沿路看見燒山的地方很多，有一處竟燃及公路上的路牌，我想裝汽油的車輛開過豈不很危險？且不說樹木不能保全，盜買打炭也是違法的行爲，實應通令鄉保長嚴加禁絕纔對。

六時抵龍里，因爲時間不上不下，決定不再前進，投宿兩湖旅館，此爲湖北人母女倆開設的，在天主教堂的天井旁邊，地方非常清潔，老闆本在營部裏供軍役，後來爲團副當司機，車子翻了，就經營此旅館，並附設茶肆。晚間，金司機來坐談甚久，拿到錢後當然又是一副臉嘴，人心險惡，由斯可見！

一路來看見許多馬隊馱運貨物，這種馬爲貴州和廣西所產，身體雖小，但適宜於山路運輸，大概十幾匹或一隊，由兩三個人跟着，爲首的一匹，頸帶紅絨花，酷似馬戲班中所見者。

十月九日。　八時開車，途中有兵士多人橫臥道中，迫得停車，接着後面就有七八個蜂擁而上，他們自稱是病兵，這時，我們車中已加增了人數，一位軍醫官向他們說既是病兵，當然要帶去，但車中已擠得水洩不通，無迴旋餘地，卽

使要擠上來，至多也祇能帶兩人；珍爲人最仁慈，也說是他們可憐，應當帶走；於是勻出些地位，經過軍醫官的挑選，加入兩人：一個患惡性瘧疾，抖擻不已；一個患痢疾，滿褲子盡是糞水，汚穢不堪；但祇有他兩個是眞有病的，就讓他們登車，自此以後，一路上，木樨香味，風送陣陣，惡心欲嘔；直到十時五十分抵圖雲關檢查站，他們纔下去；珍叫人買了幾隻煮熟的鷄蛋，派人送給他們；這裏居然沒有檢查行李，十一時十五分抵浮玉橋，因車子直開三橋，遂即下車，僱挑夫洋車至中山路巴黎飯店，住三〇四號房，洗嗽後到珠江吃飯，大美理髮，又到遠東洗澡，滌除滿身塵垢，身心大快。

十月十日。今日爲國慶日，出大西門到香爐橋搭馬車赴花溪遊玩：一時許抵花溪中正公園，入園經過縣政府到麟山上飛雲閣小憩，經放鶴池到碧雲窩貴州大學，繼登中正堂俯瞰全園及防梭亭，壩上橋風景絕美，繼到蛇山亭，觀瀑亭及旗亭，仍循原路出園，太陽極盛，因要看苗夷，到大街上購物，有苗婦頗多，容貌多娟秀可喜；經過清華中學，在滬時曾爲該校募捐，近常聞人道及該校辦理完善，爲後方模範中學之一，頗想進去看看，因時間不早遄返，途中經過大水溝，建國酒精廠，永和中學，貴陽高工及植物油料廠等處；過河濱公園時，正值吳主席在丙招待市民，懸燈結綵，甚爲熱鬧；六時抵城門，已是萬家燈火，適舉行提燈大會，馬路兩旁，人山人海，無法通行，在街中看各種燈彩，參加者足有十萬人，熱鬧異常，足見民衆情緒興奮。在廣寒宮吃過東西，回到旅館，走了一天路，雖有些累了，但高興得很，至十時半尙不想睡，可是一天的快樂光陰，不能過於盡興，保留一些，等到抗戰結束的一天再來暢快的歡樂一下罷！

十月十一日。七時起，因邵仲和兄昨日來訪未遇，即到金城去找他，不意今天，補昨日假休業，乃到修文路他家造訪，談至十二時辭出，至樂園吃午飯後，返旅館休息，晚到貴州大戲院重複觀「泰山得子」。

十月十二日。晨訪曾中將約三司令。午刻驊來同吃中飯，飯後同到貴陽招待所看宋啓文兄嫂，後到省政府訪張祕書清治，告以吳主席召見事，略談，準四時即蒙達銓世伯接見，至五時三刻出；晚同驊在樂露春吃飯，飯後到新聲戲院看厲家班演京劇，晤趙廷楨及吳鐵聲兩君，時厲慧斌演「審李七」已終場，下爲全部「青風亭」，厲慧敏之扮像尙好，厲慧良之唱做均不惡，但此戲不易十分討好。

十月十四日。七時半起，到冠生園赴吳元俊女士招待滬江同學之茶會，茶會是詞學每星期輪流作東的，到彭年，鹿鳴，漢章、綺迪、述康，享能、雲鶴等十餘人，另有黃小姐則係劉廷芳先生女公子在貝滿的同學；九時半散後，購蛋糕至招待所視啓文疾，則吉人天相，業已全愈矣。並同到科學館看展覽會；該館係於民國二十八年由省主席吳鼎昌先生，財政廳長周詒春先生向中英庚款董事會及中華文化基金委員會籌得款項，另由省庫增撥足數，建造一年半完成；內部陳設分五部，爲（一）理化，（二）物理，（三）化學，（四）生物及（五）簡易儀器之製造與修理；自成立以來，對於本省科學教育裨益很大；此次雙十節假期，且舉行特種展覽，今日適逢星期，看的人格外擁擠。繼到貴州省立圖書館

，經過閱覽室，報章雜誌室和參攷書室，最後到特藏室，這裏面四壁□掛着本省珍貴的書畫和治印，展覽部份分爲（一）拓本（二）輿圖（三）方志（四）善本（五）苗夷生活等，其中以苗夷之展覽爲最富趣味；所謂邊胞文物陳列室者，內陳列苗夷的語文註音圖表，各種衣着飾物，樂器，用具，除實物外尙有各種模型及照片，使觀衆對於苗夷的生活狀況，可以得到明白的印象；有一幅南蠻王孟獲的畫像，那像貌並不似戲台上所見的臉譜那般猙獰可怕，據說原圖在廣西融縣老君洞的石壁上，這一幅是摹下來的；另一幅圖畫着黑苗一種判斷法律訴訟案件的方法：是叫兩造到燒得滾燙的油湯中去撈東西，相傳自洪武以來，沿用此法；圖中穿紅衣的爲原告，穿白衣的爲被告，請幾個公證人，延聘鬼師唪咒，在油鍋中放一把斧頭，沉在底裏，如果被告能空手取出而不被灼傷，可以斷定是誣告，如果燙傷了手，便是實告，被告就須受嚴重的處罰；這種習慣，眞是有些費解，可是在英國的司法史中，聽說也有類似的辦法，誠無獨有偶也。苗人分仲家，水家等支：黑苗、青苗、白苗、生苗、和紅苗屬仲家，花苗屬水家；又有所謂僮家苗；貴州是他們最後集中的大本營，人口總數共有四百餘萬，其中苗多於夷；（關於這個題目，可請參閱旅行雜誌第十七卷第八期內孫誕先君所著「貴州民族之分佈」一文。）他們的腰帶，手帕，頭帕，圍腰和揹衫塊都很富有美術意味，手藝如印花、袖花、衣背花、綉的花邊都很好看，女帽也頗別緻；他們用的東西如竹笙，大笙等樂器，花鞋、釘鞋、銅煙袋、畫筆、木梳、蚱蜢籠之類也製造得心思很巧妙的；今文獻保管處內所陳列者許多與近代文化上有關的史料。我們看□省立圖書館，接着到左側新近落成的兒童圖書館去參觀，裏面壁上掛着許多關於兒童教育的五彩圖說，室內小桌小椅，坐滿了天眞活潑的小朋友在那裏看書，個個都讀得津津有味；我自從在紐約公共圖書館內參觀過兒童圖書館以後，祇在波士頓兒童博物院看見有附設的圖書室，在國內看到公共的兒童圖書館，這還是第一次。

十月十五日。五時半起，到車站送友赴渝，九時到財政廳訪謁周廳長寄梅世伯；午後至物產陳列館參觀；此館平時陳列本省農工礦出品，此次雙十節由西南實業協會貴州分會主持各縣市特產展覽，以工業品爲主體，農礦產品可作工業原料者爲輔，其中我所尙能記憶者，大致如下：進門處兩大玻璃櫃內分盛貴州企業公司玻璃廠之各種出品及湖南省各種工業製品，順着左手入口是貴州省農業試驗所茶場所陳列的「對年桐」，這是湄潭縣的一種特產；接着看各縣稻種的比較，除以穗和幹爲標本外，還詳加說明；此外有桐梓縣的除虫菊，荔波縣的五棓子，大定縣的苧蔴，施秉縣的棉花，都以泥土中所培植出來的枝葉爲展覽品；這第一二兩室完全是農產品及農場的作業，其中令人注目的是貴州煙草公司在貴定和平壩所試種的美國種煙葉，陳列的標本，分爲五個時期，從播種到留種，其中的過程，一目了然；農業改進所所陳列的優良小麥，出在遵義，每畝產量可得三百六十斤，粳稻多產於貴州省的西北各縣；秈稻則以黔農第七號，第二號利第二十八號三種爲最優良；棉花有施秉所種的中棉、福字美棉、脫字美棉和施秉美棉四種；蔴則分苧蔴、黃蔴、大蔴三種；平越、修文和甕安所種的大荳，每畝可收三百七十市斤

；有榨油用的菜子和蓖蔴，都將農產品搬上展覽檯，有的還用土栽着。接着是民生農業公司所畜養的「盎哥拉」種兔子，除幾個很可愛的長毛兔外，還陳列着兔子毛和織成的絨線以及絨線所織成的背心；接着是園藝試驗場所出的各種蔬菜瓜菓：洋洋大觀，出產的精良，不亞於西國朋友研究的成績，實在高興！貴州大學在貴筑縣也種有些農產品，並加工製造，成品有酒，醬油，醬菜之類。貴州的水菓種類不多；有花紅柚子甘蔗等，但以梨為大宗：清鎮縣的早米梨，安順的雪梨，惠水的金蕎梨和香水梨都是相當著名的。接着看貴州省農業改進所經濟昆虫系關於貴州主要農植物害虫的標本展覽，內容搜羅很廣，設計也精美，此外該所出產一種虫白蠟，陳列有大塊圓形的白臘及製臘工作模型；這種白臘的功用很廣；是一樣極有用的工業原料；此外又陳列一個生卵箱，可以計算每隻鷄產卵的能力，構造很簡單，鄉下人都可以採用。

其次四川畜產公司貴陽獸醫廠在貴州西南收集的豬鬃，貴筑縣中管司出產的土布，貴州省衞生材料廠出品的西藥，中國植物油料廠提煉的油類，以及貴州煤鑛公司，中國[illegible]汽車營運公司，中國機械廠，軍政部衞生人員訓練所，寶華玻璃廠，中國配司登製造廠，貴州絲織廠，貴州水泥廠，貴州木業公司，貴州礦產探測團，與十數個工商業單位所展覽的陳列品，真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其中除貴州企業公司為省區事業，各縣也有特產的陳列，如興仁的蓖蔴和錫鑛出品，都勻的單面紙及二夾紙；正安的綢帕和桑絲，鎮寧的赤鐵鑛產，紫雲的[illegible]線，三都的純錫，辰砂，赫章的硫磺，郎岱的雄黃精，遵義的柞絲綢，印江的石章，息烽的鐵及毛邊紙，思南的土布和棕扇，龍里的磁器，大定的絨繩，麻江的樟腦，開陽的銀鑛，石阡的茶葉，厚樸的改良面盆，平壩的黑糯米，貞丰的磚茶，玻璃礦和硼砂礦，綏陽的篾蓆，獨山的硫硝礦，三都的青布，盤寧的銅礦，鳳岡的蔴袋，長順的水晶，水城的鐵鑛等等，不勝枚舉。

十月十六日。八時起在樓下一家所謂武漢「荳皮大王」者進早點，初不知荳皮為何物，原來是用荳粉鷄蛋做成的一種薄餅，加上一層肉鬆，也還好吃。午後四時到跑馬場去看軍政部清鎮牧馬場為籌募慰勞出國將士的馬術表演；遠征軍為國宣勞，國民應有所表示，此次適逢國慶紀念，特約軍政部訓練的騎士來演各種技術，門票每人二十元，集款作為慰勞的經費；節目有：(一)上方穩——約有十二人，每人騎一匹馬，走上一塊四呎見方的小台，須要四隻脚蹄併攏在一起，直立在這祗幾塊上；(二)西班牙的步伐——全體的步伐，按着音樂的節奏發動，如指揮者的坐騎前左蹄高抬，其餘的馬也一齊的抬起，彷彿馬戲中的操演，說是如心所欲，叫馬怎樣便怎樣做，排成種種陣勢，如花叢中的蝴蝶，旋轉交叉，非常好看；(三)馬後跳下——由指揮者吹哨，各人都從馬背後躍下，跟着馬跑；再吹哨子，又須越過馬的尾部跳上馬背，聽說這是從前山東人到東北去當鬍馬的看家本領，在戰場上是不可少的一種動作；(四)馬背換轉向——俗話中說某老「騎驢顛倒騎」，於今騎馬術者也要學他老人家，不但是能夠倒騎，還須隨時轉向，一忽兒朝前，一忽兒朝後，這樣鎗桿子可以不必向固定的方面；(五)各種轉圈——

馬匹須訓練得要怎樣轉便怎樣轉，決不容許牠不聽調度，馴熟了自然可以服貼，十幾匹馬倒轉側轉，看得觀衆們眼花潦亂，騎者卻異常鎮定，可見訓練有素，不是短時間所能奏效的；(六)蛇形騎乘——從前古人兵法所謂「一字長蛇陣」者，就是騎者很迅速的翻到馬腹下面，使遠處祗看見空馬而不見騎的人，這是一種巧妙的遮眼法，也是避免敵人射擊傷人的一種躲藏法；(七)馬上體操——在馬上豎倒蜻蜓，堆羅漢，搭人山，翻跟斗，做各種的柔軟作操；(八)前肢起揚——便是將馬的咬口緊緊勒住，使馬的前半身向上躍起，站在後面兩條腿上，矗立如人，這是衝鋒陷陣時，避免敵人刺刀和短距離肉搏及蹤躍的唯一妙策；(九)跳上跳下——騎着馬前進時，須能隨時跳上跳下；練習熟了，自然就敏捷如猿；(十)跪臥倒——馬向前進時，如遇到危險情形發生，騎者一躍而下，祗須給一暗號予坐騎，將馬頸背上的鬃毛拉一把，馬便立刻按照訓練的方式臥倒在地，四腿伸直，頭也睡下，人就躲在馬腹後邊；要起來時，祗須將馬肚子一推，那馬便昂起頭，收回四條伸直的腿，縱身而起，騎者一躍而上；此外尚有跳浜跳欄種種表演，每次節目，均以幽揚的軍樂配和，非常好看；使我想起從前在紐約麥迪森方場公園看國際騎術競賽時的盛況，雖然規模大小不同，可是我國已能注意到騎兵在軍事上的重要，草創伊始，已經有如此成績，確是可喜的事。晚到大羅天吃泡飯，我喜歡貴陽的小吃館，備有滷醬臘各色各樣的過粥小菜，尤其是醬丁，醬蘿蔔，考麩，菓肉幾樣，最爲清爽。飯後返旅館，十一時睡。

十月十七日。八時起，將昨晚砂鍋所剩餘的湯煮些泡飯吃，九時餘赴六廣門外訪吳元俊小姐和她的兩位令妹，暢談至十一時辭出，去拜會工鑛調整處副處長張茲闓氏，暢談之餘，方知道他在天津求學時代，和我的父親和哥哥原相熟識，既屬老世交，談得也頗投契；十二時半，趕到招待所赴劉廷蔚兄嫂的寵召。飯後三時，接到友人電話，說在貴陽大戲院，要我去看電影，是周璇所主演的「孟姜女」，從來難得看一回國產片子，偶爾嘗試，也覺得很有趣味，周璇在鏡頭上顯得格外的美，歌喉也清脆好聽；可惜電影院中的秩序不太好。散戲已是七時餘，晚飯後到各家拍賣行去走走，十一時返旅館。

十月十八日。進早點後，在街中閒逛，走到偏僻市區，見茶館中坐着許多人在喝茶，嗑瓜子，吃糖食，想必是一些不事生產的消閒之輩。貴州多山地，空氣潤濕，所以產茶的區域很廣，質味也好，尤以貴定所產的「雲霧茶」爲最可珍貴，紅茶則推「高樹茶」爲佳，其藏至陳久者，香味很濃；不過茶葉焙製和揀選的方法當須力求改進。貴陽市區的交通，以人力車爲主體，肩輿現已少見，近來新修街道很多，市容較之三四年前已進步很多，所困難者新舊的路名，一時不易遍曉，往往說出一個路名，人力車夫會瞠目以對，這是過渡時期中，整理市政所不能避免的現象。貴陽市自經民國廿八年的所謂「二四」大轟炸後，慘澹經營，不遺餘力；教育文化固然配合着本省的政治經濟，頗多進展，公共衛生亦極力約講求，市政府有衛生局專辦防疫統計醫務保健及環境衛生諸事，並於局內附設診療所，在民衆教育館內設一衛生室，成立清潔隊和清道隊。市民的最大困難——飲水問題，

五一—二七〇

現在也就南明河的河水設汲水站，混凝沉澱軟化池，配水站，蓄水池等，售水憑票取水，售票地點分佈全市；井水則以體井和沙井爲主要地點。

午後，到省藝術館去參觀「文獻展覽會」，這次展覽的部門計分：（一）文獻部——陳列有地方性的文獻，貨物和記載，作者皆係鄉賢名宦，物品分爲五類：著作，方志，遺墨，遺物，史蹟等；（二）藝術部——這部收集的展品是全國性的：其中有省內收藏家慨然借出陳列的各種精品，也分爲三類：法書，繪畫，金石等。字都是明清兩代的，宋元以上的祗有碑碣法帖：畫有許多唐宋的好作品，如關元繪畫，用白鹿的皮，蘸着濃厚的顏色漆汁，畫成五彩人物，部和全面身的衣紋，凸出於畫面之上，彷彿西洋油畫一般；又如宋代馬遠的山水及元朝的畫馮，都是絹底，黃大癡的山水冊頁，都是這次展覽中的精品；此外：元代的大畫家如沈啓南，文衡山，唐子畏，董香光，清代的如四王吳惲，明代的如石濤，石溪都有作品，大致都不致於是膺鼎；接着是許多前賢的遺像，瞻仰這些民族歷史中偉大人物的造像，令人肅然起敬，激發師法的志趣；關於歷史上有價值的記載，有修文陽明祠所刻的王文成公的遺像遺跡，各種題跋的拓本；紅巖碑自經郙舊藻詠詩以後，引起關心文獻者的興趣，但是這碑的眞正時代和記載性質，至今沒有人能推求出來，此次蒐羅的各本，比較完備；漢嚴季男碑也是與貴州歷史有價值的拓本，此外：唐代日本印的佛經，監拓的始興王碑和許多明朝刻石的拓本，都極有趣味；明郭子璋所鑄的平播鐘鼎，原器能保留到今天，也是稀罕的珍物；明朝的銅器，以弘治時代的「傳鑾」成化鐘，在貴州也是特殊的；還有所謂「出自西南，名播中外」的銅鼓，富有邊方歷史價值；牠的構造及花紋，都足以表現邊民美術的創造力，由漢迄宋，世稱文淵所鑄的「伏波鼓」，孔明所鑄的「諸葛鼓」，其實並不是他們所造的，無非附會而已；銅鼓的用途，可以作爲（一）祭祀的器皿，（二）樂器，（三）炊爨，（四）犒賞，（五）召集的工具，（六）打更用，等數種；張文襄公所作「銅鼓歌」，又說銅鼓可以作財富和威權的象徵，用作祭品或信物；這次所陳列的幾具，古色斑爛，圖案壯麗，依據銅鏽和製法來推測，大約是漢代的東西，花紋則將鼓的各面拓出另行展覽；古書的校本則有明代精刻本（一）韓昌黎集，（二）古樂苑，（三）柳河東集；鄉賢名宦的遺墨則有明代何騰蛟，陳定齋，孫淮海，楊師孔；清代楊芳，鄭子尹，莫子偲，唐鄂生，黎蒓齋，陶廷杰，桂天相，丁寶楨，王藻章等的字，其中尤以清代洪北江的鐵線篆爲最具特色，做過大官的貴州人，在清季能書者，除洪亮吉而外，有阮芸台，程恭海，胡潤芝，黎簡堂，曾偪元，曹竹銘，平樾峯等，論畫者有羅繞典，郎葆宸，汪炳璈，至於畫書兼工的有袁錫臣，羅質庵，何威鳳等；貴州的名畫家，在明朝爲楊龍友和徐大池，在清朝爲傅虎生，黃輔宸，桂光廷，桂筱鄉等，都有展覽，或爲堂幅，或爲楹聯，條幅，橫額，手卷，冊頁，扇面，洋洋大觀，式式具全。金石部份，除搨本而外，各種原物如（一）碑帖，（二）印鉢，（四）銅鏡，（五）瓴甓之類，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件絕無僅有的寶貝，就是所謂「諸葛釜」的一個銅盆，這隻「洗」的裏面底上，鑄有隱形的雙魚和圓月

，邊緣上有雙耳，質料是青赤銅合成，敲之鏗然，聽說如果將盆中盛滿了水，用雙手攤水，在兩耳上輕輕的撫磨，不消多時，就發出一種如同扯鈴的震顫聲音，接着盆中的水就漾蕩成為一種很細緻的波紋，再繼續摩擦，便漸漸的飛濺起來，極細的水花，可以跳躍到將近一寸的高度，好像開水初沸狀態，這種「洗」的構造，非常特殊，必須銅的分量配合十分勻稱，尺度的計算精確，方能發生以上所述的作用，否則決不致於有這種現象；可惜當時沒有當場試驗！（編者按：後在北溫泉看見一隻漢洗，曾親自試驗，果與上述的情形相同，其洋情容後續記述之。）

十月十九日。七時半起，先後到省府和財廳向吳達銓周季梅世伯辭行，後至招待所訪吳耿青兄，晤女子師範校長黃國華先生，繼與宋啓文兄夫婦等同遊花溪，花谿是貴陽市風景區，我這次去遊已是第二次，由環城路經南門，拆入窰口灘支路，轉到黃惠公路，一路上田疇交錯，風景宜人，經過中曹司，全程計十九公里，抵花谿鎮，當由吳縣長陪同入中正公園，這是花谿風景最美的地方，我們先到花溪小憩約略休息，這裏佈置雅潔，房屋的周圍，遍植鮮花，環境尤優美；建築是新近落成的，位於放鶴州的南岸，前臨溪水，面對麟山，水聲嵐影，令人陶醉；八間臥室，床褥几櫃都很舒適，祗是飲食問題不能解決，未免美中不足；接着到尚武俱樂部，是一幢小巧玲瓏的洋房，入門為一間很大的客廳，裏面陳設的傢俱，都用本國的木竹製造，式樣美觀而又合於實用，最別開生面的是用土法織的稀布作窗紗，用苗人所織的涼帽作燈罩，美觀且經濟，我很佩服設計的巧妙；廳內曲尺形的大窗，玻璃一直到地板上，光線分外明亮，擺着幾張很適意的沙發，可坐着清淡或取一卷架上的圖書靜心閱覽，外面溪水清澈可鑒，壁上掛着一幅極大的畫屏，我們坐了許久，真有些捨不得走，吳縣長並帶我們瞻仰為 蔣主席所預備的臥室，起坐室和浴室，樸實無華，這俱樂部現有會員將近千人，都是貴州各著名的人物，入會者可以享用一切；出俱樂部經過蛇山，來到壩上橋，橋下瀑流崩騰，飛花濺沫，遠望大將山，宛如屏風疊疊，蒼翠欲滴；近則蛇山上三個亭子，相峙並列；過橋後為碧雲窩，因為是一窪地，周圍喬木參天，蔭庇其上，古藤纏樹，緣沼而生，掩避日光，一碧無邊，故名；再前為麟山，與龜山同是因其形狀而得名，碧蘚層岩，矗然峭立，山頂獨石嶙峋，頗像麒麟的樣子，人在山中行走，如在麟脊上，荒藤怪石，細草幽花，頂上一個亭，名叫倚天亭；我們先登龜山到中正堂小憩，傑閣巍然，獨據山水中心，高曠雄闊，在清逸中見莊嚴之概，山半碑亭中有巨碑，勒中正公園記及吳主席的題詠四律。拾級而下，循公園路前進，遠貴筑縣政府，先到吳縣長的辦公室內小坐，佈置一如新式商業機關之公事房，非常合理，應用的物件，整齊有緻，絕不像舊式的官衙。參觀過後，到山頂有點像北平天壇一般的建築，這是吳縣長暫時借住的所在，吳夫人在縣衛生院担任醫務，每天從早忙到晚，可是他們為地方服務，埋頭苦幹，安之若飴。午飯承他們預備許多小菜，心裏着實有些不安，午後二時許，回到招待所，四時，從威清門外僱車到交通部材料轉運處，足足走了一個半鐘頭。五時半到金城與仲和兄略談，六時半到筑華行赴趙善材君之約會。

五一—三七二

川陝豫鄂遊誌（三）

喻血輪

十一月廿七日，星期四，陰。偉俠、惜分、於今晨同車出發，惟余一人留西安，一榻蕭然，殊感岑寂。下午俞印民約至家庭餐室晚餐，在座有古文家，有戲劇家，縱談甚樂，且皆善飲，印民復親製數餚饗客，而以春捲爲最酥鬆可口。酒後，相偕至易俗社觀劇，歸已夜午矣。

十一月廿九日，星期六，晴。今晨七時，忽有警報，此爲到西安後第二次聞此不祥之聲，仍避入張宅自建之防空洞，至十一時解除。十二時半，又發警報，二時解除。三時一刻，又聞嗚嗚聲，至五時解除，每次均只一架，亦未投彈，此殆敵寇擾亂人心計也。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日，晴。今日兩次警報：第一次，六時三刻開始，九時解除。第二次，下午二時一刻開始，四時半解除。每次均四架，第一次在寶鷄武功等處投彈，第二次未詳。

十二月一日，星期一，晴。凌晨七時，有警報，至九時一刻解除。解除後，擬入市餜果腹，乃因警報太早，食店未及升火，至一小麵館，候一小時，始獲食麵條一盌而已。十二時又發警報，在防空洞內，聞隆隆爆炸聲，至一時三刻解除。每次各五架，第二次在西關外及王曲投彈，無損失。

十二月二日，星期二，晴。今晨警報更早，五時三刻，卽聞笛聲，披衣入洞，寒風刺骨，至九時解除。十時又發二次警報，三時解除，均未入市空，四時隨方公至長安縣政府公幹，縣府設少陵鄉大兆鎮，距城僅六十里，因司機不識途，汽車駛入別一公路，往返多行百餘里，至五時半始到，已垂暮矣。縣長翁卯履冰，在陝作邑侯七年之久，人頗精幹，是夜卽宿縣府。

十二月三日，星期三，晴。晨六時，縣府得電話，又有警報，但曉霧甚濃，十步外幾不見人，余知敵機未必能來，乃至鎮上遊覽，鎮不甚大，有小街二，頗整潔，除縣府所屬各局外，有衞生所，有民衆教育館，市上標語皆該館所製，有所謂「四一」運動，卽「一人一株樹，一家一羣鷄，一女一紡車，一戶一織機。」每句下，繪巨幅圖畫，俾不識字者見之，亦能解其意。鎮上居民，雖在警報中，亦照常作事。至九時，警報解除，十時三刻，警報又至，乃與方公乘原車回城，行至王家莊，緊急警報聲作，急停車，入一農家小憩。其家有一老人，爲烹茶招待，狀甚殷勤，其子皆在發揭力作，婦女則居家紡線，男耕女織，似一小康之家。返顧吾人僕僕風塵，出入險阻，實不及此老優遊田園，怡然自得遠矣。至十二時，尚無機聲，意敵機已他往矣，詢之司機，知此間距城僅二十里，十分鐘可達，方公因急欲歸，遂開車行，將入東關外大街，敵機數架掩至，瞬息卽在頂上，似方追蹤吾人汽車，司機急開足馬力，駛入城門樓下，敵機機槍聲與

城樓高射砲聲並作矣。吾人倉猝避入城牆防空洞內，俄而機聲已杳，未聞投彈，至一時三刻，步歸菊花園寓廬，三時始解除。

十二月四日，星期四，晴。晨七時一刻，又聞警報，八時，敵機五架，飛臨西安市空，在新城內投彈，機上機槍，復密密掃射，吾儕所住屋脊，曾遭數彈，毀瓦三四行，幸西安舊式建築，瓦下皆鋪厚泥，故槍彈未能透瓦而下，屋主人張老將軍仍不入洞，時方端坐室中，安然無恙。至九時解除，依吾人過日經驗，中午仍有警報，故於第一次解除後，先設法進食，菊花園街口，有一小酒肆，專售酒，不供菜，並有真正鳳翔酒，味甚醇，店主人於竈中燃小火爐，以錫壺盛酒，就爐上徐徐温之，一壁置瓦甕五六盛酒，一壁列小桌三四待客，來飲者，以温酒饗之，其温度甚適宜，不似四川酒店，輒使人冷飲。余自來初次警報解除後，必至該店盡鳳酒一壺，其門首有售臘羊肉者，輒取以下酒，間壁為小麵館，飲畢，則進麵一碗，如再有警報，不慮枵腹矣。今日余因在家，廳餐室得鴿子一頭，飲興忽濃，乃令店主人發其新醅名「太白酒」者飲之，（另有名貴妃酒者味稍遜），味又醇於甕裝，自斟自酌，一瓶幾罄，歸後，不覺酣然入睡，醒時，已四時有半，忽聞警報聲，詢之侍役，始知此為第三次，第二次在十二時半，三時半解除，其時余方在酣夢中，幸敵機未至，否則幾誤事。第三次至五時半解除，未見敵機，聞在漢中肆虐矣。

十二月八日，星期五，晴。昧爽警報聲作，時間較前更早，時明月在天，霜華遍地，攬衾而起，冷透骨髓。少焉，曙光微露，乃步至防空洞口，洞原在一廢園中，野菊數本，似已憔悴無生氣，樹枝盡禿，寒鴉猶羣集其上，屈體縮頸，似亦懼此寒氣侵襲，不欲飛去。俄而朝曦上昇，碧空無片雲，但陽光淡淡無力，並不能使人類稍獲温暖，豈天亦厭見世界無謂斯殺，而不願以熱面向人耶！余徘徊此枯林落葉之上，歷三小時之久，至九時，警報始解除。方公以事須赴洛陽，決於今日下午首途，余初請其少待，未果，乃自請留此，以待同人之歸，方公諾，幸本日中午無警報，送行者甚衆，方公去後，侍役盡隨行，余遂一人踞此廢廬，孑然如孤僧矣。

十二月六日，星期六，晴。早七時半，又聞警報，敵機四架，侵入西安郊外，在鄉間投彈後逸去。下午無警報，余以獨居無聊，乃步至蓮湖公園游覽。公園在城西北隅大蓮花池街，原為明季秦藩王妃放生池，引通濟渠水注之，中植蓮花甚茂，嗣以年久失修，渠塞水涸。清康熙七年，巡撫賈漢復濬渠鑿池，植以蓮花，遂名蓮花池，池旁有蓮花菴，元慶寺，蓮花寺，為清雍正元年重修，民元闢園之東北部為體育場，為羣衆集會之所，旋廢，民十重加修葺，漸復舊觀，馮玉祥督陝時，毀寺改為公園，二十年又加整頓，引水植木，積土為山，更名為蓮湖公園，茅亭水榭，頗饒花木之勝，每夕陽西下時，遊人甚衆，但抗戰後，情景稍衰，園內建築，嘗遭敵機掃射，牆壁上彈痕纍纍焉。西安城內，尚有一建國公園，鑿池築樹，略具規模，另有一革命公園，佔地甚廣，然除陣亡將士墓及紀念碑外，荒蕪不堪。

十二月七日，星期日，晴。今日下午二時，偉俠歸，三時，濟時歸，夜十一時，惜分歸，二時，伊生歸，四時，蘊

英補天歸，小別數日，忽又團聚，各以途中所見，資爲笑談，但聞悉方公先行赴洛陽，則又皆悵然寡歡。

十二月九日，星期二，晴。黎旦發警報，九時解除後，途偕偉俠，受之，惟英，惜分等往遊華清池，此去本有二途可循，一乘火車至臨潼下車，一乘騾車由公路前進，乘以火車時間已過，乃決雇騾車前往。早餐後，相偕出東門，於八仙菴前雇一拉拉車，其形絕類板車，不過兩緣附以坐欄，用騾駕曳而已。駕車爲魯人，黃髮禿頂，冠以氊帽，無識而多言，偉俠素好詼諧，故與攀談，所言輒令人發噱。一小時後，抵灞橋，橋距城二十里，建於漢代，欄礅皆青石，王莽篡漢，更名長存橋。故事：都人送客至此，折柳贈別，迎來送往，輒爲黯然，故又呼爲銷魂橋，橋身甚修長，兩端各有牌樓，一書「西通關隴」，一書「東接肴函」，隴海路建築後，於上首另建鋼橋通車，公路則仍由此橋通過，橋下水流虢虢，衰柳數株，搖曳隄岸間，誠使人動傷離惜別之感，因於車上口占一絕云：「古驛灘聲虢虢流，虹橋遠接隴頭秋，長堤衰柳年年在，多少行人爲汝愁。」偉俠笑曰：「人自離別，何怨楊柳!?」因亦成一絕云：「一笛西風萬柳條，長堤冰雪已全消，此行莫怪無佳句，陡日驅車過灞橋」。過灞橋，行十餘里，經邵平店，相傳秦亡後，邵平種瓜於此。三時半抵華清池。池在臨潼縣南半里許驪山之麓，唐貞觀十八年，置華清宮，咸亨二年，易名溫泉宮，天寶六年，復曰華清宮，治湯井爲池，環山列宮室，又築羅城，置百司十宅，各有寓止，玄宗嘗於十月往幸，歲盡乃還，因廣池湯爲十八所，最華麗之芙蓉湯，即爲貴妃就浴之所，構造恢宏，制作精美，當時礎育形庭青鎖，星拱龍蟠之勝，今則殿宇無存，宮闕蕪廢矣。民國十九年，由陝西省府設處管理，定名爲華清池，修砌整理，培植花木，風景漸佳，二十四年春，省府爲謀整理及發展計，委託中國旅行社經營，添闢特室，增建旅館廚司，以作旅客游息之所。余儕至時，由旅行社主任張君天任導至其旅館休憩，此屋在院之東偏，衛生設備俱全，有房五間，佈置雅潔，正中一室略大，間爲前後兩間，前面客廳，後爲寢室。廿五年西安事變時，蔣委員長即居此室中，玻窗中一彈，孔猶存，旅行社於內外各鑲玻璃一片，藉留紀念。屋前走廊甚寬，圓柱俱髹紅漆，亦有彈孔數處，偏西牆上，更彈痕纍纍，迄今俱未括去，當時情形之險惡，可以想見。此一事變，中華民族存亡之關鍵也，走廊前有平台，甚廣，下爲蓮花池，池上架小橋，通鑾室閱報室，其左，貴妃池在焉。貴妃池最大，可容五人浴，外有更衣室，內爲浴室，餘爲雙人池，單人池，各五六所，俱嵌白磁磚，精潔舒適，院西尚有一巨池，專供平民沐浴，並不取資，惟其源泉不及重慶北溫泉之洶湧，須先接儲一井中，再分灌各池，其溫度恰到好處。吾人久役風塵，心身兩倦，經此一浴，愉快極矣。夜間，由旅行社備晚膳，菜甚精美，偉俠逸興遄飛，相與痛飲，膳畢，度橋返室，咸有搖搖欲傾之勢。寢後，默思此一代勝跡，流傳千古，玉環固由此承恩，而馬嵬慘劫，亦兆於是矣！因成絕句一首云：「秋老斜陽畫角哀，華清無復舊樓臺，傷心一勺溫泉水，曾洗凝脂玉體來。」

十二月十日，星期三，晴。早六時起床，略進麵食，即與偉俠等共登驪山，由華清池東垣出，經中山林，遙見山半

有巨石蹲踞，巍然高聳，即儼十二委座蒙難處，今名「復興石」是也。據臨潼縣志載，此石向名「虎叛石」，豈在千載以前，即隱兆楊虎城之叛變蔣公乎？殊爲奇怪。吾人拾級躋登石前，見石上刻名人題字甚多，字跡瑰偉，有一字而徑數尺者，如衛立煌之「至大至剛」，劉峙之「夷險一節」，陳誠之「正氣浩然」，萬耀煌之「天地正氣」，胡宗南之「萬流仰止」，陳繼承之「仰之彌高」，李默厂之「精誠感召，化及萬有，一石巍然，與天同壽」。皆筆力遒勁可觀。其餘尚有數十幅，不能盡記，字槽均塗紅漆，遠處望之，但見紅光一片，照耀山間，正似象徵委座革命奮鬥中一頁光耀史焉。由復興石右行登山，約半里許，爲長生殿遺址，據聞原有宮殿舊跡，依稀可尋，因馮玉祥氏督陝時，拆作他用，故今只有斷磚碎瓦，散亂荒煙蔓草間而已。由此再右行，有朝元閣，內祀銅鑄佛像，閣只兩楹，頗爲頹敗，僅一老道人住持，年已八十二歲，尚強健如五十許人，上山下坡，健步如履平地，閣內有明代綠磁巨瓦若干塊，惜以笨重，乘未攜取，山中古跡，老道均能指示，並能道其本源，因導余等往觀楊文廣之喂馬槽，槽爲巨石鑿成，一端底有圓孔，長約丈許，闊約三尺，深亦三尺餘，狀似川人所用之貯水槽而略鉅，石質並不甚古，委置一麥地中，謂爲楊文廣喂馬槽，未免附會。由此向西，爲秦瓊救駕處，其地爲一小山，山頂平禿，無任何遺跡，是否爲叔寶救太宗處，亦不可知。吾人辭去老道，循朝元閣斷路，再登一山巔，名鬬寶臺，爲周末諸侯鬬寶處，臺上有老姥宮，傳即女媧鍊石處，宮有兩龕，前龕敗舊，後龕稍新，道人數輩，皆甚俗不堪。立鬬寶臺俯瞰，臨潼縣城及華清池，歷歷在目，偏東之秦皇塚，亦隱約可見，距鬬寶臺數里，尚有一峯，殆爲驪山最高峯，名烽火台，即周幽王舉烽火以徵諸侯，使褒姒發笑處。同人以攀登已倦，無意往遊，乃緩步下山，行至山腰，臨潼縣城，忽發警報，俯視城內居民，紛紛出城逃避，但以地勢平原，無洞可掘，出城後，亦惟匍伏於田壟麥地中，吾儕因在山上，覺海闊天空，隨處可避，似較城中人幸福多矣。未幾，警報解除，相率入城，城爲方形，有四門，城內街道狹小，住戶多而商店少，狀甚蕭條。余儕於城中，見一西秦飯莊，因往就食，菜尚可口，飯後，步行至火車站，適有客車一列，停此添水，遂搭乘火車返西安，抵站時，已萬家燈火矣。

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五，陰。同人已決定今日離陝赴洛，晨起，余即往隴海路局將車票臥舖定妥，下午行裝既戒，偉俠乃倡議在西安市作最後巡禮，於是相偕出西大街，轉南院門，再返東大街，至大華飯店聚餐，店內懸張善孖畫虎四幅，雖爲珂羅版印成，而筆致如眞，內有一幅，畫二虎，一睡一醒，有善孖題句云：「日月運行，一暗一明，丘陵起伏，一頗一平，聖人觀化，一塞一亨，君子在對，一睡一醒」。甚有意致。同人以今夕即將離此，飲興皆勁，除惟英照例不飲外，咸醺然酣暢，歸寓，向屋主張老將軍告別，夜十一時乘車至火車站，一時登車，二時始開駛，吾人西安之遊，遂終於是矣。憑窗外望，見霜花滿地，四野蕭森，西安全城，闃無聲息，惟車站路燈，黯然撐持殘氣，若向吾人致其惜別之意，同人不覺同聲曰：「別矣西安」！偉俠更有詩一首云：「長安一月漫觀光，又繞函關下洛陽，風笛一聲離別

地，渭城衰柳灞橋霜。」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六，陰。依路局規定，火車今晨應抵東泉店，當換汽車至靈寶，乃昨夜行至鷹村，距西安幾二十里，即因機車損壞，停駛修理，延至今晨七時，始抵臨潼，又以煤炭不夠火候，停此換煤，至十時復開，沿途時停時駛，迄夜七時始抵東泉店，其速率幾不及馬車矣。東泉店原爲一小站，因至潼關橋樑，多被敵人炮毀，故以此爲東西行起終點。既無車站，往來車恆停軌道上，吾儕下車後，天已漆黑，乃隨挑夫下鐵路隄，摸索至秦晉旅館下榻，此處本一小市鎮，房屋無多，而旅客無論東西行，皆須在此寄宿，故各旅館早已客滿，此秦晉旅館，尚係路局以電話預定，否則眞有露宿之虞，行李安頓後，乃同入小酒肆晚膳，雖是茅簷竹壁，而烹飪殊佳，歸後，即向路局聯運處登記購票，夜與偉俠談至更深始寢。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日，陰。晨起，略進麵食，即登汽車，照規定，每車只能載三十人，今日則逾五十人，益以各人行李箱籠，堆積車中，致臀肘疊膝，擁擠不堪，偉俠笑曰：「此眞可謂無立錐地矣！」余曰：「雁行立，魚貫坐，週身如受桎梏，直可名爲車刑，凡受車刑者，此後旅行，當不虞擠殺矣！」由東泉店至靈寶，有公路二：一爲老路，須沿河濱直趨潼關，對河風陵渡敵人，不惟砲火可及，即機槍亦可達到，故常有汽車被擊事，路局爲旅客安全計，乃另闢一路，由東泉店南行，迂繞潼關，可避敵人槍砲射擊，是名新路，據西安路局相告，聯運汽車，例須走新路，決無危險，吾儕初亦信之，乃是晨開車後，竟沿河濱向潼關急馳，北岸敵人營幕砲位，歷歷可見，吾人因不知此爲老路，故任其行駛，抵潼關時，爬登山坡，緩如牛車，私念敵人如此時發砲，則全車韲粉矣！過潼關，盤旋下山，至一山陰，停車休息，此時始有一人低語曰：「今日所行爲老路，險極矣！」余聞言大詫，而司機立止其人不許言，嗣經探詢，始知行新路約多八十里，司機改行老路，則可省此八十里汽油入其私囊矣！而全車旅客生命之危險，不顧也。潼關山勢峥嶸，氣象雄偉，城建山上，依山蜿蜒起伏，狀甚壯闊，城內房屋，多被敵人摧毀，車行城外，但見斷瓦頹垣，拄柱寒雲冷霧中，守城軍士，屹立山巔或雉堞間，氣慨甚勇，吾人停留山陰間，猶能望見其雄風，因語偉俠曰：「如此形勝，惡能無詩？」偉俠曰：「子盍先以示我！」余即就車中成五律一章云：「朝發東泉店，潼關冒險過，孤城餘瓦礫，一路勢嵯峨，寧見熊羆守，無虞敵寇多，中原未收復，遊子恨如何。」偉俠曰：「吾人途間所作，絕句多而律詩少，今亦當奉答律句一章」。因吟云：「鎖鑰三秦一線通，長河左折抱關雄，山連崤谷吞平野，水隔風陵扼九嵕，列幕旗翻衰草白，斷橋雪映劫灰紅，西來形勝茲爲最，路繞關亭更向東。」

車出潼關後，地多平原，公路仍沿河東行，不過距河床稍遠耳，河邊有壕塹甚多，皆爲我方健兒用以拒敵渡河處。在戰事未發動前，黃河每冬例結厚冰，騾馬車可踏冰而過，自抗戰後，從未結冰，致敵人無法渡此洪流，是誠天意也。公路綫較地面路低，灰塵甚大，沿途商車極多，所載多爲戰時需用品，東西往來，絡繹不絕，於此，益信後方運輸，已人盡其力矣。偉俠笑曰：「豈唯人盡其力，畜亦盡其力矣！」

將來戰事勝利後，論功行賞，此疲牛儋馬，應亦在旌獎之列。」余曰：「然則牲畜血汗，在吾國已功同汽油矣」。少選，過閿鄉縣之閿地鎮，停車檢查畢，續行，至一土山下，又停車休息，此又司機故弄狡獪，蓋恐到靈寶太早，車站知其擅改行程，故不得不藉此延展時間，以掩其譎詐也。此時車上旅客，既飢且倦，咸催司機續行，下午三時，過靈寶縣城，城在一山嘴前，正當河邊，無論新路老路，皆須闖關而過，（即冒敵人炮火闖過。）汽車先越一鐵路堤，加足速力，直駛河邊，再入城，出東關，即為汽車終點，而東行火車站在焉。此處為一山峽，兩面土山，夾鐵路對峙，綿亘數里，為敵砲射程所不及，車站人員，均依山掘窰洞辦公，既可避空襲，復無構屋之煩，鐵路堤下，僅有小食店數家，並無旅館，同人乃就此小食店安頓行李，席地而坐，至夜十二時，始登車東行。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晴。東行車上佈置，不及西段藍皮鋼車甚遠，此種車輛，大抵皆在軍事倉皇中，由各路搶集而來，故不得不因陋就簡。天明過陝州，九時抵洛陽西站，方公派陳君咸照至車站迎候，偉俠因洛陽同鄉多，被迎至城外「西工」友人家住，余儕隨陳君至高平南街農工銀行晤方公，陳述離陝情形，方公致慰勞後，即欲余儕同寓農工銀行，余個人本宜隨方公進止，但同人均以銀行出入不便，力主各覓寓止，余與濟時，惜分，伊生，則至農工銀行附近之豫洛旅館假寓焉。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二，晴。洛陽，即周之洛邑，東漢舊都，自古為著名都會。東枕嵩山，南臨伊洛，西控崤阪，北帶黃河，四塞險固，形勢雄勝、古昔中原有事，咸以此為樞紐，自隴海路橫貫平漢，經此入陝，交通益形便利。抗戰後，開封淪陷，豫省府遷駐於此，遂成為河南省會。余以初次蒞此，晨起，特入市遊覽，街市偪仄，遠不及西安之壯闊，房屋多舊式建築，街道亦分東西南北四大幹綫，東西街路長，南北路短，較大商行，多在城中區，餘均小店，城北荒涼尤甚。交通工具，惟有人力車，汽車則因街狹人衆，行駛極感困難，人民樸素誠實，猶有古燕趙風。女學生咸衣灰布棉軍服，一如西安所見，城中曾遭敵機轟炸，迄今頹垣斷壁，猶多未修復，東華街舊府署，昔頗壯麗，「一二八」滬戰發生時，林主席嘗駐蹕於此，今則全燬於火，略無寸堵，惟門首石獅，尚偃臥於瓦礫中，徒使人興銅駝荊棘之感而已！晚間，方公宴同人於中州飯莊，菜品殊豐美，黃河鯉尤鮮嫩，洛陽菜館，多以飯莊名，[illegible]房屋愈古舊，則菜餚愈馳名，而生涯愈鼎盛，北方風味，大抵如斯。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三，晴。上午羅君覺成來訪，談次，始知其於漢口失陷後，即隨振委會來豫，現方任職於盧氏某機關，伏頗鬱悒。下午，當地主人宴同人於西工，四時與方公同車出西門，街市盡處，為通西工馬路，路旁槐樹成列，惜盡禿矣。半途，經周公廟，內有花園甚廣，花木蔚然，偉俠即假寓於此，其景象較城市幽靜多矣。過此約三里許，入一樹林，地下遍植冬青，間為花圃，某某府在焉。昔吳子玉將軍任巡閱使時，使署即設於是，聲威烜赫，震動寰宇，某年五十壽辰，各省顯要，均來此祝壽，車馬喧闐，旌旗載道，「西工」儼然成中國政治重心，曾幾何時，終成陳迹矣

。惜是時天已暮，未能一一周覽，據聞當日範疇，所存已無幾矣。宴畢，復舉行某種會議，至夜深始散。歸途，撫今懷舊，頗多人世滄桑之感，爰成律句一章云：「紫陌銅駝盡角哀，中原王氣盡成灰，鷹揚虎踞如塵去，（蓋吳子玉五十壽辰康南海贈壽聯有天下鷹揚洛陽虎踞等語）。豕突狼奔動地來，百戰河山爲廢壘，孤城車馬幾雄才，元戎幸有平倭計，風捲殘雲奪險回。」末二句蓋指是時鄭州收復未久也。今日席間得遇冷僑八，汪植如，徐石麟諸友，此皆十七八年皖中舊識，異地相逢，彌覺親切。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晴。上午十時，忽發警報，據聞洛陽無警報已兩閱月矣，今又聞嗚嗚之聲。街上秩序尚佳，余儕均逃入農工銀行防空洞內，此洞雖是土質，但甚深邃，巷狹而曲，頗合防空條件，緊急警報後，僅有敵機一架臨空，在西工飛機場投彈後逸去。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六，晴。洛陽舊友，較西安爲多，故日來宴集無間，盛醴豐饌，環坐滿引，雖在天涯羈旅中，猶有朋簪聚燕之適，其菜味最精美者，應推豫韻飯莊，無從覓購之海味，彼竟有以應客，鯉魚製作，尤所擅長，然其房屋餐廳，乃至杯匕盌盞，無一而非舊式，古色古香，殆非他菜館所能及。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日，晴。凡至洛陽者，必遊龍門，龍門，即伊闕，在洛陽縣南，距城約三十里，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如闕，伊水經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山谷相連，阻阨可恃，漢靈帝置八關都尉，以備黃巾，伊闕其一也。余早餐後，向農工銀行假得汽車，由該行郝君爲嚮導，車出南門，經一長橋，名天津橋，爲隋煬帝所建，宋邵康節先生嘗於橋上聞鵑聲，歎曰：「地氣南來，不出十年，南人必有入相者，從此天下多事矣！」後王安石入相，事乃驗，至今橋頭仍有一亭，蓋洛人追念邵先生而築者。過橋，南行十餘里，至「關林」，即關壯繆公塚，停車往遊，門前古柏參天，氣象蕭森，入門，有殿三楹，第一殿塑關公龍袍像，第二殿塑關公武裝像，俱偉大，第三殿塑三像，中端坐，左觀書，右睡像，莊嚴如生，望之生敬。第三殿後，有塚如丘阜，即關公瘞首處，塚有小石門，上書「鍾靈處」，塚前有石牌坊，橫額書「英雄千古」四字，兩旁鐫聯甚多，惟正中一聯云：「三分疆域此坏土，萬古綱常第一人」。最佳。出關林，行十餘里，見兩山峙立，中如斧劈，伊水貫流其下，河上建長橋，可通車馬，橋東爲香山寺，詩人白香山墓在焉。無寺院，有新式樓房數幢，民國二十五年，蔣委員長五十壽辰，即居此樓祝嘏，橋西即龍門，遙望石洞如蜂窠，北口有石樓臺，臺下爲禹王池，水清而溫，時有泡沫噴出，狀如蝦蟆吐水，故又名曰蝦蟆嘴，循此過數石洞，洞無大小，內外皆刻佛像，有坐有立，全身半身，不一其式，惟佛像頭部，悉被人鑿去，究爲何人所鑿，言人人殊，中國人不善保存古跡，於此可見。石洞最大者，爲賓陽洞，即唐龍門三龕是也。穹窿如覆釜，高皆數丈，方圓如食堂，各就山石鑿成大佛一尊，莊嚴雄偉，四壁鑿無數小佛，排列無一隙地，蓋唐代習俗；凡祈禱獲應者，皆鑿一佛像以致敬，故像下各有姓名，龕頂有碑誌若干，即著名之龍門二十品，惜因拓者太多，已毀漫不見字矣。過賓陽洞，再上，爲奉先寺，即

係稱九間房子者，依山鑿成冂字形，廣闊約三畝，中鑿大盧舍那像，高約十丈，左右鑿四大金剛，亦皆八丈有奇，爲唐代宗大曆十年造，龍門造像，要以此處爲最偉大，因其軀幹過高，面目亦略完整，觀此，可知中國古代藝術之高超矣。歸途口占一絕云：「山如斧劈水雷鳴，千載龍門負盛名，歸恨無邊無量佛，盡無面目任縱橫。」

夜間，偉俠至，聞余有龍門之遊，喜甚，曰：「余昨遊龍門，因有友人余君爲東道主，得盤桓一日，兩岸古跡，已盡窺之矣。歸後，有油詩四首，今以奉君！」余受而讀之，詩云：「伊闕晴光曉望開，白雲隱映石樓臺，莫言盈尺黃河鯉，也自龍門躍浪來。（友人於禹王池畜黃河鯉若干，用以饗客）」「石窟三龕尚可尋，賓陽洞口幻陰晴，出山泉水已多事，獨作輕烟撲客襟。（賓陽洞南有飛泉懸流下注，風落泉鳴撲人襟袂。）」「題璧唐碑字尚猷，莊嚴寶相歷千秋，剎那生滅知何極，石佛而今亦白頭。（各洞佛像類多損身碎首，今人以石灰補塑，故佛多白頭）」「千秋元白並聲名，一例彭殤痛死生，稱憐香山九老會，墓門低首不勝情。（白香山墓。）」

余讀竟曰：「君有東道主，所得自較余多，若余則飽腹而去，枵腹而歸矣！」相與一笑。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二，晴。今日三次警報，第一次上午九時，第二次十二時，第三次一時半，每次僅敵機一架，均未投彈，此蓋敵人擾亂人心，殊無意義。下午偕方公往游北邙山，並參觀某局。

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五，雪。昨宵雨後，繼之以雪，今晨推窗外望，則已皚然盈尺，而猶飄飛不已，氣候嚴寒，冷侵骨髮，院中菊花數盆，原已萎謝，經此摧折，益憔悴可憐。乃命茶役燒炭於盆，閉戶取暖。午間，邀同寓唐君惜分，楊君濟時，圍爐轟飲，酒後，身體驟溫，乃至旅館門首眺望，行人殊稀，北方街道，原多灰土，至此則黑泥與白雪，悉隨車輪馬轍而紛飛矣。今日蟄居未出，偃臥而已。

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六，陰。晨起，見雪已止，地上冰凍，天氣陰霾，仍極寒冷。盥洗後，翻閱日歷，忽憶今日爲余生辰，流光如駛，忽忽已屆五十之年，華髮盈頭，牙齒疏落，垂垂老矣。余父母生余兄弟三人，余最少，十六歲，嚴父見背，在極艱苦中求學，民元以後，遂爲東西南北之人。因自幼愛好新聞學，遂擇業爲新聞記者，自民二迄民十，任漢口中西報編輯七年，爲上海世界書局，大東書局編撰小說二年，當時余僅取得著作權，而放棄版權，初不料行銷如此其廣，於是余儕之筆禿，而書賈之囊飽矣。民十一至民十五，乃於漢口自創一揚子通訊社，時漢口通訊社雖多，但均僅供給本市新聞，余則京、津、滬、粵，皆日有專電，以是大爲輿論界所重視，余因對新聞事業，始終感覺興奮，故殫精竭慮，力求發展，且時方盛年，意氣不可一世，不懾於權威，不誘於勢利，凡所立言，一以覺悟迷蒙，針砭沉痼爲主，豈知繩墨不便於曲木，明鏡見憎於醜婦，因是大招鄂軍政當局之嫉忌，會民十四，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六十一」漢口英租界，亦發生同樣血案，於是鄂省蕭耀南，謂此事爲余所指使，竟以「就地正法」密令，令漢口警廳捕余，幸余臨時得設法逃免，而同時捕獲諸人，則皆死難焉。民十六

以後，乃放棄新聞事業，從事政治生涯，在軍委會總政治訓練處秘書室可一年，參與皖省府民廳幕府約二年，出宰湖北應山一次，民十九復主辦湖北中山日報，逾年，因漢口大水辭歸，廿五年入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總事務所，主持編纂事宜，直至首都淪陷，隨會入川，迄今猶未能脫此雞肋生活，此次出遊，特客串而已。今老矣！百事無成，際此風雪滿天，猶復羈遲異地，中原未復，有家難歸，緬念及此，不覺百感交集，因往照相館攝一影，約補天，惜分，濟時並折柬招偉俠，同至洛陽飯店聚餐。偉俠知今日為余生辰，酒興益豪，相與痛飲，直至垂暮，始踉蹌而歸。歸後，感慨未已，乃命茶役熾炭，就燈前成五十漫述六章云：

「彈指光陰五十年，鏡中華髮已盈顛，英雄遲暮狂猶昔，肝膽銷磨老更堅；儘有河山供嘯傲，會逢海國盡烽烟，一生牢落誰知己？留滯天涯萬感牽。

當年意氣太縱橫，馳騁文壇愧有聲，愛寫纏綿成稗史，慣耽豪放傲公卿，丰神漫比安仁美，才調曾邀孝穆名，自笑聰明多誤用，蘭閨賺得淚盈盈。

勞人草草不勝情，世事榮枯轉眼更，曾佐封疆參幕府，也從眉鼻檄雄兵；宰官偶現衙花縣，權使歸來倚筆耕，無計消愁惟縱酒，酣酣常覺一身輕。

不堪舊事憶京塵，十里秦淮點綴新，選士亦曾趨吏部，慰情還幸伴佳人；羽書驀地傳關塞，畫角喧天動海濱，今日王侯誰宅第？降旛容自退濟晨。

奉檄倉皇忽入川，巴山來去北泉邊，雲橫鐵島星辰動，月照廛沙骨血鮮；離亂早乖黃鵠志，憂傷賴有細君憐，荒村一住經三載，回首家園意惘然。

撲面寒風凜冽天，雪花飛舞馬蹄前，纔從棧道穿秦嶺，又逐征車到洛川；半世浪遊真厭倦，滿腔心願化雲烟，黃巾掃蕩知何日？得賦歸歟樂似仙。」

按余歸渝後，曾得大兄迪絃由湘寄來題余五十初度攝影五古一篇，今一併附錄於此。詩云：

予季五十歲，我乃五十四，蕭疏兩鬢華，忽忽老將至，憶昔弱冠時，卓犖懷壯志，蹤跡未天涯，先鞭着輕騎，文章驚四座，異軍張一幟，交遊天下士，慷慨薄名利，翩翩競豪華，斗酒飲不醉，仰天呼嗚嗚，意氣何橫肆，豈期入中年，奔馳無所遂，四顧感蒼茫，聊斷一枝春，入幕稱上賓，參戎陪末議，偶現宰官身，曾為文法吏，乃與世枘鑿，鬱鬱不得意，浩然歸故鄉，淡泊無求技，豈期寇兵來，田園苦烽燧，倉皇溯漢江，遠適避秦地，勝此憂患身，重為衣食累，蹩躠歸四方，悲鳴如老驥，夜雨話巴山，巴山滿秋思，新風侵白髮，白髮紛泣淚！遲暮感人生，蒼黃傷世事，予季且殘頹，嗟我更顯顇，歲月付蹉跎，甯復開情致，珍重且相期，怡怡擁歸轡。

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日，陰。侵晨，偉俠欣然至，曰：「君大衍之慶，既已叨盛饌，豈能無詩以賀！」言次，出一錦箋，則為七言俳律一篇，余亟取讀之：

「斯文骨肉老逾親，海內論交得幾人？無藥可醫惟傲岸，傾觴輒醉見天真。波闊不讓陳惠闊，藜藿能甘原憲貧。偶託稗抄稱纖籍，閒耽綺事亦通神。騷經早自宣尼絕，龍性寧因太守馴！降格待編游俠傳，隱形誤現宰官身。安仁去後花仍落，江總歸來鬢已新。廊廟雄才矜至計，金陵王氣歇香塵。半生奔走名場倦，十載飄零客地頻。臣朔餓鄉激共賞，君平卜肆遠為鄰。巴山夜雨還辭楚，劍閣秋風步入秦，形勝崎

兩猶壯險，流離士庶雜酸辛。黃梅松菊荒三徑，赤壁烽烟阻片鱗，搖落寄情憐宋玉，芳馨誰采慰靈均。星輝南極兵當洗，曲奏西門意暫申，萬六大椿纔始茁，百年中壽數初勻，奇哀莫漫嗟今世，斗酒應須慰此辰。一語與君期互勉，心田常養四時春。」

余讀畢曰：「典麗堂皇，洵稱佳構！不獨可誌此行泥爪，且多結一段文字因緣矣。」偉俠曰：「凡余所書，不虛不誤，蓋紀實也。」時雖天陰，途中泥水已乾，因與偉俠出東關，往遊孔子入周問禮處，東關外街市極蕭條，惟小食店特多，蓋鄉人入城返家，恆就此處小飲。街盡處，孔廟旁，有巨碑刻「孔子問禮處」，但亦僅此一碑而已，並無其他遺跡，徘徊之間，不覺索然，聞銅駝巷有老子故宅，相傳爲孔老二氏相晤處，亦因無遺址可尋，未往觀。返城後，往夾馬營訪宋太祖誕生處，但見一片操場，雜茅屋無數，何處爲趙匡誕生地，殊無人能指證，即覓一趙姓人亦不可得矣。夾馬營附近，有迎恩寺，亦頹敗，明末闖賊陷洛陽時，福王避難寺中，爲賊所獲，罵其身爲親王，富甲天下，當此遍地飢荒，熟視無睹，先命鞭死，後復梟首，厥狀至慘。余與偉俠語及此事時，偉俠口占一詩云：「完卵何堪燕幕翻，無皮那復有毛存，毀家紓難因須早，且向前車鑒福藩。」

北泉雜詠

吳岳

其一　登飛來閣俯瞰公園

曉上緝雲山，公園一掌中，
豪吟天地小，逸興古今雄，
襟抱思長翼，山河歌大風。

其二　私立北泉圖書館

暫作青山友，渾忘書裏行，
溫泉數十曲，啼鳥兩三聲。
磁蝶花接客，藏書寺爲城，
下帷足枕饋，此中勤題名。

其三　北泉之春

雨洗春光出，枝頭紅正盈，
凍蜂驚夢重，絲柳串珠輕。
雲懶山留伴，泉忙樹有聲，
靜中多妙趣，山水有詩篇。

其四　露天游泳池

朝陽揉碎織金雲，腐雪濺波洗鬢春，
遊客竊牆伸鷺頸，憐他化鹿古王孫。

其五　數帆樓

樓閣玲瓏起水邊，眠烟臥嶺數歸船，
嘉陵不比贛江好，兩岸田園綠到天。

其六　溫塘峽外

估客歸帆倦水程，槳聲人語不分明，
溫塘峽外船夫曲，併入怒濤作浪聲。

其七　乳花洞

祕窟藏昏曉，撲衣蝙蝠迎，
境從今日探，洞是何年成。
石乳借花韻，山泉送雨聲，
平生有硬骨，到此腰如磬。

其八　磐室夜宿

鐵馬金戈漫費猜，山風吹枕到樓台，
江聲更比泉聲鬧，一併爭鳴入夢來。

其九　嘉陵之春

一帶春江釀酒濃，山桃笑靨醉東風，
分明半幅輞川畫，我欲畫中放短篷。

嘉陵江上的航程

馬忠

一　新興的廣元

過了朝天驛，前去廣元還有五十里。

沿着嘉陵江的一個支流前進的公路，比較說來，算是坦途；不上山，更不需下山，稍有點高低起伏，在這些久經跋涉的人們看來，簡直就等於康莊大道。具有熟練技術的汽車司機，更不把牠放在眼裏；開足了馬力，風馳電掣般的向前奔駛，使那些烏龜般的木炭汽車，儘管用盡了力量喘着粗氣，也只有望塵莫及。

公路旁邊漸漸地可以看到新式的建築，知道離廣元已經不很遠了。大約在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太陽已經收斂了他的炎威，不再使人感到窒息的壓迫了。汽車停在山坡下的廟宇旁邊，汽車司機拿了一捲文件之類的東西走進廟去。廟門上掛着的木牌上寫着「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的字樣。檢查人員兩隻脚蹬着汽車輪，露着半截身子。乘客們都拿出足以證明身份的文件來交給他們看。輪到我時，他看見我，一個學生模樣的人，從西北走向西南，走遍整個的後方，不免驚疑起來。詳詳細細地問我的來歷，又教我把行李打開，檢查了個天翻地覆；結果，向我道了一聲：「對不起！」他就下去了。

車駛進了廣元城，馬路上的煤渣飛揚起撲面的灰塵。龐大的工廠式的建築排列在路旁，充分表現出工業城市的意味。這個小小的縣城，在戰前，牠的名字就很少有走進人們耳朵的福氣；現在竟大大的不同了，在後方的交通上，在工業上，竟成了非常重要的地點了。

下了汽車，僱了一輛小車推着行李去尋找旅館。當我叫車夫領我到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去的時候，車夫却打着河南土腔回絕了我：「啥？別想了，早住滿了！」沒辦法，只好找了一個小旅館暫時棲身。（編者按，本社各地招待所每日客滿，確是一個普遍現象，但是旅客能夠預定，自應就可能範圍內代為保留。或者旅客能夠至招待所一行，亦當竭力代為設法。）

二　新的行程

到廣元後，我的旅程又要開始一個新的段落。這個新的段落，目的地是重慶。要到達這個目的地、却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旱路，另一條是水路。旱路坐汽車，三天可以到達；水路由嘉陵江搭船，大約十天可以到達。有兩個原因使我選擇了第二條路：第一是我生來就沒有坐汽車的福氣，怕聞汽油的味道，怕顛簸得暈車；第二是嘉陵江上的風景是我所久已嚮往的，這一次也是個領略的好機會。

路線決定後，我就開始準備起程的手續。從廣元到重慶是有木炭汽船的，但開行的日期不定，我又是個急不及待的旅客，只好去找木船。江邊上船很多，使我簡直無法着手去

尋找，一個四川人毛遂自薦地願意替我效勞，不過在事成之後，要我請他吃客。當天的晚上，船就找妥了。他帶着我到江邊上去看那隻船。他告訴我說：那是一條大船，裝了一點棉花，想再帶十幾位客人，明天一早就開船。可是實際上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船，船艙裏放着十幾包棉花，棉花包上亂七八糟地放着些行李箱子。船上的人來招呼我，聽口音是四川人，一件褪了色的藍布大掛罩着兩隻赤裸裸的腿和脚，這是四川鄉下人的習慣。我交了一點錢給他，答應他明天一早搬行李到船上來。船找妥了，那個四川人就毫不客氣地要我請客，我覺得他替我找到了船，並且明天就可起身，也非常滿意，馬上拿出兩張五十元的法幣給他，他非常滿意地告辭去了。臨別時，還囑咐了我一句話，「如果有什麼問題，到鹽務局去找張隊長。」我到此時才明白，原來他是一個這樣的人物。

三　水上生活

第二天的早晨，我起來得特別早。找了一輛小車推着行李到船上去，船上的水手很殷勤地替我搬行李。他們的臉和腿都呈現出黑紫色，肌肉一塊塊地突出着，健康是無問題的。都是一口四川土話，當講得太快時，簡直使我有一半聽不懂。

不大的一隻船，分做五個艙，每個艙裏放着三個牛腰粗細的棉花包。後面兩個稱爲「官艙」的地方，已經有五六個人在那兒擺好行李，我只好把行李放在前面的一個艙裏。斜依着船舷，坐在棉花包上，無聊地看着水手們在那兒打牌。鄰艙又來了幾個客人，一個是年老的軍人，眼睛和嘴角時常顫動着，說話時尤其厲害。一個是胖胖的，但並不闊綽的商人。另外有兩個學生模樣的和一對夫婦。他們都不得不擁擠在這前面的一個艙裏。

時間已是八點多了，船還沒有開行的模樣。火傘一般的太陽漸漸地高起來，鴿籠似的船艙裏，悶熱得使人窒息。燒飯的時候，鍋灶裏冒出濃黑的烟。那個軍人首先忍受不住了，打着天津土腔提出抗議：「這怎麼行？坐船活受罪！」抗議雖提出，却沒有反響。飯燒好後，火夫讓我吃飯。「開鍋蓋，熱氣騰騰的；盛在盌裏，原來是不稠不稀的包穀麵糊，菜是辣椒炒茄子一大盤。我是預先講定了包伙食的，就和船夫們蹲在艙裏，吃了兩盌，這是早飯。

飯後，呆坐在船艙裏，頗覺無聊。聽船夫說，今天能否開船，尚不可知，因爲棉花商人還沒有辦好納稅的手續。我就跟學生模樣的那個青年借了一本旅行雜誌來看着遣悶，於是就和他攀談起來。他姓陳，是安徽人，新近從原籍出來，到四川去進國立中學的。一個頗爲天眞的青年，我就叫他「小陳」。

午飯仍是在船上吃的，又是不稀不稠的包穀麵糊。

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船主匆匆忙忙的跑上船來，在一聲「開船」的命令之下，船夫們一齊動手，船就慢慢地移動了。丈多長的槳，水手們用力地搖着，雖然是下水，船仍是慢慢地移動，人力眞是太有限了。走了不到半里地，船又倒回頭來，攏了岸。今天不走了，明天一早開船。又沒有走的希望了。我就和小陳一齊上岸到城裏吃晚飯去，一連吃了兩餐包穀麵糊，眞覺得有點受不了。

晚上八點鐘後，才回到船上去。天氣過分地熱，雖然是在水上，仍然絲毫沒有涼爽的感覺。在城裏時，已經喝了很多的茶，可是這時口裏又渴起來了。請伙夫煮開水，伙夫就把缸裏的黃水添到鍋裏去煮。水煮開了，可是一看那種渾濁的黃顏色，又喝不下去了。喉嚨裏乾得要冒出火來，也只好忍着。

在這樣的船上睡覺，平生還是第一次。我和小陳睡在一個棉花包上。棉花包是圓的，當中高，兩邊低，一夜不知翻了多少觔斗，再加上蚊蟲的侵擾，一夜簡直等於沒有睡。早晨起來後，身上的骨節都是酸軟的，衣服也像在水裏洗過一樣的潮濕。我初次領略到水上生活的滋味。

四　江上的詩意

八月十二日的早晨，天空剛發亮，稀疏的星光還在一層薄霧後閃閃的跳躍着。江上也有一層淡淡的水氣，從水氣中，可以隱約地看到江流的波紋。船夫們起來了，一陣忙亂。六條丈來長的槳擺在船頭的兩旁，一個船夫提着了一條，用一致的動作，槳打破了江水的平靜，船慢慢地，穿過了輕紗似的薄霧，前進了。水流衝激在船舟上，發出細碎的聲音，聽來好像低微的哭訴。

曲折的江流，在萬山叢中盤旋着。向前看去，水流到山下時，好像沒有去路了；可是走到山下時，前面仍是一段滾滾的黃流向下奔馳。兩岸有時是峭壁，有時是沙灘，有時是舖着亂石。山上長滿了松樹和雜草，山色是碧綠的，鑲在蔚藍的天空下，像參差不齊的花邊。樵夫的傴僂的背上放着一捆柴，蹣跚地從樹叢中走下山來。把柴捆放在江邊，又走進樹叢中去。牧童趕着老水牛走到江邊，不等驅策，老水牛就一個個撲哆撲哆地臥倒在水裏，僅僅露出一個灰色的牛頭，像一隻鴨子浮在水面上。農夫和村女踟躕在山邊的小徑上，背着一個龐大的竹筐。他們沒有船走得快，漸漸地落在後邊了。半山的樹叢中，隱約的有幾間茅屋，一縷炊烟冒出來。炊煙被微風吹着，在天空中畫出一個弧形的影子，再變成許多的波紋，然後漸漸地散開，又漸漸地輕淡了。

船在江上漂流着，並不感覺到藐小，也沒有危險的恐懼。下水船是不大費力的，船夫們悠然地搖着槳，口裏喊着簡單的呼號。在用了一陣力量之後，就一齊停下來休息。撩起大褂的前襟擦去臉上的汗水，從耳朵上拿出半截烟蒂頭，送到口邊，慢慢地吸着。有時說句笑話來解除單調的寂寞，有時遇着從下水上來的船，就親熱地打個招呼，順便探聽下面的情形。如果岸上有年青的婦女走過來，船夫們就用一種輕薄的口吻調笑着，希望換來幾句開心的俏罵。好像在這船上的單調的生活與狹隘的地盤裏，使他們的情緒沒有用武之地，不得不向岸上去尋找機會。如果岸上的對象以不抵抗的態度來對付，則他們也就自己搭訕着說幾句話來結束這場笑謔劇。

上水船上拉船的人們，把幾十丈長的竹索背在肩上，俯下身子，頭低到和脚在一條水平線上，在江邊蹣跚着。口裏喊着簡單的有韻律的呼號，像一件重負壓在身上，力不勝任的悲鳴。越過一個水流湍激的灘，就等於攻破一個險要的據點，應該有一個休息的時間，他們聽到船上鼕鼕的鼓聲之後

，就收起竹索，回到船上去進他們的飽餐。

天晚了，船停在江邊。走上岸去，到碼頭上，找個館子吃兩杯燒酒，帶着微微的醉意走回船上來。坐在船頭上，看着天邊的明月把影子投到水裏。鄰船上晚炊的火光也在水中跳躍着。瑣碎的細語從水面上傳來。這時簡直忘記了自己是置身於何處了。

五　江城風味

早晨從廣元開船，上午十點鐘的時候，船夫們又放下了丈來長的槳，用一條竹索把船繫在江邊的石頭上。「到昭化了，上坡去！」船上又是一陣忙亂。上岸去的人們，把褲管捲到大腿的上邊，撲咚一聲跳到水裏，又從水裏走上岸去。

昭化，一個小小的山城，窄狹的街道上鋪滿了光滑的石塊。小茶舖和小雜貨店排列在兩旁，赤着腳的男人和女人背着米和木柴歇在店舖的門前。

我和小陳走到一家小飯館裏，每人吃了三個包子一盌麵，然後又走到隔壁的小茶館裏坐下，一塊錢一盌的清茶，慢慢地吃着，用眼睛數着街心來往的行人。船夫們買了米和柴，送到船上去。我忽然想起，何不請船夫吃一頓肉，豬肉十六元一斤，兩斤豬肉就是豐富的一餐。我買了兩斤託他們帶上船去。

山城裏，聞不到一點都市中的豪奢的氣息，也沒有都市中到處散漫着的煤煙氣味；所看到的是質樸和誠懇的臉孔，古老陰沈的建築。走進這兒，簡直像在時間上已倒退了一百年。

八月十五日的下午，經過了一個險灘。灘是在江的轉彎處，水流湍激，發出澎湃的吼聲，老遠的地方都可以聽得見。洶湧的江流，在轉彎處，向着右邊的石崖撞擊着。舵手聚精會神地把着舵，搖船的船夫也用盡力氣打着槳，使船向着左邊的緩流中駛行。這時船的速度比平時大約要快一倍，澎湃的吼聲使人感到恐怖，疾風迎面吹來，身上立即有一種冷森森的感覺。如果稍一不慎，船撞到石崖上去，葬身魚腹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是短短的幾丈長的路程，全船的生死存亡，就在這一霎那決定了。事後方才知道這個灘叫做「閻王灘」。

我們越過了這個險灘，船夫們放下槳，噓出一口氣，微笑地露出慶幸的神氣。船主人也堅決的說：「今天晚上一定送你們到保寧府！」

現在叫做閬中縣的保寧府，在歷史上是相當有名的。凡是讀過三國演義的人們，沒有不知道那粗中有細的張飛，曾經在這兒立過一番功績的。城不很大，但也並不很小，緊坐在江邊上，形勢倒沒有什麼險要。城裏的街道並不寬大，但很平坦也很乾淨。船上有幾個客人要在這兒下船，小陳的目的地也是這兒，我就送他到城裏去。他的哥哥是在這兒讀書的，弟兄們久別之後的重逢，親密的情感是難以形容的。一同走進一家飯館，吃了許多酒，吃了許多菜和飯，算帳時，共計不過法幣一百二十元。生活程度這樣便宜，使我很驚奇，也很羨慕。東門外的一條街上，兩邊排滿了高大樓房的茶飯館，已經是晚上十點鐘了，人們仍然來來往往的擁擠着，頗為熱鬧。一個鄉村的縣城居然這樣，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

。保寧府的饅頭，保寧府的醋，都是特產。凡是往來嘉陵江上的人們沒有不聞名的。饅頭是和上白糖蒸的，白而且甜，這還不算，據說可以在大熱天裏保存七天而不致腐壞。保寧府的醋是有名的撲鼻香。船客們差不多每人都買了一籠饅頭幾瓶醋。那個年青的船夫也買了兩瓶醋帶上船來，說是「回家送朋友」！我沒有買醋，却買了一些饅頭，吃起來，味道的確不錯。

吃了一些酒，神經有點興奮；睡在露天下，月光照耀着，我更睡不着了。夜半以後，從城裏送來叮叮噹噹的鼓打銅器的聲音。其初我還是莫名其妙，以為此地人有什末特異的風俗，後來才知道是搭救月蝕。這時，一輪圓圓的滿月，已經蝕得只剩得指頭那末一條了，看來頗有全蝕的形勢。我因為很想睡覺，而被他們鬧醒了，心裏有點惱恨，蒙着頭又睡去了。

天氣老是晴着。太陽升到東方天空的時候，熱氣就充滿了江面，簡直使人有窒息的可能。有時天空中飛來一片黑雲，下一陣暴雨。雨過後，太陽馬上又張開了火傘，照樣的悶熱。我以為四川是天府之國，什末都好；只有這酷熱的天氣實在使人不敢領教。

八月十九日的上午，就在這火傘下面的熱空氣裏，船靠攏在南充縣城外的江面上。走到此處，行程又是一個段落，因此要停留一個短短的時間。同行的人們有的嫌木船太慢，想換乘小汽船。這個意見，我當然同意。可是，打聽的結果，南充開重慶的汽船後天才有。在南充還有一天半的時間，儘夠玩的了。

南充城很大，商業也很繁盛，的確是嘉陵江沿途數一數二的城市。街道很廣也很乾淨，有新式的商店和新式的旅館。下午，街上人們鬧嚷嚷的，完全是大都市的風味。這兒是產絲和製革的地方，絲織品充滿在街市上，價錢比從上海濱口運來的布還便宜的多。兩百五十塊錢就可以買一雙很不壞的皮鞋。吃和住也都很便宜。生活在這兒，可以省掉許多為衣食而打算盤的煩惱，不能不說是一種幸福。

傍晚的時候，和同船的一個朋友到城中心的果山公園去吃茶。揀了一個客人稀疏的地方坐下，茶房送來兩盌攙着菊花的紅茶，我們慢慢地吃着。後面是一株龐大的黃桷樹，龐大的樹頭，濃厚的枝葉，遮蔽了半個天。一個十六七歲的女郎，瘦削的臉龐，頭上戴着一個大草帽，帽緣向上捲着，穿在身上的是一件不長不短半新不舊的藍布衣服。她挨次地走到茶客的面前，用流利清脆的四川話訴說她的飄零孤苦的身世。有些茶客就不耐煩地抬頭看她一眼，然後拿一張紙幣給她。我猛然地想起她就是晚飯時坐在我的右邊桌子上的三個人之一。那時我向飯館茶房要匙子，茶房聽不懂我的話，她們就笑起來了。原來這就是她的生活技術！

六　文化區

雖然是木炭汽船，也比木船快得多。二十一日自南充啓行，第二天的傍晚，船就靠在北碚的岸邊了。

北碚是重慶的風景區，更是文化區。自六朝以來就有名的北溫泉，就在北碚的下邊兩三里的地方。坐落是在半山上，在船上也可以看得見。溫泉的附近有許多的古蹟，加上蒼

翠的林木，潺潺的流水，風景的美是不必我替牠誇張的。可惜我沒有時間去瞻仰這個名勝。現在回想起來，的確覺得是個遺憾。

說北碚是個文化區，也是真正的名符其實。復旦大學就在北碚的江的對面，中央研究院和國立的戲劇專科學校就在北碚市裏面。另外還有師範學校，幾個公立和私立的中等學校。小小的北碚市上，每到傍晚，只看見學生在馬路上來來往往的散步。不用說，這兒是學生的世界了。然而也不盡然，因爲地方僻靜，風景秀麗，就有些人們很願意在這兒住。這一些消費的人們所消耗的物品也需要人供給，於是不大不小的商店茶館和飯館就在江邊聚成了兩條大街。無孔不入的銀行也在這兒設了分號。學校、商店、住戶和銀行就造成了這個小小的；然而頗具規模的北碚市。

七　重慶的附近

爲長江和嘉陵江所夾成的大重慶市，到了北碚，就算走進了市區的範圍了。從北碚到重慶約有四十公里，除了火車，各種交通工具是應有盡有。往來是毫無困難的。

我們的小汽船；很早就開了船，準備在十點鐘以前到達重慶。早晨在江面上吹來涼爽的微風，使人忘記了兩天來的暑威。迎面駛來一隻較大的汽船，在江面上盪起高低不平的波浪，使我們的小汽船也顛簸起來。離開北碚不很遠，就走進了一段窄狹的江面。兩岸是數十丈高的峭壁，江流也增加了速度。我想像着，長江三峽也許就是這個形勢罷。一步一步地走近了重慶，江面上的船隻漸漸多起來，江兩邊的房屋和工廠式的建築也漸漸多起來。有些地方正用人力開闢着山崖，在山崖中建築起生產的結構。人們是具有偉大的力量的，這一點我們不能不相信。

我們預計着上午十點鐘可以到達重慶的。好像上帝故意和我們爲難，船剛過了沙坪壩，山頂上，就掛出紅球了。警報解除時，已經是十二點了。因爲躭擱了時間，下午兩點時才到達重慶。

在忙亂中，在炎熱的空氣中，我結束了我的旅途的這一個段落。

永利銀行

總管理處
業務部
信託部

重慶陝西路二〇五號　電話　一二九　四一一八〇三號
一七九　四一一四九四號

營業範圍
以社會游資　調劑社會
以工商餘資　扶助工商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分支行處　成都　寶雞　西安　平涼　蘭州　達縣　廣元　南岸　合川　竅角沱　南充

五一—三八八

渝州小志

藍士琳

士琳以三十一年四月十八日抵渝，迄今已二十餘月矣。按渝爲州名，始置於隋，尋廢，唐復置。宋改恭州，後升爲重慶府，明清仍之。民國亦稱巴縣，今劃其一部份設重慶市，直隸行政院。今人稱重慶爲渝者，乃沿隋唐之舊耳。州之山水，清秀可愛，古蹟亦不少。茲撰筆記二十則，名曰渝州小志。其餘請俟諸異日。

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

巴山

環渝皆山也。相傳孽龍移山過渝，時在深夜，人無知者。惟李冰子二郎覺其異，急作鷄鳴聲，天遂破曉；龍駭而遁，山乃留焉。愚民信以爲眞，謂當日若非二郎，則川東盡成澤國矣。按李冰於秦時爲吏，修都江堰（在今灌縣），其子繼之，水利以興，民不能忘，故遇事輒傅會之以爲神話，此其一也。渝市之山，皆屬巴嶺山脈。繁盛區內亦多山，嘉陵揚子兩江夾之，形成半島。其匯合處在朝天門外，南岸則塗山也。

巴將墓

報載渝市發現巴蔓子墓，眞否未可知也。按重慶古屬巴國，亦稱巴子國。華陽國志載：武王克殷，封宗姬於巴。秦滅之，置巴郡，今四川舊保寧，順慶，夔州，重慶四府及瀘州之地皆屬之。郡治設於巴，即今市區也。四川總志載，巴子國有勇將，名曰巴蔓子。國王以亂事乞師於楚，許以三城爲酬。事平，楚使來索城，巴蔓子原未贊同，乃謂楚使曰：「可持吾頭歸，城不可得也，」遂自刎。楚使以其頭歸，楚王憫其忠，葬以上卿禮，卒不索城。巴子國王聞之，亦以上卿禮葬其尸。墓在市區，殆無可疑。惟代遠年湮，陵谷變遷，其存否殊不易考耳。

懷清臺

巴有寡婦清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秦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見史記）。臺在今長壽縣，離市頗遠；或言其市內者非。惟渝市兩浮支路近遺愛祠街處，有石牌坊，大書曰渝山懷清；下刻巴氏子孫，不論男女，處士，儒生，皆冠以巴縣節婦字樣。其下一部份已爲土所掩矣。

塗山

重慶塗山，在長江南岸，俗稱南山。高七里，周圍二十里，勢頗雄壯。臨江處有摩崖塗山二大字，傳即夏禹娶塗山氏之處也。江濱有地名烏龜石者，今改稱五柱石，或謂保盛

夫石之訛，乃塗山氏望夫歸之處，殆係附會。大江東岸有地名虎乳溪，傳禹生啓，虎乳之，故名。石壁上有明人所鐫「虎乳泉」三字。先烈鄒容，川人也，在獄中，偶憶此山，試賦七絕云：「蒼崖墜石連雲走，藥叉帶荔修羅吼；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東門牽黃狗」。何殊不可解，而章太炎喜之，爲賦詩云：「天爲老夫留後勁，吾家小弟始能詩」。

老君洞

老君洞在塗山之陰，懸崖有「塗山古洞」四字。前門署曰太極宮，兩廡塑函谷青牛，雲中白鶴像，均有道者騎其上，望之儼然。前樓祀張亞子關雲長，即俗稱文武二帝者也。正殿祀老子，左爲孔子，右爲釋伽牟尼，而奉祀者爲道士。六十一代張天師題匾曰三一統宗，殊可哂。光緒七年權巴縣事資州直隸州知州高培穀題聯曰：「江上有奇峯，看仙洞猶存，我來訪道君遺跡；蜀中留勝境，問塗山不遠，誰去覓啓母眞源？」啓母謂塗山氏也。曾國藩部將川人鮑超，目不識丁，亦有一聯，銜名爲：「欽命浙江爵督軍門」，即提督也。由宮後登山，崖上刻佛像頗多，亦有其他廟宇。最高者爲凌霄寶殿，祀玉皇大帝。殿後有清同治間碑記謂明季田舍翁陳某，嘗見三老者出遊，尾之，至一洞，三老人坐而奕棋，傍晚始散。陳登山時，蠶始三眠，比返則秋蠶多來矣。歸述其異，遐邇以爲神。清乾隆間，有道士至此經營房舍，香火日盛云云。其說殊不足信。山間松杉參天，芭蕉綠竹，點綴成趣。晨日登臨，極佳。

眞武山

塗山峯巒起伏，老君洞之東有一峯，俗稱眞武山。其巔有廟，祀眞武。按眞武爲北方之神，即北方七宿之名，亦即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也。原稱玄武，祥符間以避聖祖諱，改爲眞武。塑像跣其足，下有一龜一蛇，俗稱龜蛇二將。殿前有摹刻岣嶁碑，以明人楊愼之說爲註釋。左爲護國禪院，現爲江蘇復興中學校舍。男女生三百餘，讀書聲與寺僧唪經聲，偶相唱和，殊覺滑稽。廟門北向渝市，外有三碑，皆清光緒間官吏禁掘煤炭，以保風水者。一署「欽加鹽運使銜，賞戴花翎，署理重慶府正堂，加五級，記錄十次」；一爲兩官會銜，其一曰「欽加三品銜，特授四川重慶府正堂，隨帶加七級，軍功加一級，記錄五次」；一曰「欽加同知銜，陞用同知直隸州，奏署重慶府巴縣候補廳正堂，加五級，記錄十次，記大功十二次」。錄之以供研究清代官制者之參考。按花翎爲冠飾，猶古之珥貂也。清初出於酬庸曠典，六品以上戴孔雀花翎，六品以下戴鶡羽花翊，最上者爲雙眼花翎。後定報捐之例，皆得援例捐納，不復重視矣。東行數十武，道旁有石碑，題曰禹娶塗山呱呱泣處。

汪山

汪山在海廣支路旁，距海棠溪約十里，離黃葛埡約四里，汽車可直達。抗戰前爲荒山，陪都成立，川人汪某以廉價購而經營之，故名。道旁喬木成蔭，流水潺湲，境極清幽。右面山巔，有高樓，黃瓦朱門，形似學宮者，川軍人王氏之別墅也。其對面山巒羅列，新式房舍頗多。山均築堤，瀦水爲池。樹木茂盛，花草爭榮。夏日，顯宦來此避暑者頗不少

。冬間，梅花盛開時，遊人亦夥。山之東爲黃山，爲主席官邸。

清水溪

清水溪爲一小鎮，距汪山甚邇。有居士林，乃新式建築。市街小而纖。菜館可飲酒，一如江北城，均爲渝市府禁令所不及。沿溪下行，可達玄壇廟及龍門浩，渡長江即爲繁盛市區矣。溪水流兩山間，兩岸別墅頗多，均近年建築者。

南溫泉

南溫泉，亦稱南泉，以其在長江南岸，而別於北碚之北泉也。距海棠溪約十七公里，汽車可直達。如至堤坎，改乘小舟而往，風景尤佳。其流即花灘溪也，最深處逾十尺，民十四以後始疏濬者。泉在鎮內公園中，其大浴池爲一般學校之游泳池。水溫於北泉，惟其源小而不易更換，故常混濁，遠不如北泉之澄清可愛也。公共浴室，分男子與家庭兩種，均售票。各室均狹小，池亦僅容一人浴。水之來去，均用活塞，尚清潔。設備爲北泉所不及。林子超主席有專用浴室在其旁。

虎嘯口

虎嘯口在南泉之東，兩山高峙，清流激湍，響如虎嘯，故名。其瀑布爲南泉附近之最大者。景林橋跨其上，乃近年所建，爲林子超主席留紀念者也。溪左山間，有林主席私邸，萬綠叢中，小樓一角，清靜無比。後倚建文峯，古稱建禹山。嘗有文[illegible]皇殿，傳明初建文帝，以燕王（明成祖）之變，化裝行腳僧，間關入蜀，曾卓錫於此。抗戰前，以其匿匪而拆毀之，遺址尚存，林主席在日，常微服往來山間；偶向居民借鋤除草，貌極謙恭，附近人民迄今猶樂道之。

仙女洞

仙女洞距南泉約半里，深逾十丈，高寬約四五丈，有龕祀佛。旁一小洞，有仙女石身。兩洞均有石鐘乳，備極瑰異。中央政治學校設高級班於此，不禁遊覽。門前爲危崖，洞中陰壑伏流，至此奔瀉而下，名曰天外飛泉。雨後水漲，儼如大瀑布，浪花飛濺，洵壯觀也。左側有詩碑亭，劉王向氏絕命詩十章，並有文記其事。

小溫泉

小溫泉在堤坎與南泉之間。泉在中央政治學校內，水與南泉同。附近花灘溪上，摩崖曰王向氏殉節處，乃清道光間一女子，夫死投此自盡，以明其志者也，時年僅二十有五耳。其墓在對岸，地名雅灣。墓側有洞，深二里許，縱橫各二三丈，底極平滑，上垂石鐘乳幾滿。俗謂其經三重天門，名曰三天門洞。又有潮音洞，亦甚幽邃，而曲折爲各洞所不及。旁有穴，天光射入，若燃燭然。洞有流泉，與溪聲相應和，故名。

復興關

復興關原名浮圖關，三十年二月改稱。中央訓練團房舍

數十，散布山坡，員生千餘，朝夕受訓。改名之意，以此。市內兩路口，有公路經此關至新橋及九龍坡，前段名曰兩浮支路。路沿山而築，至遺愛祠街旁，始得坦途。關踞最高峯，北瞰嘉陵江，南瞰揚子江，乃重慶半島最狹處。古來兵家爭重慶者，陸路莫不以此關之得失，決其勝負。關如城垣，蜿蜒曲折，勢極雄壯。現以駐兵，禁止遊覽。關之後門，通新市場，商店數十間，殊簡陋。

禮園

復興關之東有禮園，原名宜園，乃富商李某所有，俗因稱李園。林木扶疏，花草向榮。夏間風來，涼爽如秋；中秋賞月尤妙。惟一部份已殘破，池沼亦污濁矣。後半近為巨官賃居，不可入。其鄰有先烈墓地，葬辛亥光復時殉國者數人。前門通遺愛祠街，捷克等使館在其旁。

華巖寺

華巖寺在渝市之西南，由兩路口經復興關至七牌坊，改沿至新橋公路，抵石橋舖，共十公里；復尋小道行，約十里即達。沿途岡陵起伏，阡陌縱橫，而林木甚鮮。至此則茂林修竹，房舍櫛比，頓成清涼境界。寺院視杭州之靈隱淨慈尤為廣大。經濟部一部份員司分在寺內辦公；且有眷屬居住，豈亦「色即是空」之謂乎？寺僧多至千餘，而附近居民記名為僧者尤衆。其鄰之行灘山，下有清流，石橋橫其上。春間水漲，瀑布懸空，可數十尺。清季吉林滿人某[illegible]豎碑橋頭，大書曰某某留戀處。沿溪前行，有華巖古剎，後半以岩為穴，甚殘破。岩上刻有龍則靈四字，亦滿人所書。余於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與淳安王聖揚黃陂王承祥兩兄遊之，返至石橋舖，繞道小龍坎而歸，時已萬家燈火矣。

宜微山

宜微山為巴嶺山脈之一峯，離歌樂山約五里。遊者如循永興場，茶店橋，沿溪行，則先至冷水灣。沿途水聲琮琤，林木鬱茂。其孤峯獨聳，清秀挺拔者，乃果老山也。山中多松，小徑如羊腸，而有石級，數計三百六十。山巔有小廟。越果老山，行數里，即達宜微山。山間樹木叢密，野花遍地。遙望衆山起伏，若潮湧然。亦有廟宇，殊狹小。以其距市頗遠，非好遊者，率不之顧。而歌樂山之風景，雖遠不及此，但為達官貴人住宅區，汽車可直達，故其名比宜微山為著，豈山水亦有幸不幸之遇乎？

北溫泉

北溫泉亦稱北泉，在嘉陵江上游，由渝市往：水路通行一百三十餘里，公路八十三公里。其地兩山夾峙、江流浩蕩，風帆沙鳥，景物如畫。泉在兩岸，其源不止一處。浴池分兩部，上半作三角形，有屋頂，泉流如注，澄清徹底；下半部露天，稍寬，作長方形。水不甚熱，絕少琉黃味，游泳其中，一無所苦。由池沿江上行，有乳花洞，深約半里，石鐘乳甚多，故名。再前行為小廋嶺，三面削壁，廣不盈丈，而曲折有致。其尖端有溫泉出自石壁間，聽之有聲，故其亭名曰聽泉。

北泉公園

北泉有公園，即以北泉爲名。園在半山，平地百餘畝，略作長方形。建築物最古者爲溫泉寺，創於南朝劉宋景平元年，趙宗賜額崇勝禪院。其接引殿爲明代建築。大佛殿亦明代遺構，殿前有池橋，後爲敞廊，通鐵瓦殿。此殿底瓦皆鐵鑄，上留供獻者姓名，故名，上覆以琉璃綠瓦，光彩奪目。殿前有紫薇，傳爲三百餘年前所植、夏秋開花，歷時可百日。寺內外石刻甚多，皆宋明清三代物。寺右山麓，有宋代羅漢石像十一尊，現覆以亭。寺宇現設北泉小學，圖書館，博物院，及金石館等。園中有蓮池，有菱亭。聽漁舟之唱晚，則有唱晚亭。看金鳥之西墜，則有夕照亭。水碧山青，沙鷗翔集，亦建亭以攬其勝，于右任院長題曰：「綠水青山白鳥亭」。園之後爲高崖，房舍數間，倚岩而築。園之下有古香園，旁爲塔院，有宋墓，有佛龕，古趣盎然。竹林中有茅舍數椽，可以品茗。園之東，綠葉成陰，野花滿徑，有樓枕山而築者，中國旅行社北泉招待所也。所內房間，幽靜清潔，避暑尤宜。

縉雲山

由中國旅行社北泉招待所之東，登縉雲山，仰觀天際雲飛，俯瞰山川如畫，亦一樂也。途中有一廟，現爲紅卍字會兒童教養院，收容戰區幼童數百人，雖衣履不周，而活潑可愛。行約十五里，將至巔，有僧舍，頗宏敞。太虛和尚用以設漢藏教理院，以講經授僧徒，內設秘書，編譯，文書，事務等室課，儼若政府機關。院旁爲破空和尚塔，其側有泉，其清冽。沿途林木頗茂，鳥語花香，遊者至此，頓覺身心暢快。

北碚

北碚爲一小鎮，十餘年前，民生實業公司盧作孚氏經營之，規模漸具。繼設中國西部科學院，從事科學研究，其名漸著。今則市街縱橫，商店林立，儼若通商小口岸矣。現設北碚管理局治之。有公園，沿山而築，別饒景致。下爲運動場，頗寬廣。抗戰後，學校移此者頗多，朝夕散步街頭，舉目一望，率爲學子。文化商店，因之日增。隔江曰夏壩，國立復旦大學在焉。佔地千餘畝，有農場，從事農作畜牧。校舍均覆以瓦，倘整齊，以相伯圖書館及登輝紀念堂爲最宏麗。現分文，法，商，理，農五院及茶葉專修科，男女學生二千餘，可謂盛矣。按該校創於清季，初名復旦公學，設於上海徐家匯李鴻章祠，以創辦人馬相伯先生爲校長。民十一成立大學，旋移江灣。李登輝先生任校長者，逾十餘年。抗戰後移川，初設於黃桷樹，前年改爲國立，始移夏壩。三十餘年來，造就人才，指不勝屈。遊北碚者，率往參觀焉。

（完）

滇西風土雜憶

鞠孝銘

五一—三九四

滇西，在抗戰開始以前，因為僻處邊陲，人跡罕至的緣故，向有「天末邊遠」之稱。及至抗戰爆發後，我東南沿海口岸為日寇封鎖，此「天末荒荒」的滇西，遂頓成國際交通孔道，由「舊中國的後門」，一躍而為「新中國的大門」了。太平洋大戰爆發，緬甸淪為戰區，於是，滇西遂又由「最後方」，而變成了「最前線」。全國人矚目它，關心它。筆者旅居滇西，時逾半載，茲特雜誌其風土如後。作者識

滇西，向有「夷方」之稱。其實所謂「夷方」，並不包括滇西全部，它的範圍，僅限於芒市一帶，及南北為老別及蠻夷二山凌峙而成的南丁河谷，和緬甸的隴川南部等地帶。這些地方，因為緯度較低，地勢較低，而地形又不開展，所以濕熱特甚，瘧蚊滋生，瘴疾盛行，外人罕來，只有能耐濕熱的「擺夷」（即擺人）居住，文化落後，因此，便有「夷方」之稱了。但是，這種所謂「夷方」地帶，土壤肥美，鑛藏豐富，尤以銀鑛為最，外人到此，頗感經營，所以，雲南有「窮走夷方急走廠」（廠謂鑛廠銀廠）的諺語流行，然滇人不到萬不得已時，則不「走夷方」的。因為一去「夷方」，便易得瘴疾，而十九喪生。所以，又有：「出門要去卡斯瓦，先把老婆嫁」的諺語流行。「卡斯瓦」便指「夷方」地，言一去即鮮有生回之望也。

× × ×

旅居雲南的人，一談到滇西，便聯想到「瘴氣」。一談到「瘴氣」便大有「談虎色變」之概。說其來時是如何的天地為之變色，又是如何的人馬為之辟易，又是如何的死亡枕藉，慘不忍睹。實際上，所謂「瘴氣」，便是一種惡性瘧疾。凡是患這種病的人，血液裏都有環狀的惡瘧原蟲。這種惡性瘧疾，便是由瘧蚊傳染而來的。滇西的南半部，因為地勢的低下，氣候的濕熱，所以特別利於瘧蚊的滋生，加以醫藥設備的缺乏，一旦蔓延起來，便如野火之燎原了。在滇西，這種病，最普通的症狀，最初是頭部眩暈，感覺酸軟。第二天，便身體怕冷，體溫增高，繼以頭痛，嘔吐。到了第三天，如再不醫治，便告死亡。此外，也有一發病即喑啞不能說話，兩天或至四天死亡的。也有一發病即瘋狂死亡的。也有胃臟發炎水腫，而六七天死亡的。滇西雨季的時候，便是惡性瘧疾最猖獗的時候，由四五月起，甚至延長到十一月的上旬。這種惡性瘧疾，並非絕對的不治之症，假能於平時注意起居飲食，病時有合理的治療，則「瘴」亦將不足以為「虐」了。

× × ×

滇西地形，為喜馬拉雅山東南的突出部分，中亞地帶最南的延長部分。若干條的高山大川，由北而南，並列平行構

成所謂橫斷山地。洱海紅河所形成的由西北而東南斜行的大縱谷，便是它底東界。在此大縱谷以西的大山，有雲嶺，怒山，高黎貢山，江心坡，及野人山。大川有瀾滄江，怒江及伊洛瓦底江，與其支流的恩梅開江及邁立開江。山川相間，嶺高谷深，陡峻險隘，通行至難。在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有一個穿越滇西的英人貝博（Baber），在他的旅行報告中，描寫這一段地形道：「英人居住國內，如欲知在雲南驛道上旅行之實情，可將垃圾箱之龍頭轉開，而將半噸之碎磚及廢物，傾倒於內房樓梯之上，再上樓下樓，往來七小時，而僅於達午飯時，休息一小時。」這種描寫，誠然是真切有趣。不過，誠如費茲格烈遜（Patrick Fitzgerald）在他的滇緬公路一文中所批評，即對於旅行的重大酬報，卽可飽覽世界上無比的美景一節，並未提及，實屬有欠公允也。

× × ×

滇西在過去，因為僅一「天末遐荒」之區，係一「夷方」所以交通落後。交通工具，只有舊式的「馱子」及「滑竿」。「馱子」係為馬騾馱運，「滑竿」則為人力扛抬。因為地形的複雜險阻，所以有一首歌謠，在「馬鍋頭」，「趕馱子的」，及「抬滑竿的」人們口中流行。那首歌謠是：「溝澗深，彎頭大，低谷塌乎平地少，高上頂上路寬大。」這首歌謠，也就足以為滇西地形的寫照了。

× × ×

滇西過去通緬甸的大道，主要的有所謂「北線」一條，設以大理以南三十里之下關為出發點，則經過漾濞，永平，保山，騰衝。再由騰衝或北奔緬甸的密支那以接鐵路。或南奔緬甸的八莫，以接伊洛瓦底江的水運。

抗戰開始後，滇西成了「新中國的大門」，遂有滇緬公路的興築。設以昆明為出發點，則所經過的路線如下：即昆明，安寧，祿豐，一平浪，楚雄，鎮南，祥雲，鳳儀，下關，永平，保山，（渡怒江之惠通橋），龍陵，芒市，遮放，畹町，南坎，（入緬甸），孤街，興威，臘戍；以接鐵路。滇緬鐵路係繼滇緬公路以後所修築。經過路線，在祥雲以上，悉與滇緬公路同。祥雲以下，便分道南馳，經彌渡，南澗，公郎，達賢，（渡瀾滄江），雲縣，安邦，（以下循南丁河谷），孟賴，孟止，戶坡，孟潤，四方井，孟定，蘇達，滾弄，（渡怒江，入緬甸），孟姚，孟羊，臘戍，以接緬路。孟賴以下，即進入所謂「夷方」，所謂「煙瘴區域」，此一路線，為英人戴維斯（H. R. Davies）所測定，而稍經修改者，在地形複雜的滇西，算是施工最易的一綫，經過地帶，天然資源豐富，為一亟待開發的「處女地」（Virgin Land），經濟價值極大。

自緬甸淪為戰區後，滇緬鐵路遂不得不暫告停修。只有自昆明至安寧一段，已告通車。

× × ×

滇西南半部，因為地近熱帶，所以一過雲縣，便景觀漸異。山地原野間，矗立着一株一株高大的榕樹，幹粗，枝密，葉茂；像一把張開的雨傘。最大的榕樹下面，可以蔭遮千人。至於萬年青和仙人掌，則特別的高大。香蕉，翠竹到處密佈，完全是熱帶的風光了。

× × ×

滇西居民，向以種族複雜見稱，除漢人外，尚有所謂：擺夷，喀欽，栗粟，羅羅，本人，崩降，蒲蠻，眯哩，老緬，老康，土里等，不下數十種。然此種區分，實非種族上的不同，乃由生活方式及文化上的異致而形成。

漢人，皆分佈於滇西北半部的肥沃的盆地中，及滇西南半部的貧瘠的山地。擺夷，則悉居於滇西南半部的肥沃的低谷平原及盆地中，至於其他夷民，則或分佈於北半部貧瘠的山地，或南半部貧瘠的山地。是種分佈形成的原因，便是由於擺夷能耐濕熱，而漢人及其他夷人，不能耐濕熱的緣故。這是滇西居民之垂直分佈的概況。

滇西居民之平面分佈的概況，則大致如下：北緯二十三度以南，東經九十九度至一百零四度之間的低谷盆地，則為擺夷所聚居。騰衝，保山以南，隴川，干崖，孟卯，及南丁河谷等地，是其主要的集中地帶。紅河以西之沅江，墨江，甯洱諸地，則為窩泥分佈的區域。栗粟散居於維西，貢山，康樂，碧江，瀘水等地之山上。如大雪山，碧羅山及高黎貢山等。倮黑則分佈於順寧之南，佛海之北，及怒江與瀾滄江之間的地帶。貢山，康樂，碧江等地，又有怒子分佈。麗江，中甸，永寧，維西，蘭坪等地，則有磨些分佈。俅子分佈於毒龍河流域，卡瓦分佈於北緯二十二度至二十四度之間的山地。崩竟分佈於北緯二十五度以南，東經九十度以西的地帶。在洱海的四周，則復有民家的分佈。

× × ×

擺夷係由黔桂入滇。一支更南下，定居於中南半島。今日的泰國，便是擺夷所建立的國家。滇西擺夷之能居住於低谷盆地中，實其長期（至少在千年）對於濕熱氣候適應的結果。擺夷業農為生，信佛教，有文字，（仲家為無文字的擺夷），為梵文。文化在各夷族中為最高。舉凡居屋及一切傢具，莫不以竹製成。連渡河所架的橋樑，亦取材於竹。如瑞麗江上的一座竹橋，堅固廣闊簡直能夠通行汽車。故可謂「竹器文化」。

× × ×

擺夷所信的佛教，屬小乘教。孟連土司地，係於明英宗時，由緬京阿瓦傳入。耿馬土司地，則係於明世宗時，由緬傳入。

擺夷所居住的每一村落中，不問大小，莫不有佛寺一所。佛寺的建築，皆採緬甸的方式。中供釋迦牟尼佛。寺內住持，稱做「印長老」。其下為「大佛爺」，「佛爺」，「大和尚」，再下便為「小和尚」了。階級森嚴，不可潛越。僧侶所穿的袈裟，皆為黃色，此與雲南及我國內地僧侶之尚灰色或黑色大不相同。擺夷的小孩，到了相當的年齡，必須入緬寺，做和尚數年。然後即出寺結婚成立家業。緬寺是擺夷禮佛的場所，也是擺夷受教育的地方。

× × ×

擺夷因係居住滇西南部之肥沃的低谷盆地中，一季收穫，便可足一年的溫飽而有餘，所以生活富裕，喜作佛事。其中要以「做擺」，為最熱烈。所謂「做擺」，其主要的意義，便是「做擺」的人，趁活在人世的時候，預為死後的靈魂，在天上訂下一個寶座，一旦大限到臨，好上升大國，而免受地獄中輪迴之苦。凡是做了擺的人，就是在活着的當兒，

社會地位，便會立刻提高，受任何人的尊敬。做擺次數愈多，則受人尊敬愈甚。但是，做擺一事，須耗費鉅額的財力，人力，和相當長的時間，非一般人的能力之所能及。大多聯合舉行，亦有傾畢生的積蓄，而耗盡於一次做擺中的。

做擺的時間，多半在秋收之後。事先須派人至緬甸購置佛像，及至佛像將要到達時，即派人迎接到家中供奉，於是做擺便眞正的開始了。做擺的人，爲了酬謝遠近各方的親友或非親友的祝賀，須全日不斷讌席。而祝賀的人，除了致送禮物外，總是成羣結隊，載歌載舞，通宵達旦，如瘋如狂。許多年青的「小菩薩」（少女）們，和年青的「小菩毛」（少男）們的「羅曼斯」，也就在這當兒演出了。禮佛，宴會，烟火，歌舞，遊行……種種緊張，熱烈，神秘，嚴肅的活動，至少需時一週，方可結束。最後，便由緬寺中的「印長老」，賜予做擺者一個封號，這個封號，總是含有「大善人」一類的意義的，擺夷的名稱，就叫做「巴旻」。

× × ×

擺夷之中，又分「旱擺夷」與「水擺夷」二種。前者住在山地，終年不浴，衣服只止於黑白二色之間，單調異常。後者則居於低谷盆中，男子的服裝，受漢化頗深，僅長袍少見耳。女子的服裝，則仍能保留其固有的方式，凡是未出嫁的女子，則著短的上衣及袴子，花紋美麗，色采鮮明。婦人則以裙代袴，腿纏藍黑色的綁帶，多赤足而行，偶亦有穿鞋者。男女皆頭纏巾布，婦人所纏者特高，約突出頭頂一尺，以示區別。

× × +

水擺夷的婦女，多體格健美，姿容秀麗，性喜快樂而清潔，特別喜歡洗澡。一年四季，不論春夏秋冬（事實上，滇西的南半部，是無所謂四季之分的，只有炎熱與溫涼之別。）幾乎是天天洗澡。是以，每天傍晚時分，給燦爛的落霞照耀着的清碧河流中，盡是些妙齡的小菩薩們，在潑水嬉戲，盛況簡直是怕要勝於歷史上唐明皇時代的華清池。

× × ×

滇西之南部，檳榔甚多，水擺夷的婦女，皆喜咀嚼，如安南之婦女然。以致唇紅齒黑，頗不美觀。至於唇紅齒白的女子，則亦可見到。

× × ×

擺夷爲一定居民族，業農爲生，然僅從事一季耕作，冬則休閒。這是因爲人口稀少，可耕地多，而且他們的生活簡單，需要有限，所以一季耕作所獲，便足夠一年的所需，且每有餘了。擺夷喜食糯米，故每以其所產的普通稻米，賣給鄰族，藉以換取其它的日用品。

× × ×

擺夷所居的房屋，皆以竹架成。形式分平房和樓房二種。平房建於地面，無樓。樓房則有上下二層，上部居人，下部用作牛廐。所有房屋的形式，俱稱「諸葛帽式」。相傳：從前孔明南征孟獲，獲得勝利以後，即令士兵留下屯墾。士兵以畏「瘴氣」，不肯留下。孔明就脫下他那瓦板式的帽子，照着畫了一個圖樣，令士兵依樣建造房屋，即可避免瘴氣。士兵照辦後，果然平安無事，遂沿用至今。

× × ×

擺夷所分佈的低谷盆地中，因爲田多土肥，人口稀少，所以迄今尙保留着原始社會中的「土地公有」制度。各土司地，所有的土地，皆爲土司所有，土司行「計口授田制」，農民有土地使用權，但無土地所有權，領有土地的人，只須每年向土司納稅若干。如向他處遷居，則須將所領的土地，交還給土司，不能私相受授或買賣。凡新遷入的，土司皆一視同仁，給予土地。可是，最近由於與外界接觸的機會漸多，社會經濟發生了急劇的轉變，土地的兼併和獨佔之風漸盛，這種「土地公有」制度，已開始在遭受着破壞了。

× × ×

滇西各地，今雖已劃爲縣治或設治局，可是掌握統治之實權的人，則仍爲土司。所謂「土司」，即是中央政府的地方官。所不同者，世襲而已。土司之所轄地，大者若縣，小者若區。轄地內的土地，人民，皆爲其所私有。行政上之凡關於本土司地方者，悉由土司全權處理。攷土司一名，元時尙無，始見於明代。但制度的形成頗早，元太祖忽必烈滅大理後，乃置總管，及宣撫司土知府等。明時，有縻夷府，縻夷州，宣慰司，按撫司，長官司等的設置。清代對滇西土司地之統治，在武官方面有：宣慰使，宣撫使等，在文官方面有：土府官，土州官等。所有文武大小官員，皆就土舍中派任。清末，用鄂爾泰議，行「改土歸流」政策。便是把世襲的土官，改成隨時可以更調的流官。不過，也只是局部的實行，而且還僅限於漢化較深的區域。

土司的組織，其土司地，皆大同而小異。茲以孟定土司地爲代表，以見一斑：「土司」是最高首長，其下爲「半孟太爺」，等於副土司，由土司的親屬或親信充任。其下爲「大太爺」，「小太爺」；皆相當於區長。其下爲「大新爺」，「小新爺」；皆相當於鄉長。再下便爲「火頭」，相當於保長。土司的弟弟叫做「代辦」，大權在握，如攝政王然。土司的母親，叫做「印太」，權也很大。爲土司掌管文書，代理公事的人，稱做「師爺爺」，實即秘書。

× × ×

擺人（即擺夷）稱河曰「南」（Nan），如南丁河是，其實應當譯稱「丁河」，才爲恰當。又稱盆地曰「孟」（Meng），如孟賴，孟止，孟滿，孟定等是。凡地名之有「孟」字者，即擺人分佈的地方，即使現在無擺人居住，從前亦必爲擺人所聚居。故滇西帶有「南」或「孟」的河名或地名，實不啻爲一擺人分佈所在的標誌也。

× × ×

在滇西的西南角，和緬甸交界的山地，有卡瓦人散居。分生熟二種：生卡瓦漢化淺，熟卡瓦則漢化較深。英人過去在滇西，曾訓練卡瓦人，組成來福槍隊，一時稱爲勁旅。當「班洪事件」發生時，曾以來福槍隊，向我進攻，然卡瓦人並非甘心受外人之利用，仍知有「大漢朝」，且自謂爲「大漢朝」的屬民。徒以我棄，人則取之耳。

× × ×

滇西北部的山地，有古宗人分佈其間，古宗人即藏人，係由康藏南來，以畜牧爲生。滇西人稱他們爲「老古宗」。不問男女，皆結髮成辮，長逾尺許，盤繞頭部，然鮮加梳洗。上身着麻布短褂，天熱則脫去一臂或全脫去，圍於腰部四

五一一三九八

周，胸背全裸，女人則否。下身着長筒褲，足着布靴。布靴底厚筒高，一如平劇中的武生所著者。男人皆腰佩短刀，柄筒悉以銀飾，鋒利無比，片刻不離身。行則以馬代步，騎術極精。大理一年一度的盛大的「三月街」，古宗人多由康藏入滇，經阿墩子，麗江，鶴慶而達大理；趕至貿易。帶來出售的是：馬匹，麝香，毛氈，藥材及木椀等。買回去的，則以茶葉為主。

× × ×

古宗人的來到大理，趕「三月街」，多闔家出發，攜帶馬匹，羊，犬，帳蓬等，不行，便就水草豐茂處，搭蓬露宿。蓬作三角形，此與蒙古包之成圓形迥異。是三月街前的一天，我由喜洲去大理，即見路旁一樹林中，有古宗人露宿其間，馬拴在樹旁，羊就地吃草，犬守在帳蓬邊，孩子們在嬉戲，女人正就着樹枝，晒一件紅襖；給新綠襯托着，色彩分外的鮮明豔麗。好一幅美麗的郊牧圖！

× × ×

是大理三月街散後的一天，我在喜洲，看到一次「古宗舞」。參加跳舞的人，共有三個，因為只有三個古宗人，而且，都是男的，平常的服裝，有兩個有胡琴，一個空手。跳的時候，三個人一個跟着一個，作團團式的進行，一壁唱一壁跳，一壁拉着胡琴。步伐簡單，惟起落則頗為急速沉重。不拉胡琴的人，一雙手或舞動，或拍掌，或叉於腰旁。愈至後部，則愈緊張，急進，旋轉，如瘋如狂，歌調充滿了悽楚，哀怨，抑鬱，但卻又含有一點悲壯的氣氛。「昭君和番」那一隻歌曲，便極相似。聽着這歌聲，閉起眼來，一幅荒漠絕寰的牧畜圖，便呈現出來。是多麼艱苦的環境下，[illegible]出的謳歌啊！

× × ×

分佈在洱海四周以大理為中心的民家，他們自稱為「民家子」或「白子」。有謂係「白子國」的後裔。攷白子國，始建於漢代。漢武帝通西南夷，遣使來滇，求身毒國（便是今天的印度），滇王常羌問使：「漢孰與我大？」使者還報，武帝怒其言之不遜，時白崖蒙苴頌之後，天竺國白飯王之裔仁果者，為眾所推，立於白崖。武帝便冊封仁果為王，號白子國。也有謂民家非白子國的後裔者。

今日之民家，已完全漢化，但仍保留其語言，不過，只流行於其同族間。民家之能操漢語的，則極多。民家語稱「吃早飯」，曰「伊殘」，稱「吃午飯」，曰「伊拜拉」，稱「多少錢」，曰「幾休」，稱「在這裏」曰「阿打油」，自成一組。至於新的事物，如汽車，飛機之類，因為其過去生活經驗中所未有，故一本普通人的稱呼，只稍拖一點尾音而已。

× × ×

民家間有一種特殊的風俗，即「繞三靈」是。作者曾恭逢其盛。所謂「三靈」，根據「三靈廟記」碑文中所載，乃蒙詔神武王閣羅鳳偏妃之子。（可參閱宇宙風一三四期拙作「訪太和古城」一文），其一靈則為土番之酋長，三靈乃唐之大將，三靈因為「厥誕生時，中宮無出，陰謀以猴兒□（碑文漫漶不明）而廢棄，埋於太和城之邊旁，密遣侍女夙夜視之，塚生一葦而暢茂，鸞鳥往復，有一猴怙，先來愛護，

冂且斑悖忽食之。女遂報於中宮，宮悖剖腹，出一男子，披戴金盔甲，執劍，恨指騰空，而北往吐番。後率衆伐太和，至德源城，蒙詔乞和而歸。後同二將復率兵至鄧川，大戰弗克。回至喜瞼赤佛堂前，三將殞冂。乃托夢院旁耆老曰：若立廟祀享，能遍水利，除災害。遂定星揆日，不日而廟成焉。由是雨暢時若，五穀豐稔。」（碑記中語）所以大理人「每於四月十九日，闔郡祈告」。一直流傳到今天。此「闔郡祈告」的方式，卽是「繞」了。一年一度的成羣結隊的人，拿着香，拿着柳枝，柳枝上掛着紙條，人們的太陽穴上，也貼着紙條，頭上戴着草帽，帽邊插着紅紅綠綠的雞毛。還用馬或騾子馱着行李，食糧，雞肉，及炊具等等，由大理出發，沿着點蒼山麓，唱着歌前進。到了喜洲（卽廟記中所說的喜瞼）因爲是三靈的聖地，除了燒香唸佛以外，還更加載歌載舞起來。此後便傍着洱海之濱回去。這樣的傍着山麓海濱繞行，至少需要三天才可以結束這一個行程哩！

（附記：文本中的某幾則，曾經用「金戈」的筆名，給貴州日報路爾鈺兄取去在他所編的附刊「革命軍」上發表過的。不過，這裏已經過修改和補充了。——作者）

三三、一、一五、衡陽。

西南紀行雜詩 并序

譚鈞

余自湘來滇，經二十餘日，始達楚雄。旅況負辛，雲山險阻，去親爲客，悽怛難任，故每至一處，輒紀以詩，計得二十有五首。雖知飛鴻飄泊，不計西東，然雪泥爪痕，亦所以資他日紀念云爾。

過桂林寄內

獨倚車窗擁鼻吟，愁心欲共暮雲深；
閨中若計行程日，秋雨秋風入桂林。

登樓望桂林諸山

秋空處處聳孤嵐，遠看眞如碧玉簪，
未足便占天下秀，只堪獨幟甲西南。
范成大謂「桂林山水甲天下」，余謂爲太過

柳州

瘴雨蠻煙說柳州，我來作客正殘秋，
臨江一望山如戟，可借鋒鋩爲割愁？

懷柳柳州

桂嶺灘江一片秋，采蘋何處汎蘭舟；
楚騷吟罷風兼雨，愁殺當年柳柳州。

獨山

莫子（莫友芝淸獨山人曾作曾文正公幕客）風流尚可攀，孤城落寞杳雲間，
而今一變通衢後，到處聞人話獨山。

黔中

驛棧連雲九折盤，備嘗萬苦與千艱，
是日乘車最苦
茲遊已任魂銷盡，信有人間行路難。

車壩宿貴州盤江野店

險道迢遙日已西，驛車停處望鄉迷，
賴他領得詩人趣，茅店雞聲與馬蹄。
日落蒼茫瘴嶺秋，此身孤寄似浮舟，
牂牁南下波如沸，一夜潺潺動客愁。

（下接七〇頁）

西康的發掘

白　雪

一提起西康，有說她是我國諸省中最年輕的弟弟，有說她像嬰兒，而一般人都仍以邊陲蠻荒之地看她，這都說的不錯，她是在二十八年元旦由她的母親——國民政府——命名的，而且是在抗戰中完成的一個新省。這一片面積有四十七萬方里的處女地，孕藏着豐富的礦產，茂密的森林，和巨量的牲畜，居民又是那樣的複雜，使沒有到過西康的人認爲神秘之地。三十年七月八日我在四川的時候，我們那天歡迎行政院康昌旅行團，便在那時就對西康發生了興趣，三十一年我便親自到了西康工作，耳聞目睹西康的形形色色，很想將我搜得的材料，貢獻給留心邊省的情況的人士！

過去我們對於西康之所以視爲不測之謎，除因此地僻遠物情難知，她的史略文獻難考，更因西康山嶺重疊，懸崖邃谷，鳥道羊腸，而那些交通工具如滑竿，烏拉，溜索，皮船於荒山惡水之間，作蜿蜒緣壁之勢，行旅的艱難，我們年幼時讀地理至此，或不免好奇，有欣欣然欲試之感，假如現在眞要你去嘗試，你一定視爲畏途。可是現在交通方面已經躍進了，雅安至康定的公路業已興築（二五〇公里）可與成都至雅安的公路銜接，從雲南祥雲經西康至四川樂山的公路也已完成通車，這一路綫迂迴崇山深谷中，爲國內施工最艱難的公路之一，西康交通網的完成，恐怕在不久的將來要譽稱爲「康莊大道」吧！

原始的蘊藏

西康多山，其地層曾受劇烈變遷，故礦產蘊藏甚富，銅、鐵、錫、鉛、鋅等金屬，隨地皆是，金沙江流域的沙金尤爲著名，且蘊量之富，冠於全國。冕寧，天全等處都用土法開採，經濟部有採金隊組織，大規模之採掘，尚有待最近之將來也。甯屬瀘沽南首礦頭山之磁鐵礦，儲量有二千二百十七萬餘公噸，成分爲六八．五〇，爲世界藏量最富之區。

西康省的森林，是取用不竭的天賦良材，康屬十九縣，除石渠理化兩大草原外，其餘均屬原生林地帶，冷杉、雲杉、鐵杉及樺等木材，觸目皆是，據中國科學社調查，康、瀘、丹、九、雅、道六縣，森林面積佔土地百分之四十，而大渡河上游漢、越嶲、九、瀘四縣之成材林木，株數約在一六、四九六、六〇〇，總面積三九，一三三，五四七立方公尺。又最有價值之瀘定加榧林地，面積縱橫百數十里，占地五十萬畝以上，其天賦資源的雄厚，於此可見一斑。

西康的甯屬，爲西康省的穀倉，土壤肥沃，年產米二百二十七萬石。

康屬高原中草原遍野，爲天然牧場，其中的馬犛與騾驢，合計共有六萬匹。綿羊也是康屬主要富產之一，全區有三十六萬頭。

茶葉爲雅屬最大的生產事業，雅茶的行銷康藏，歷史甚久，通稱邊茶。康藏人因處境高寒，食品乾燥，故嗜茶若命，因之銷路極大。

產生在四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山上的冬蟲夏草，康屬年產三萬斤，爲國藥中補肺益髓的上品。貝母爲關外的野生植物，康屬亦年產約四萬斤。鹿茸爲牡鹿的嫩角，西康年產約一千五百斤，國藥中稱西茸，同爲滋補上品。

甯屬的農場產石棉，及安順場之鍋

[illegible]類，會理除有銅鉛鋅等礦外，尚藏有豐富之礦，其儲量之富，達一萬萬噸。

總之，西康經濟資源，先天稟賦，實爲富厚，惟後天環境則異常惡劣，論者謂：「開發之初，除資本與勞力外，首宜發展交通，然後對此豐厚之資源，於開發及運輸上，方有裨益也。」

西康的山川

西康省境山脈，在西南雅魯藏布江兩岸作東西橫走者，爲喜馬拉雅山脈與岡底斯山脈之尾閭。自此以東者，均自西北斜向東南，再東則作南北縱走，其主要山脈有五：曰伯舒拉嶺，曰怒山脈，曰寧靜山脈，曰沙魯里山脈，曰大雪山脈。其間層山叠嶂，高峯林立，都在五千公尺以上，頂尖俱入雪綫，雅區以邛崍山爲主幹，由北而南，以大相嶺，二郎山，飛越嶺著名，寧區有拖牛山，東有大涼山，結貢嘎邛崍之餘勢，綫延長而下，夾持於安寧河兩岸，高度在三四千公尺之間。

西康地形褶曲，北部爲高原地帶，南部都爲侵蝕碎裂的深谷，故有海拔三千公尺之處有大朔山，終年積雪。

西康河流，因五大山脈之分劃，皆流於深谷中，以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爲巨支。金沙、雅礱均發源玉樹北的喀拉山麓。大渡河上游卽金川，源出於俄洛阿壩草源之間。三河在康境平行南流，愈下而河床的深度愈深，南部河谷因急流沖刷，都成深峽；金沙江出雲南，雅礱江至九龍入甯區，在鹽邊兩江匯合，迂迴於川滇邊緣，出昭覺，入四川。大渡河由瀘定經越嶲漢源而入川境。此外甯區有安甯河，發源於冕甯之元寶山，貫穿甯屬平源，至會理入雅礱江，雅區青衣江源流紛錯於北境天寶各縣，匯集雅安，東流出境至樂山入大渡河。

康境湖沼甚多，稱爲海子，邛海爲境內最大者，爲今西昌之舊城，今沈於海中，有海市蜃樓之神話。

世界第二高峯的木雅貢噶 Minya Kongkar，聳立在經一〇一度五二分，北緯二九度三六分二〇秒的交點上，超出海拔七五八七公尺，爲西康的最高峯，其高度僅次於世界頂點——埃佛拉斯，故有世界第二高峯之稱，其四週在六千公尺以上的高峯尚有七八座，如奇布龍吉噶啷曲貢嘎等，都是自雪嶺屏首天外的高峯，聳立如一叢玉筍。山上多稀世的花卉，原生的森林，奇怪的動物，爲避暑遊覽者的理想勝境。

木雅貢噶的山尖，終年沒入在雪綫中有二千六百公尺，永久被浮雲籠罩着，極少和朝山的人見面，就是見面也不過一瞬而已，因更顯得他的莊嚴，崇高偉大。在藏文經典中有一段讚詞：「世界上再沒有比牠更美麗的地方，居士們在家里靜坐十年，不逮在山中小居一宿，到此焚燒一枝香，勝於平日千百次的敬神。」

不同的民族

西康的民族複雜，除漢人外，有西番，羅羅、麼些、苗族、栗粟、毓等等。

西番

西番的領域在東經七八至一〇四度，北緯二六至三七度之間的西北大高原中，包括康藏的全境，甘青的南部，川滇的西北部，這一民族自稱爲「Bobo」，外人統稱爲土伯特「Tibetain」，我國近年來都因地而稱其人，在西藏的稱藏族，西康的稱

康族，川甘青的都稱西番或番子，西南的稱古宗或啣密。

西番爲西康的主要民族，原始的康地係若干土著小部族割據，漢晉之世總稱西南夷及羌，唐時吐蕃崛興於西藏，北掠青海，東倂西康，從此各小族的血統、文化、信仰，都和吐番交流，結成今日西康的番族。中間雖經一千餘年長時間的同化，但雅龍江以東至今尙有若干吐蕃之特點可以發現，如語言在丹巴、九龍、魚通、越嶲、冕寧、鹽源、木里、其差異均極顯著，甚至體質風俗，亦小有不同，均爲民族間尙未泯滅的跡象，惟今日的西番，應以遊牧之牛廠娃爲標準。

番族屬於南部蒙古利亞種，生活十分之七遊牧，居毳幕，常移徙，十分之三業農，居高砦，住低谷，主要的食料爲酥油糌粑及川茶，牛羊肉多生吃，嗜鼻煙，衣服多穿皮衩氈衫。男子佩長刀，掛火鐮，女編髮辮，用珊瑚、琥珀、貝殼、料珠爲裝飾。臥具用皮袄爲被褥，役使牛羊爲代步運輸的工具。

民族性原頗強悍，但思想因受佛教的影響極深，故漸化爲和平而知足，惑於神祕錮閉而不知進取，於是與大時代的轉動不相和諧，成爲今日世界中一種超然落伍的民族。

他們行一妻多夫制，新婦頭蒙紅帕，由女嬪扶之入門，先向灶神叩頭頂禮，結婚時的禮堂，上坐者爲新婦，兩旁爲親屬。

他們死後以死者的屍體分割，飼鷲鷹，名爲天葬，天葬時鷲鷹翱翔天際，等待大嚼。天葬前，喇嘛坐在屍旁禱祝死者升天，鷲鷹分啖屍肉，以食盡爲吉。農耕的番人則將屍體投入河中名曰水葬。喇嘛及貴族則行火葬，將死者堆木柴中舉行焚化。

佛教爲番族信仰的中心，男子三分之一出家當喇嘛，故人力、財力、物力都集中於寺院，文化藝術全基於宗教。教派複雜，有紅（甯瑪）、黃（格魯）、花（薩迦）、白（格瑪）、黑（本博）等教，惟年來以黃教爲最盛。

西康喇嘛寺約有三百五十所，康北甘孜寺以壯嚴宏麗著稱，全寺共四萬五千人，佔西番男子人口三分之一強。喇嘛寺中供釋迦牟尼像，各派奉佛教爲始祖，喇嘛能替人摸頂祝福，在佛教中有無上權威。活佛爲寺院中之掌教稱「呼圖克圖」，地位最爲尊嚴。甘孜喇嘛寺孔撒香根者爲康省有數之活佛，番人崇信佛教，自小即將子弟送入寺院研究經典。

跳神爲西康喇嘛寺中一年一度的宗教儀式，典禮莊嚴，儀節隆重，相傳創自蓮花祖師，含有消災降福及驅魔的神秘意義，其動作步法有一定規例，爲古代宗教跳舞之典型。舞有護法神跳舞，猴子舞蹈，（古代圖騰跳舞之遺蹟）骷髏舞，跳神的面具形象兇惡，象徵宗教的神怪。

西番宗教藝術，是一種神奇的創作，却以佛教爲出發點，其六道輪迴圖是一幅善因惡果的象徵圖。石刻六字真言是番人祈禱的嘛呢堆。還有富有裝飾性的畫壁，是番族宗教藝術的結晶品，而以酥油塑成的牌坊，更是番族超特的藝術作品。吉祥天母畫像，彩色豐富，實令人感到番人優越的藝術創作天才，誰敢說他們不是優秀的民族呢？

同時土司在傳統上爲番族中的統治者。他們在番族中有着至上的權威，生活閒逸，舉止驕恣，充分顯示着封建制

度下的貴族氣派。

一般番民謁見土司或大喇嘛的敬禮是傴僂披髮，伸手吐舌爲禮的，獻哈達（大約是綢帛之類）也是謁見他們必須的贄敬。他們彼此書信往還，信中裝一根哈達和幾枚銀幣，是番人書信往還的禮節。

番人以歌舞及戲劇爲唯一的娛樂，土語稱歌舞爲跳鍋莊，以胡琴伴奏爲絃子，其歌詞多爲青年男女戀慕之句，質樸而意深，充分顯示番人溫淳的風尚。至於戲劇全由西藏流傳而來，主持戲劇者均由大寺裏的喇嘛，故其內容不離宗教，但仍含有民間藝術的意味。每當歌舞或演劇時期，番人不遠千里而來，攜妻挈子，備數日的糧食，盡情享樂，其盛況可以想見。

西番民族多以牧畜爲生活，其尚停留於遊牧時代者約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十，在四千公尺的高原上以帳幕爲廬舍，無一定住址，隨着牛羊的需要，逐水草而居。但其中百分之三十却能以農耕爲業，蓋自唐文成公主下嫁吐番以後，耕種之術漸由中國傳入，惟方法陳舊，至今猶未見改良。

羅羅

羅羅（Lulo）爲寧屬的主要民族，以大涼山脈爲中心，散佈甚廣，寧屬四四九四〇方里四分之三爲其領域。羅羅甯屬通稱爲夷族，古代稱盧，盧鹿，烏蠻等，今日書作倮倮羅羅等。他們的歷史很早，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紂就有盧國，漢時屬於西南夷，唐爲南詔，元設羅羅宣慰使，始有土司，但自清末改土歸流後，即成爲多數貴族統制的局面。

羅羅爲蒙古利亞種而帶有高加索的特徵，丁文江及鳥居龍藏兩氏，列之入西藏緬甸系。

他們的服飾，男子頂上挽髮髻，稱天菩薩，單衣赤足。女子戴帕帽，長裙百褶。男子均披特製的遮氈。飲食以蕎子、燕麥、洋芋爲主，食器都用木製，嗜酒，不飲茶。居處喜高寒，房舍都在二三千公尺的山坡上，竹籬木瓦，一律爲三間矮屋。睡處，在鍋莊的四周，席地而臥，蓋其即一襲披風，行動以足底堅厚，善走荆棘著名。

羅羅流行小家庭制，生計介於農牧狩獵之間。不喜清潔，不信醫藥，病時請巫師禳祓。婚姻最重階級，行十二、十四歲的早婚制，儀式中尚有掠奪婚姻的遺風。過門後有若干年試驗婚的時期，待生產後正式過門。人死行火葬，嬰兒及麻瘋則土葬，社會組織，以羅羅的木族爲貴族，稱黑夷爲黑骨頭，稱白夷爲白骨頭，黑夷占全族人口十分之一，白夷占十分之九，主奴間階級最嚴，但黑夷愛白夷如子女，故團結頗佳。同支的家族主奴即成一堅強的集團。婦女地位頗高，法律嚴峻。

文化有獨立性，文字與漢族同源，係由象形字嬗變的方塊字，語言屬藏緬系，宗教爲巫教，無偶像，極信鬼，崇拜精靈。巫師有兩種，有經典者稱「畢母」，尚巫術者稱「蘇泉」，思想幼稚，無遠見，自尊心極強，不易接受外來文化，故尚淪於原始民族之列。

婦女們對於頭飾極爲考究，各有異趣。男子頭上的英雄結，髮堆被認爲靈魂的所在，不能汚辱。羅女手臂上的青花是陰間使用的銀子，爲有宗教意義的紋身風俗。狩獵是他們的特長，也是他們的副業。黑夷好出門，白夷女子十數扈從在後，女子出嫁時與女嬪蒙毯歌哭，新娘被背至田野等候迎娶，迎親男子

將新娘搶劫回家。

羅羅尚火葬，男女坐火旁飲酒哀歌，火葬後壅土爲墳，上插柳條，置酒壺，地上插樹枝，設羹飯，以祭亡魂，做白時「筆母」誦經，以豬牛爲犧牲。

羅羅還有一種閻皮歃血的盟誓遺風。他們有重要事件發生時，黑夷與白夷在田間飲酒會議，議畢舉行盟誓，以示共信勿渝，白夷飲雞血酒言誓，誓者由牛皮下鑽出並飲雞血酒。

巫教是他們信仰中心，羅人掛在門口驅鬼的符籙，亦稱木刻，以經文替人醫病，禳祓之筆母如漢人的道士；以巫術替人醫病，禳祓之蘇臬如漢人的端公，巫教中的筆母的經文即羅羅的圖畫文字。

麼些

麼些，自稱那歇Nashi或那是Naz唐稱摩蠻，屬於南詔的麼些，詔元時歸附，設土司，明封尊長木德爲麗江南知府。萬歷中，木氏武力最盛，拓地北至打箭爐，西至猓口，號稱木天王。今日之領域，以滇西北的麗江永甯一帶爲中心，西康南境的麼些，均在明時徙入，現與番羅雜處，勢力式微，併與附近各民族在同化中。

麼些生活介於漢羅之間，裝束，男子留髮者披毡，康屬者大領衣佩刀，女子辮綫極多，或包大帕，披羊皮夾，長裙，大耳環，主要食料爲麥子，雜粳及酥油糌粑，以耕種爲業。水上交通用獨木船。婚姻尚自由，但一般女子多不嫁不贅，而性交極亂。家庭以母系爲本位，財產之繼承權亦爲女子，故有女兒國之稱。人死行火葬。

社會上，女子頗活躍，而權勢尚操於土司貴族和喇嘛之手，語言與羅羅語相近似，文字爲簡單之圖畫，屬原始的象形字，而應用祇限於經典，宗教與西番同爲佛教，但最初爲巫教。

麼些的民族性，和平而快樂，常吹葫蘆及笛，作歌舞，惟不重貞操，人口增加率因此反形退縮，且自衞力不足，故常受西番及羅羅的侵略。年年雲南麼些已接受漢族書禮，正日趨與漢族同化中。

苗

西康苗族係由貴州遷入，據稱不過二三百年，散佈於甯南會理，鹽邊，木理一帶，人數極少。苗族的古名稱曰「髳」曰「髦」，元明後作「苗」，以黔爲中心，在西南民族中亦一大支。

苗族名稱很多，在西南的有花苗，穿刺綉；白苗，穿白麻布；青苗、穿青布，雅雀苗，穿白翻領，乾料苗或梳梳苗，挽椎髻插木梳等數種。男子行包頭，女子多裙領，短裙着膝，居高山，喜耕種，農業技術勝過番西羅羅些麼等族。男子常狩獵捕魚。以清明，端午，七月半爲節令。尚早婚，擇配自由，男子吹蘆笙以選偶。死行土葬。

苗女刺綉頗精美，音樂以數人長的蘆笙爲主要樂器，常於月夜歌舞，稱「跳月」。族中銅鼓極珍貴，無銅鼓者置皮鼓，備村中祭祀之用。語言爲單綴語，無自創文字。宗教[illegible]習，有道士，供祖先，稱老人菩薩。

民族性馴善陰鬱，缺少奮發進取的精神。

栗粟

栗粟亦作[illegible]，利蘇；力些，無部落，散處雲南西部，有生熟兩種，西康之栗粟，由雲南徙附，深藏鹽邊會理的高山中，人數極少，受土司管轄。男子裝束介於漢羅之間，女子包頭帕，穿紅條子短褲，繫紅腰帶，多跳足，以耕種狩獵爲業，善射

毒弩，居處汚穢，人死行土葬。葫蘆笙爲特製的樂器，歌舞時常吹奏爲節拍。語言彷彿羅羅，數目全同羅語，文化最低，性極兇悍。

夷

夷或作㑩夷，擺夷，自稱曰泰，亦作撣，分佈面積極廣，暹羅全部，緬甸東部，安南西部，雲南西南部，西康南部的木里鹽邊是他們最北的領域。今日的暹羅即爲夷人自組的國家，故改名曰泰國。

夷族歷史甚古，周代的濮，漢代西南的撣，都是夷人之國。居高山，以土木爲屋的，稱旱夷。臨水濱編竹樓而居的稱水夷。西康的夷都居高山，屬旱夷，爲人數最少的一族，族內並無組織，生活習慣已同化於漢人，頗善耕種，兼獵爲其副業，與漢族已通婚媾。死後行埋葬，奉佛教，亦有供天地君親師神位，傳能放毒，咒人。性情溫和，思想閉塞。

城市．風光

西康是廣袤的高原，西康省之康定舊名打箭爐，爲康藏交通的咽喉，現有人口三萬餘，海拔二六〇〇公尺。雅安舊名雅州，地居青衣江邊，據川康交通之樞紐，自昔爲雅屬各縣中心地。石渠爲康蜀遊牧場之一縣，地勢在四千公尺以上，人口密度每十方公里六人，爲全省人口最稀之一縣。巴安位於金沙江江濱，氣候溫暖，農產富饒，素有「關外的巴塘，關內的蘇杭」之稱。西昌舊名建昌，又名甯遠，位居安甯河中部，地方繁庶，自昔爲甯屬八縣的政治中心。昭覺在大涼山中心，境內均慓悍之羅羅，爲全省最難治的一縣，蓋全縣漢羅人口爲一與五百之比。

西康地勢，在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原上，全省都是深邃的峽谷與高聳的雲峯。康屬的雄奇，雅、甯的秀麗，迥非內地的平凡景色所能比擬。鹽源的左所海子，羣山環抱，蒼松掩映，尤爲遊客留連忘返的勝地。過去以交通不便，大好河山，未爲騷人墨士所認識，年來國人多作內移，對此天然偉大的園林，嘗嘆爲觀止，此後交通開發，游侶絡繹，西康一切進步，或以游覽爲其中心，殊不可知也。

寶漢齋記

希魯

農以田爲寶。工以器爲寶。商以貨爲寶。所以治生也。楚國無以爲寶。舅犯仁親以爲寶。所以修己也。余以漢爲寶。此何說耶。宋米元章刻晉人法書碑齋間。顏其齋曰寶晉。清翁覃溪得宋本蘇詩。顏其齋曰寶蘇。夫宋後晉。清後宋。未若吾後漢之遠。米翁兩家猶以爲寶。吾邑[illegible]鄉。歷年蒐羅漢物。數踰百。有文字者什一。有圖畫者半之。可不寶耶。乃師前賢。題所居曰寶漢。非以自炫。亦以紀實也。

昭通出土古器。被摧毀者。不知凡幾。前發掘梁堆。越翌日。石上浮雕人馬。悉爲村民鑿毀。蓋恐踐其田也。又見某校。臥寺碑以築路。有識者如此。無識者復何責。嗚呼。欲考一方掌故。存先世文獻。吾不寶其誰寶耶。此齋之所以不可不有也。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張希魯記。

東興——新的廣州灣

桂越邊行記之一

陳凡

東興原只是一個小小的地方，打開地圖，在中國海岸的最西端，我們就可以看到牠的名字。牠與越南的芒街隔河相對。就因爲這樣的地理關係，使東興成了一個商品吐納口。也就因爲這，方有人稱牠爲新的廣州灣。

東興的繁榮，與越南貨物的輸出是不能分開的，因爲如果沒有越貨進來，東興將成爲一個死市。據當地海關分卡材料，去年由越南進口貨物，以布疋、生膠片、棉紗、顏料、黑白胡椒、鐵釘、西藥、燒鹼、棉織品、膠底鞋、搪瓷面盆、牛骨、蝦米、砂紅等爲大宗，共約值國幣六千萬元。經海關完稅出口貨物，差不多只藥材一項，去年輸出，約價國幣一千二百萬元。入口貨除上列有稅貨物外，尚有無稅的食米和食鹽，數量也相當可觀。食米雖然沒有正確的數字可查，但廣東瀕海地方，像欽縣、防城、合浦一帶的民食，有一部份是靠越米來挹注的。米價漲落一時常以當時越米進口的情形爲寒暑表，由此可知越米的影響一定不小。食鹽一項，經由「財政部東興鹽斤秤放處」完稅的，去年全年共有四萬三千餘担。越鹽的成份比較我們沿海所產的鹽都要好些，所以若以普通鹽的標準計算，並將私運的加起來，數量就當不止此。這兩項日常必須品的輸入，對我們沿海的民食，亦有不可輕視的作用。今年貨物進口，尚無完全統計，只知海關分卡每月稅收，都在百萬元左右。雖然今年關稅，改從量征爲從價征，稅收增加，只足以直接說明入口貨價的增加並不就可斷定是入口貨量的增加。且因入口貨物並不是在一種正常的情況下運輸的，所以今年入口貨的多寡，也沒有人能作預先的估計。出口藥材，自去年冬天起，便已停滯不前。原因是自那時候起，越南的商人便不容易從當地法越政府取到「購銷證」，所以無法購入。而法越政府最近且將藥材加入限價品之列，商人獲利有限，採銷興趣便減，這怕也是一個原因。

在輸入貨物中，有不少是法越政府禁止出口的，但事實上卻仍然能夠源源出口，那就是全靠私運。私運當然有危險，但是在重利之前，不少人就絕不缺乏勇氣。而且搶運的人能夠使買主十分放心，因爲牠們事先都按貨值百分比以押金交給貨主，數量大的，有時且能找到舖保，中途若有損失，即由搶運者負責賠償。等貨物運了過來，再銷保取回押金，並索取約等貨值百分之二十的佣錢，作爲酬報。這種佣金，當然也被商人加在物價身上，使貨物成本增高，因此物價也增高。搶運的人並不完全靠陸路，靠水路的也多。我們不要看輕那些獨桅船，牠們時常敢從龍門港一帶海面，靠着順風，駛到海防河面去，用各種賄買徵購的方法，使船艙裝滿了貨，然後靠天色風候和船夫的膽量，在法越海關的檢查船和

日本艦艇的荊棘叢中，碰自己的命運。他們說：「去三隻，回來一隻，那就夠本；若果回來兩隻，那就賺了一隻；回來三隻，那就賺了兩隻；如果三隻都光了，那就無話可說了」。他們是認眞地用生命去博錢，不過，也有極少數船隻能夠肆無忌憚平平安安地出口的，那就是那些事先在日寇的面前討得了所謂「人情」——討得了日寇的「運輸證」的船隻，日本人的「恩惠」當然不會沒有代價，最普通的代價是銅元；（敵人在越大量誘購我銅元，用以製造子彈殼。）和鎢砂，有時更是靈魂和情報！

東興市面商貨交易，和越南芒街一樣，都是以越幣爲單位的。因此內地商人到東興去辦貨，先得把國幣換成越幣。爲了這種情形，越南貨物輸入愈多，東興市面上所需的越幣也就愈多，因之越幣的價值也就愈高，亦即是國幣的價值也就愈跌。我國國幣在交易上既作了越幣的附從，所以價值常常因爲市面上越幣需要情形而變動，其次，僑胞匯款的衰旺，也足影響當地國幣的價格：匯款多的時候，所需兌成國幣匯歸內地的也多，也即是市面上的越幣跟着也多，在如此情形之下，國幣會稍漲，越幣會稍跌。國幣在東興，就是在這種種情形之下，給鎮邊得不由自主。東興是我們的行政區域，而貨幣卻以越幣爲主，這種不合理的情形，當然要設法改善。廣東省府以前亦曾注意及此，可惜沒有結果。目前改革恐更困難，因爲第一，當地貨物交易，是入多於出，故在交易行爲上用越幣的機會多，用國幣的機會少，且有很長遠的習慣，一時恐不易改過來。第二、越幣與國幣的比值（以當地而言）日更懸殊，商人既以越幣入貨，價值單位爲越幣，故一切算盤均用越幣來打，而不以國幣來打。比方今天越幣是一與八之比，即國幣八元兌越幣一元，這樣，一件以一元越幣購來的貨物即等於國幣八元，如果打二分利的算盤，這件貨物就該賣國幣十元。可是如果明後天國幣和越幣的比值又距離得更遠一點，比如說十元國幣兌一元越幣，那以國幣爲價值單位而定的貨價，就等於把那二分利剔了去。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商人改變過來，也是沒有可能的。所以政府若要改革，這些問題就必須設法解決。這種以越幣爲價值單位的不合理現象，在防城的那良圩及其他沿邊地方、都是一樣，很值得我們注意。

說到僑匯，廣東省銀行東興辦事處去年承匯的，約有國幣七千餘萬元。今年開始，每月差不多都在千萬以上。這一些僑匯，除了接濟僑眷作用外，其另一意義，就是供應了商人向越購貨的需求，爲國幣價值盡了很大的調劑作用。如果沒有它們，國幣在東興的價值恐將更低。僑匯除粵省行承匯者之外，由各私家商行轉撥匯劃的也不在少數。東興市上作匯款生意的商行，在十餘家以上，據一家並不算大的商行老板告訴我，他去年一共承匯了五百餘萬元（國幣）。十數家算在一起，加上由郵政局小額承匯的四百餘萬元，再加上其他零碎而沒有統計的，想必在一萬五六千萬以上。這是去年的估計，今年數目必定更多。找換店的存在，也是東興金融上的一個特點。（敵人接收廣州灣後，找換店即時增加了幾家，連原有的已有廿家左右。）貨幣價值的升降，一部份放在牠們手裏，牠們常常擡收捻放，便可使幣值波瀾起伏，從中取利，因之要整頓東興金融，找換店亦應注意取締。在

商業和僑匯上，我們既然得到了上述的那些數字，似乎可以想到如下的一種情形，那就是比方就去年來說，那值國幣一萬五六千萬的僑匯（原為越幣），除了還用於輸入方面的六千餘萬元和市面流通所需的一部份外，其餘值國幣數千萬元的越幣，在這國幣跌價的時候，會不會成為一部份人資金逃避的淵藪（即購存越幣）？實也是一個不可輕視的問題。

——東興與越南的硭街，中間通一道鐵橋——「國際橋」。鐵橋的兩端各有一道鐵閘，各有不同國籍的兵在守衛。在硭街那邊的橋頭，法越政府特別用鐵絲網劃出了一塊地方，讓給了日夜開場的賭博。由東興過硭街，是必須向法方衛兵繳驗「過界紙」的。可是到賭場所在的地方，卻可免辦這種過境手續。這種「優待」乃是有意給赴賭的人以便利，引誘他們去賭錢。法越政府就是用這種方法使賭餉公司賺錢，而牠也由賭餉公司每年取越幣四十八萬的代價。（今年硭街賭餉為越幣四十八萬）硭街的賭客差不多全是中國人，所以可以說，硭街的賭餉公司是東興方面的人培養的。為了這個原因，使東興這一邊的鐵閘門除了治安的作用之外，還有另一種妙用。那就是把這邊的閘門一關，便無異叫一隻無言的鐵手伸向賭餉公司的面前。于是跟着「戒嚴」，「檢查」等好聽的名詞而來的，便是叫做「服裝費」「伙食補助費」等等名稱的越幣。所以以前有甚麼大小官員一到，人們就會想到要關閘門。硭街賭餉公司，現在每月正常的要供給東興方面越幣一千八百元，名字也非常好聽，叫做「公益費」。如何分配未得詳知。「公益費」以外的臨時「義捐」，數目則隨時不定。以前東興人說，「硭街賭餉公司的錢，由東興一直派到小董。」這句話含有很深的意味。我們自己禁賭，我們的「公益」卻要用硭街賭餉公司的錢，用這些「公益費」的人不為自己害羞，也應為國家體面臉紅才是！聽說這筆「公益費」還備過案，眞不知是怎樣備法的！硭街除了可以賭，還可以吹，硭街的鴉片生意也多是東興這方面的人做主顧。我們知道，在硭街的賭興和烟癮，絕不會一過了「國際橋」便丟得脫的，所以賭風和吸毒，在東興亦未能絕跡。賭與烟的存在，又使包賭包烟的人存在，賭與烟不獨毒害了東興這邊的人，也毒害了東興這邊的政治！幸中央軍政當局有見於東興情形的複雜，特令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自去年十二月起，在東興設立了一個「軍警督察處」。該處成立以後，對於烟賭正極力整飭。現在要由東興過硭街的，先得在我方橋頭繳驗「過界紙」和「國民兵身份證」，一一登記，沒有的便不准過橋。這辦法實行以來，硭街的賭博，已較前大為冷淡。因為每日的「過界紙」，法越政府原只限發二百張，因此可以過河的人便不多，過了而又賭錢的更沒有此數，故賭客大形減少，至於以前，「過界紙」雖然仍只是二百張，可是因為我方橋頭並無限制與登記，而出入賭餉公司，可不必辦過境手續，因此實在等於沒有限制。

因為越貨的來源與越南人，法國人，甚至日本人都有或多或少的關係，而且都是曲曲折折偷運出來且在暗中交易的，因此曾有一個時期，有兩個字使東興的富商巨賈非常震懾，這兩個字就是「漢奸」！這兩個字是「身份特殊」的人底如意金箍棒，那些人把牠隨身攜帶着，或因糜爛的生活的需要，或因在硭街賭場上作了敗軍之將……總之，在他們認為

有必要的時候，就可以拿着這如意金箍棒走到他們的對象之前，和對象講交情，最多的是講「錢財應緩急相濟」，許多有錢的人都在這棒下吃過了虧。至於用「軍用電報紙」拍秘密行情，襟頭掛一個機關證章，手上拿一本流水賬簿的人，早已沒有人覺得奇怪。總之，在東興，環繞着商業和金錢，許多「冒險家」都在冒險。東興和牠那裏的咖啡和洋酒一樣，對於吃喝慾較強的人，都不乏刺激，不乏引誘！

東興隔河就是越南，所以在東興也有外交，以前是由防城縣府派人主辦的，自戰區「軍警督察處」成立以後，就交由該處辦理。經該處成立以來的努力，中法兩方的感情比前較爲增進。以前，法越兵常因小事從硭街的砲樓上向「國際河」上開槍，造成緊張的空氣。自「軍警督察處」成立以後，便與法駐硭街的軍區司令商定，以後不能再有同樣事情發生。「軍警督察處」的潘裔南處長，曾被法駐硭街軍區司令官正式招待過一次，禮儀的隆重，甚至引起日寇的嫉妬，由此可知雙方關係實在在好轉。現在我國與維琪政府雖已絕交，但邊界關係都沒有突變的徵象。

東興的重要在乎牠的地理關係，亦卽在乎牠的商業關係。爲了這種特殊情形，住民的生活就或多或少帶些殖民地色彩和商業色彩。不少士紳和商人，除了有東興的戶籍外，大多都拿有法越政府的「身稅紙」，在東興犯了法便逃到硭街去受法越政府的保護。有許多人是白天在東興做事，晚上回硭街去住的。其次，我們可以說，大多數人都或多或少與做生意有關係。其影響于文化上，就是懂得法越語的比懂得國語的還多，對於安南殖民地文化的吸收比對於我國現代文化的吸收還深，這眞値得我們慚愧和注意！文化食糧方面，粵南方面有個小型的「粵南日報」，三天兩天可以到東興。其他桂林，曲江各地大報，普通都須十天左右可以到。反之，在敵人控制下的越南報紙，如「新中國日報」等，却很快的經硭街傳到東興，這些報紙上當然是鬼話連篇，不過對於東興人底腦筋，就難免有危險的作用。新書籍的供應，只有一個「文化商店」在盡力，惟因經費短絀，廣泛的採辦無法辦到。而且要新文化食糧能多多推銷，除了業務上的努力，恐怕更重要的還是與其他教育性工作配合，改變當地一般讀者的落伍的胃口。學校方面，有一所中學和一所師範，若就圖書儀器等設備看來，成績只是平平，而且在當地文化活動上，仍未能起中心作用。靑年工作，聽說過去曾有過一個時期的蓬勃，但因環境關係，早已沉寂下來，走的走了，留着的也不再作聲，我曾接觸了不少男女靑年朋友，他們有熱情，想工作，可是自動的做起來因爲環境所不許，想找人領導，又沒有人去領導他們，所以都非常苦悶。

最近，因爲「軍警督察處」潘處長的提議，城郊正建築着一個規模相當大的運動場，場內除一般運動設備外，還有文化的一部份。這是改變一般民衆尤其是靑年的生活的一種做法，這雖然只是一個起點，但也値得我們寄與希望，因爲這表現着在東興這樣的環境下，已有一種新精神在蠕動了。

五一—四一〇

自貢市鳥瞰

李致剛

弁言

嘗讀左思蜀都賦至「家有橘柚之園，戶有鹽泉之利」，疑其誇誕，嗣覽方志鹽法諸書，始信非虛言。考川省產鹽起於秦晉，國家人民食其利，迄今千有餘歲，雖產區散於十數縣地，然其量之巨；而又水火（註）俱備者，厥推自貢，且地富物繁，家給有餘。抗戰以還，濱海鹽區，胥淪敵手，為適應供求，產量激增，銷場日廣；因之副產興起，自貢一市頓成後方重鎮，亦國防經濟資源所在。筆者嚮往之志，積年未償，今秋適因公務道出斯地，為明瞭全貌，迺作五日之勾留，更從事調查訪問，兼涉獵羣書檔卷，走馬觀花，挂漏殊多，初意聊作此行鴻爪耳。返蓉後，朋輩力促發表；以饜遠方人士欲知自貢鹽區導遊之助，於是殺青付郵，以貢讀者玩味！

一、建置沿革

自貢市乃自流井與貢井劃為一行政區之共稱。據考貢井在北周時，名公井鎮，因大公鹽井而得名，唐代改稱公井縣，降及宋世，廢縣改設富義鹽監，經若干年後，公井又易名為貢井。自流井則出現於清代，相傳因井泉自然流出故名。致清雍正時，將貢井劃屬榮縣，自流井仍屬富順，而以沱江支流榮溪（俗呼鹽井河）為天然界線，惟貢井稱上廠，自流井稱下廠。

清季太平天國之役，川鹽濟楚，設卡征榷，以供餉糈，厥後設官運局，入民國改設運使，民國三年又劃富榮鹽場為東西兩場，迨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沿海鹽區淪陷，專恃自貢鹽場，增產接濟，於是鹽業發達，鹽工加多，社會亦倍臻繁榮矣。先是民國十七年，地方人士，有要求設市之議，并成立自貢市黨務指導委員會，而自貢市商會及冠以自貢市名義之若干同業公會，相繼成立，二十一年遂援有市黨部而無市政府之山西太原成例，各公會均直隸四川省政府，同時文化經濟建設均極度發展，亟需建立市政府統治管轄，由鹽管局及黨務機關屢次呈請設市，乃於二十六年經省政府兩度會議，遵照委員長重慶行營令飭審核自貢設市辦法，同年七月奉省令先行設立自貢特種警察局，藉飭治安，二十七年六月遂奉令成立自貢市政籌備處，頒發木質關防一顆，二十八年九月，奉省令成立自貢市政府，至三十一年八月，始奉行政院正式核准成立之明令。從此自貢市與蓉渝兩市，遙遙相輝映矣。

（註）：所謂「水火」者，「水」指鹽水；「火」者，即火井，利用熬鹽也。

二、位置氣候

自貢市位於川省東南，高出海拔三四三公尺，東經一〇

四度五七分一三秒，北緯二九度一二分零秒，與內江、富順、榮縣、威遠等縣接壤，本市地居山谷，且多火井，故夏季酷熱類陪都，冬季則較和暖。

三、風俗旅居

近人王蕃春溪筆記云：「自貢原屬富榮，素稱興崇禮讓，敦尙詩書，其在於今，市集之風泰而侈，鄉野之風頑而詐，寖寖乎淳龐之俗罕聞矣。挽侈歸約，祛詐還淳，是在從政者，其知所先務歟？」自貢為川省經濟策源地，風俗奢侈，固不待言，而服飾及日用生活，仿效蓉渝，一般物價較成都約高一倍。

本市旅館，計有十餘，大都湫隘塵器拙垂，僅新建之釜溪招待所，差堪駐足。

四、本地風光

本市井灶林立，人烟稠密。然極目四周，山巒秀麗，溪水環流，鹽區以外，頗不乏山水清幽之境，足供遊人過客之眺覽，特擇要敍述如次：

市區之陝西廟，（現為市府）崇樓廣廈，式仿宮殿，雕刻精緻，建築雄偉，可為我國古代建築學之代表物。中外人士，來此參觀者，均有觀止之感。市西約里許，有喚魚池，位於釜溪之上游，兩岸絕壁峥嶸，水流平緩，每值盛夏，遊船滑艇，往來如織，壁上刻有「喚魚池」三字，秀潤雄勁，相傳為蘇東坡遺蹟。稍遠為叫化巖，有鹽井名自流井，傳明初有顏梅二公，發現鹽泉，由此井自然湧出，以此得名。市東約七里曰白崖寺，背山面河，山脈蜿蜒，青草葱蘢，寺建於明末清初，乃本市名刹也。每值春秋佳日，遊人拾級而上，登高望遠，則郭家坳等區之井廠，一覽無遺，且威遠河澄澈如練，經流其下，塵囂中有此靜境，誠不數覯也。由寺迤西約十里，有觀音灘。為本市與威遠交界處，有溪流焉，名威遠河，溪上跨一大石橋，建於遜清中葉，登橋憑眺，西岸古樹參天，東堤綠竹蒼翠，沿溪怪石嵯峨，亦奇觀也。若以之闢作郊外公園，尤為適宜。貢井之東岳廟，傳說廟內有井名公井，貢井之名，由此得來，今已封閉矣。其北有天池寺，登臨遊觀，而貢井全區之井廠街市，悉奔眼底，每屆農曆年節，鄰縣士女來寺禮佛者極夥，亦當地有名古寺也。其南則有五皇洞之飛泉瀑布，時值夏秋，山洪暴發，如白練垂空，奔衝而下，雖不若廬山瀑布之奇譎，要亦斯地之名勝也。其他一邱一壑，非無可觀，究於農田鹽產無關，概略而不及。

五、鹽場概況

本市鹽場分自流井（東場）貢井（西場）兩場，均設有鹽場公署，歸川康鹽務管理局直轄。

一、自流井場，原有天然瓦斯煎鹽之火圈五千餘口，現僅三千四百餘口。煤焦煎鹽火圈五千四百餘口，鹽崖井四十一家，黑滷井二十八家，黃滷井二十八家，水火黑滷井三十八家，水火黃滷井一百一十三家，純火井一百九十家。全場每月產滷水約六百九十餘萬担，產鹽約三百七十餘萬担，禀

鹽正副稅全年約四千五百餘萬元。

二、貢井場，共有黃黑滷井一百三十餘家，水火黑滷井二十六家，天然瓦斯火花灶圈四百一十餘口，火巴灶圈四百三十餘口，共有天然瓦斯火圈八百四十餘口。全場每月可產滷水三十餘萬担，產鹽約十八萬餘担，全年票鹽正副稅三千餘萬元。

兩場引鹽稅款，由川康鹽管局經收，數字則較票鹽為大。每年票鹽與引鹽合計國稅在二十萬萬元以上。惟近半年來因鹽價核價過低，兩場鹽場虧折過大，無法繼續生產，停煎歇業者，實屬不少。自貢市府會同鹽務管理局，均已迭電財政部請予核本定價，以資救濟。

其他自貢市多數井灶，利用鹵水（過去係廢物），用科學方法提去氯化鉀、氯化鈉、氯化鈣、氯化鎂、硼酸等數十種副產品，資料甚佳，產量亦豐，將來副產增多，技術進步，則鹽場工業，不難一日千里也。

六、交通

（一）水路：河流計有威遠河、榮縣河、至牛角沱合流而成釜溪河，下流入富順與沱江會合，本市所需大宗煤鐵均由威遠河船運，所需木料則由榮縣河筏運，至所產井鹽，則由釜溪河下運至富順鄧井關轉運瀘縣分運各岸，近來井鄧河水閘完成、增加運量，減少運費，節省人力財力甚多。

（二）陸路：公路計有井內、井威、井榮、井富、諸大幹線，支路有大張、艾向高等路，均為輔助水運之用。

七、工業

（一）機器工業：本市除鹽業井灶及附產品工廠外，僅有大成等小規模機械工廠十餘家，遂凡本市各業，需要較大之機器均係仰賴外來，殊不經濟，近有崇福煉鋼廠，資本總額一千六百萬元，業經經濟部登記市府備案，正從事大規模生產，以應本市各廠之需要。

（二）自來水工業：市區人口密集，水源不淨，飲料與工農用水均感缺乏，近由市府會同當地士紳籌組自來水公司，期達供給優良飲料及充分之工農用水為目的，現該公司業已正式成立，資本亦收足過半數，正從事採購機器水泵及水管木管等，預計明春即可完成。

豆沙關唐袁滋題名摩崖釋文

大唐貞元十年　九月廿日。雲南宣慰使內給事俱文珍。判官劉幽巖。小使吐突承璀。持節冊南詔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龐頎。判官監察御史崔佐時。同奉　恩命。赴雲南冊蒙異牟尋為南詔。其時節度使尚書右僕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韋皐差巡官監察御史馬益統行營兵馬開路置驛。故刊石紀之。

袁滋題（三字篆書）按原題左行。今改為右。以便讀者。（張希魯）

西南紀行雜詩（續五六頁）

譚鈞

抵貴陽

四郊多壘馬長嘶，自願儒衣逐鼓鼙，
仰見纖纖頭上月，忽驚身到夜郎西。

貴陽城見苗民

班史盤瓠夷早傳，狼煙猶得紀山川，
殊言異服仍難改，風土何人擬繪編。

參觀貴州圖書館

滿室皮藏入眼新，圖書簡牒任披陳，
於今荒徼文風甚，可惜無人道尹珍。尹珍漢人，學於許慎，傳於黔中，於是黔中始有學。

貴州野鴨塘早發

此身可合是詩人，萬里獨行一劍親，
千嶺瘴來雲似墨，故將微雨洗征塵。

黃果樹觀瀑

素練無端百尺垂，碎飛玉屑散成絲，
怪他詩思清如許，倚樹何妨看少時。

過關索嶺

插雲關嶺鬱崔嵬，車過憑教望眼開，
峯入百蠻青似染，奔騰翻似海潮來。

夜宿江西坡

深山幽邃月微茫，茅店三家樹幾行，
一宿行人驚不寐，聞聲忽喜是同鄉。
店婦自言衡陽人，隨夫客黔中，去年夫死，不能歸。

過普安

山道驅車紓且遲，居然嚴險竟如夷，
此行莫憚途程遠，紅樹幽巖合有詩。

抵盤縣

龍從經未易躋攀，況復風煙接百蠻，
回看曲盤來處路，已知身過萬重山。

車油罄宿亦資孔寄內

重陽別後忽冬初，猶是伶仃滯客車，
我寄愁心隨皓月，夜來曾亦照君無？
是夜月明如霜

抵曲靖

平平坦道任馳車，路過平彝十公里便平坦無坡
日暮藍天淡似無。車到夫憧爭負挈，
滿城恰是上鐙初。

火車中遇湖南兵

三十才過便老蒼，幾經征戰習戎裝；
雄心忽動家園念，溫語慇懃問故鄉。
兵問湘中年歲及徵兵情形，余一一答之。

抵昆明

雖說昆池見劫灰，烽煙依舊鬱樓台，
金雞碧馬都無恙，我為湖山此一來。

遊昆明翠湖

碧浪游魚嗅水香，悠然我亦想濠梁。
可憐滄海橫流日，奈是機心未肯忘！
寒冬天氣尚和清，藕榭花欄映水明，
最愛黃昏湖上路，經霜紅葉點衣輕。

大觀樓

隱隱漁歌入暮煙，西山爽氣落樽前，
髯翁題句今仍在，大觀樓孫髯翁有長聯，阮文達公曾竄易數句，滇人不服，仍懸舊句，今仍在。
我欲沉吟一惘然！

雙城記（旅峨雜記之一）

郭祝崧

提起峨嵋這個名詞，於是一些輪廓飛入我們的腦子裏；隱隱約約的一件東西呈現在我們的眼前，那是一座白皚皚，或是黑黝黝的半截沒在雲堆裏，終年有雪的高山，有時三個頂尖兒又從雲中伸出來。什麼佛光哪，聖燈哪，雲海哪，菩提樹哪，把我們幾乎弄昏眩了。但在這裏我並不說那己為人熟知的「普賢道場」；要說的乃是豆腐乾樣的一個小城。

這城的確只有豆腐乾一樣大小。有人說吸一袋葉子煙的時候，就可以走遍全城，這句話雖然我們無從去實驗證明，因為我不會抽煙葉；可是我在若干次走遍全城的記錄中，以二十分鐘為最高，平均指數是十六分鐘。

城是因山而得名——峨嵋縣。

全城有四條大街，（實際上可分成五條；包括東南西北各一條，和中間縣衙門所在的那條），東西或南北兩街的一拐灣，我認為應叫中街，因為牠是全城的樞紐，向西方各放一根線去。每線各連接着一座城門，矮小而完整；城垣也是一樣。據云建築的年代却相當久。

北門外有一條公路通夾江到成都，東門外也有半截公路，經蘇稽去嘉定，所以這兩道門外住戶頗多。東門外還有一些大廟宇，故宮博物院就租住了其中的一座。南門是去山上的路，一出城就是庵呀廟呀的鬧不清楚。只有西門外是一片青葱；田壟相望，還有一幢白塔矗立，另有一番風度。城內以西門一帶較清雅，高大的房院，叢生的花木，街面石版上生滿了苔蘚，好像很少有人走過似的。這些房院中的人們，也比較時髦，男的有時穿穿西服，女的也燙了頭髮，有空時到嘉定走走；或到成都逛兩天。

本來這地方的人們，都是非常樸實，雖然有些家中不能不算是千萬富豪，但仍就節儉的過生活，只有上面所說的那些跑大都會去染了惡習氣的人，才曉得奢侈。不過賭博在盛行着，小小孩童，亦「擲百千」，因為這地方沒任何娛樂的場所，有一個公園也不像樣，所以少不了牌桌上去消磨閒工夫。一般平民，不但男子要下苦力，女的也得拿出她們的力氣來換飯吃；少女及中年的婦人，甚至老太婆也要上山去採樵，在北門上，一個小足的婦女，穿着破爛的衣服，鞋子外面包裹筍殼，「背子」裸裝着數十百斤的乾柴，急速或踯躅地走着，這就是那地方女子的典型。男的則做莊稼，抬滑竿，揹「背子」還要趕場。前些年，大戶人家及下力的，都離不了鴉片煙，現在據云已大部戒絕。

因為很少與外人相爭之故，所以人們大都是很誠實的，民風頗為強悍，可是沒有什麼糾紛，有人說若是要知道峨嵋人的氣，到麵館中就可以見到。幾年前當我第一次去峨嵋的時候，我連安放行裝這必要做的事都沒做，就到街上去找麵館，只是東找也沒有，西找也沒有，到後來才知道峨嵋縣城

並沒有什麼麵館，只有黃昏時街旁的麵攤攤才賣麵食。結果在菜油燈初亮的時候，我領略了這特殊的風味——和氣。說出來也許令人費解，就是每吃一碗麵，在麵的上面，每每放一個甜的或鹹的包子。當時我就問賣麵的這是為的甚麼？他只回答說向來如此；算是孝敬買主。不過我却有一個絕妙的解釋：在四川——或是全世界的人類都有一種貪多的天性，和買東西的時候，總喜歡賣東西的「添一點」，鄉間這種風氣更盛，每每為「添一點」而發生強奪以至流血。峨嵋地方的人民比較愛好和平，他們為防患未然起見，自動的「添一點」，於是麵內就添了一個包子。最近幾年這「添一點」因物價暴漲的結果，已不再為吾人所能享受，只是要在峨嵋吃麵，已不必等到上燈時候。

在四州任何地方作客時，主人總是以佳餚美酒待客，只有兩個地方例外：一是邊地，吃新鮮的蔬菜；二是峨嵋吃甜漿稀飯。前者是因為「稀奇」，邊地並不出產菜蔬；後者的取義則不得而知。我在峨嵋的一些大富之家作過多次客，却到或臨別的時節，就是甜漿稀飯，並且只有家主陪我吃，下人及小孩都只有望望而已。若是認為這也是「稀奇」，但街上的飯館都賣的是這物事。甜漿稀飯是用米及豆漿合煮而成，有少許甜味，吃來有一些沙粒，還有一股特殊的氣味——我以為那是臭味；但有人認為是美味。

這地方的吃食東西沒有什麼好的，即有也不易買得，譬如說肉吧，要三四天才能吃到一次，原因是三天趕一次場，趕場那天才殺豬。別的縣份的場在郊外，但峨嵋的場在城裏，一到場期，東南城角就擺滿了雜物把子，擠滿了人。這裏是牛市，幾聲牛鳴；那邊是豬市，也傳來一陣豬叫；雞聲；貓聲；混合着人聲，到是大大的熱鬧一番。這時候就是這小城最活躍的時候，一切店鋪都開了門——不趕場是不營業的，城裏鄉下的人們，各抱着他們的希望來趁熱鬧，大人們買一些他們所需的東西，而小孩及三嘴的人乘勢大吃一下。

這些趕場的人們，穿着形形色色的服裝，有的是邊民式的，有的是五六十年前的時裝，只有男子穿的兩件東西比較齊一，而且也有些異樣。一是菌式的竹笠，用很細的竹絲精工編成，其價錢就依竹絲及工作的細緻來定價。這種竹笠不只是用來避晴雨，也有當着裝飾美的，那些竹笠就相當高貴了，上面有青絨花，下面全為紅色或少數其他顏色的呢料鑲滿，比較時髦的，又在笠沿圍一條鮮豔的綢子。另一件是草履，只有鞋底是草的，四面都是綫織合成與普通鞋子一樣的鞋面，但普通草履却沒有這樣的鞋面，這種特殊情形，恐怕是為登山的原故吧！這東西也有比較貴一點的，鞋底是蔴質的，鞋面是絲織子。

峨嵋城雖然不算大，而茶館仍像成都一樣的多。這裏的點心鋪也叫茶食鋪，成都言「茶食」二字照音讀，但在峨嵋却叫「一籃四」了。此外峨巴音讀「壹褒」。凡此音讀特異之處甚多，可得一概括的結果，即凡閉口音皆加一鼻音，清音加英方「N」字音，濁音則加一「O」音或「M」短音。所有音讀比較川東川西標準音要清些；換言之即較成都及重慶音尖銳一點。我對語言學素來不感興趣，故只能約略說一說，好在這地方人不大欺生，旅客也不必先設法適應它。

（一）本來這裏的教育不甚發達，只有小學校幾所，連一個初

五一—四一六

中也沒有，聽說八九年前曾有一所成立，曇花一現，即歸消滅。抗戰後，大一點的城市遭遇空中威脅，大大小小的學校機關以及人家就開始疏散，鄉間，遠處的小城都是目標，城都附近，大家看上了灌縣同峨嵋，兩者皆以風景取勝。於是先後有川大及幾個專科學校遷到峨嵋來，這小城除了佛教及風景美的意味外，也就添上一點文化味。

說到空中威脅，我到想起來一件事，廿八年夏，我正住在金頂，七月裏有一天，天色清澄得很，無論山的那一方，都一望無際，沒半點雲塊，正是一個眺望遠處的好機會，也是山上晒太陽的好機會。西北正西西南都是嵯峨的雪山，聳峙在藍天中，陽光照射在上面，除了分出強烈的陰明色調，有時也放出美麗的光彩。南面北面僅遠遠的有一些山，高的矮的實在數不盡，東面則是一片大平原，嘉定清楚的擺在面前。正午前不久，突然那城裏升起幾處黑煙，同時燃起熊熊的火，在望遠鏡裏看得見高大房屋的倒坍，大家都知道這是敵機在放火殺人了。不久山下有機聲傳來，從望遠鏡中望去，九架寇機正在追逐一架郵機同捨身岩中部飛來，飛機在下面，所以看的人都未去躲藏。郵機忽的越過大峨側面的一個山凹飛逃，那九架敵機像是怕窮追迷路吧，盤旋了一陣子，就飛走了。

第二天傳來消息，說是黃灣被炸，剛和尚知道是一個場，後來下山時打算去看看，結果只見到這所謂的場有房屋三椽，共七戶而已。炸彈的坑穴在遠約半里的河邊竹林中。峨嵋的場鎮就像這樣大小，有大的都是與其他縣份相接的，唯一的例外是龍池——當專齋敍遠。

嘉定就不同，不但城比峨嵋大，就是他附屬的場鎮都比較峨嵋要大，如蘇稽鎮，就比峨嵋大二三倍。

嘉定現在的名字叫樂山縣；從前叫嘉州；再前叫戎州。是川西南北中的一個交通樞紐，北通成都；西達洪雅一帶；南至瀘縣及西昌；東經自流井到內江，水陸皆便，比起成都重慶都無愧色。她的形狀位置也與重慶彷彿，背山面水當岷江灌流之處。城只可分作三面——兩面向水；一面接山，因近水之故，地甚潮濕，海拔也與重慶差不多，所以氣候也熱。一到夏季，幾乎不能入睡。

說到吃，却有兩種美味不能放去，一是肥團魚；一是嘉定豆花。肥鬮一望而知是魚肉厚，可是也嫩，不像長江中下流大魚之死板。嘉定豆花就是普通連渣或不連渣的豆花，加上炖鷄，肚條或蹄花等類的「附件」。

但嘉定的吃，並不著名，那裏著名的是穿。鷄皮縐就是這裏的特產，鷄皮縐是絲製綢，比一切綢料皆厚，有縐紋，幾乎全是縐紋。好一點的，洗過不變色，就是說白色洗後不致變成淡黃。並且經久洗，洗上百來次都不易破爛。在從前不過二三角錢一尺，現在好一點少不了要八九十元。

這城市爲成都的四分之一成重慶的的三分之二大小，大街小巷也有許多，不過最熱鬧的中心街市，却只當土遠兩地城外的一些次要的街道而已。全城高低不平，除了有石級的道路外，也可以通人力車，人力車的數目只不過幾[illegible]。因爲車子少，三和土的路面到還完整，街面雖窄，也不致發生意外。至於說到汽車，則全城沒一輛。

對外交通前已言過，夏秋有小汽划由重慶駛來，[illegible]或也

有水上飛機由渝飛來。

教育也不甚發達，連高中都沒有，現在武漢大學遷到這裏，他們物質的享受特壞，一個大寢室，上下床，住了百來位，作者回想華西壩上——尤其是華西大學的學生，一人佔據一大間房間，不禁有天淵之別的感覺。全校分成三個地方住，主要的講室是在文廟內。他們遷來不久，就遇着我在峨山見到的轟炸，他們部份校舍被燬，學生也略有死傷。

那次同時被炸的有樂山公園。公園的面積還不算小，但佈置不頂好，有一所電影院，是這裏唯一的娛樂場所，有時也唱川劇。

基督教在這裏的勢力很大，有幾座教堂及學校，有個在嘉定可稱規模最為宏大的兩級小學，校長同多數教員都是華西大的學生。校址很大，遍植花木，這在嘉定城中很難見到的，嘉定與重慶一樣，地下是磐石，不易生花木。緊接是一所教會醫院，位於全城最高處，矮小的白色長形洋房，林立草場中，很像熱帶地方的西國軍營。全院只有二十個病房，我去過四次，聽說病人有四分之三是去戒煙的。

謁丞相祠記

希魯

少讀杜詩。即欲來錦官城游。以尋丞相祠堂。今日旅蜀。棄絕百事。實唐人誘吾者深矣。方至成都時。遙望古柏參天。心中即以為丞相祠。問之果然。欲入謁。見軍人虎虎對立。怯不敢進。十七日與青年諸友同來。先用名片說明。幸許可。仰觀殿宇宏闊。廟貌峥嶸。蜀中各寺。幾罕與匹。門首額曰。漢昭烈廟。蓋前祀先主。旁配關張。兩廡從祀蜀漢文武官佐。泥像前立石刻小傳。閣外有唐元和四年裴度撰之諸葛武侯碑。柳公綽書。兩嘉靖年碑與之對峙。後殿方祀丞相。前建一廳。顏曰。伯仲伊呂。取少陵詠懷古跡句。靜遠堂前置銅鼓三。壁間又勒杜詩。余謂孔明品學。固高千古。而子美表彰之功。亦復不淺。非是陳志猶有微辭。至杜詩傳後。諸葛大名斯垂宇宙也。殿背又刻前出師表。體用小篆。清末人書。左建琴亭。上儲琴。下置石櫈。可息可弈。自亭下轉過。歸然圜邱。樹以雜木。牆繞之。為先主惠陵。前為享堂。中豎一碑曰。漢昭烈皇帝之陵。或曰。此偽也。據華陽縣志。亦嘗載之。惟蜀志未詳其地。漢末至今。已逾千年。滄桑屢更。誠難確定。此處既存唐碑。原為丞相祠。即老杜所詠者。殆無可疑。不知何時。又以先主並祀。遂題為昭烈廟。惠陵唐人鮮有道及。則或曰偽。亦不可謂無理。

再訪盤溪

王大維

秋日曾去盤溪，已寫「訪盤溪」一文實本誌，冬日又重往一行，再草此篇，誌我遊踪。　三十二年除夕

一。我祇能記住水

從盤溪車站到鎮上去，要跨過一條江，在秋天的時候，水勢大，汪洋湍急；冬日裏，江面瘦消了許多，變成一泓緩流，渡船慢慢地從這邊浮到那邊去，沒有爭擾，沒有那許，像睡在搖籃裏盪漾。

踏上了岸，軟軟一片沙，走盡沙灘，有一個上坡，上去就是街。街比渡頭更溫暖了，看見有許多笑臉迎來我的面：「來了，似曾相識的遠行客！」

在此沒有葉黃葉落的時候，我沒有方法來說明秋天這個季節，我祇能記住水，上次來的時候，江面比今大一倍，水流那麼急，船夫那麼費力地載我們過江，還有水是黃黃的；現在，這條江就變了樣：寧靜，澄清，瘦削，幾乎疑心另外換了一條江或迷失了方向，但山峯依舊那麼青，那麼秀，高閣依舊屹立在鎮上，一點沒有錯，我由秋天走入了冬天，但在此找不出一點冬天的痕跡，也沒法說明冬天這個季節。

相反的，這裏倒有一點夏的痕跡，脊細蚊子依然存在，還有小小的黑虫也沒有僵，這種小虫，比螞蟻還要小，生翅會飛，嚙人比蚊子厲害得多，皮膚上一覺得癢，墳起一塊紅，愈搔愈癢，要十天八天才能消紅除壓，皮膚不好的，還要因此釀成瘡。

這種黑色的小虫，在此地一所中學裏飛翔最多，大概因多樹多花草寄生容易，但小小的東西，終無害於美麗環境，在校中，幽美到想立刻拿起一本書來讀讀，進去參觀時，正值午間休息，祇聽得蜜蜂在玻璃窗上嗡嗡聲和撞擊聲，又想立刻在這明靜的窗前坐下來寫一些文字。校門傍着江流，有兩三對女學生枕着書本凝視潺潺的流水。

我在第一次踏進盤溪的時候，就發見此地的女子不同於他處，尤其是年青姑娘們的眼睛，彷彿如夏夜燦爛的星星，白天，她們多在學校裏，晚間，星星們閃出在自己或同學們的門前庭院，明媚中帶些端莊；流動中又有些凝神，這秀美這聰明，祇有歸功那條江。

橘橙成熟，黃黃的芭蕉果成串串掛在街頭，不知名的花木，紅的黃的朵朵盛開着，人家的門牆上會偶然掛出一枝艷花嫩葉來，究竟此時此地是冬寒臘月還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我意識模糊不清了。

二・山鎮夜宿

是一座四面有窗的高樓，樓的周遭，植遍花木，柏樹及尤加利樹已高齊樓頭，紅的花朵織成籓籬，珠蘭白蘭綴在樹

陰之下，我就睡在這花木葱蘢的樓上，樓那麼寬廣，正中供奉一座雕塑的神像。一盞昏黃的油燈，抵不住窗外的月光，索興吹滅了燈，打開窗戶，請月光爽快地進來照在我床上，我躺在床上儘情地享受山鎮的夜月，靜寂中聽得淙淙水流分外清晰，這股水，順着滇越鐵路南流，到盤溪，已由沖激而漸入細緩；可是有一座中流砥柱的「鐵鎖橋」橫其前，水勢被阻，到夜深人靜，水聲響朗起來了。窗外樹上有紡織娘的鳴聲，在冬日，紡織娘還會發出悅耳的歌唱不能不算是一個奇跡。我被水聲和紡織娘的歌聲所縈繞，久久不能入夢，披衣下床，倚窗眺望，皎潔的月色映照遠山近樹，比白天還清明，也看到遠遠的高閣上的銅鈴，聽得風吹銅鈴叮噹聲，我突然聞到一些死人的氣息。樓下的庭院圍牆之外，在日間曾去散過步，一塊綠得非常可愛的草原，間種幾株松柏，草原上有幾堆沒有一些小草的新土，知道這是剛剛安息的人的安息處，沒有碑碣，沒有磚石，僅僅一些淺土覆蓋其上，彷彿看到一角襤褸的衣衫。這股異樣的氣息觸進鼻間。闔上窗戶重返我的床，但我好像又步到那塊草原上，重見那幾堆浮起的新土，似有腐爛的血肉在土中淌流出來，聞到更難聞的臭氣，我掩住了鼻急忙返奔，泥土中突然伸出一隻皮肉剝落的手，拖住我的腳，一個骷髏露着雪白牙齒狂笑，笑聲中似在說：「你們沒有這股氣息嗎？躺下來，試試看！」驚悸得不知所以，朦朧中被隔院的弟兄們早操口令呼醒時，太陽已輕輕地爬上樓窗。

三、綠色的原野

在春天，我們可以看到綠色的田野，因為那時候，豆和麥都長得齊整嬌綠，吹來一陣和暖的風，一切沐沐在暖陽藍天之下；可是：現在是冬天，此地的原野，依舊一片綠，綠得比春天更嬌嫩些，極目四週，蔚藍的穹蒼覆蓋在綠色錦繡之上。

這一片綠，不是豆和麥，不是青菜；是甘蔗，甘蔗這東西，可以解渴，可以製糖，此地是甘蔗的產地，所以也是糖的產地。到冬末春初，甘蔗成熟，於是收以製糖，僅僅盤溪一個鎮，有糖坊二百餘家，製成的為圓圓的糖餅，色紅，運銷各地，全滇的糖以此為最佳。紅糖色味，終不及白糖，雲南製糖廠設廠於此，將紅糖重加提鍊製成白糖。

除了甘蔗之外，當然也種豆和麥，稻和菜，馬鈴薯蕃茄之類，在別處豌豆初抽芽的時候，這裏已經老了。蕃茄市上將絕跡，而這裏紅如柿，大如碗。本地人吃不了，整包整包用火車運到他處供給別人。

終年有多量的菜蔬，所以終年有綠意，還要加上大量的甘蔗，叢叢的綠色，點綴得原野更有生氣，到成熟，到收割，不垂頭，不變色，這種氣節，更值得可愛的。

四、鐵鎖橋

貴州有一座「盤江鐵索橋」，此地也是一條盤江，到此也橫跨一座鐵索橋，工程相較，當然有大巫小巫之別，然鐵索每環之巨和工程之固也相當可觀，鐵索之外，還輔以木樑，橋上蓋起木頂，兩邊也圍以木壁，人行其上，好像在穿過一條深巷，如此造法，其用意大概為給行人蔽風雨，又可保

讓橋工。

這座鐵索橋名曰「鐵鎖橋」，不知建於何年月日，按橋上匾額所記爲光緒甲午重新。左端有五塊橫額：「永慶安瀾」「長虹飛掛」「澤沾利濟」「濟世津梁」「停我乘輿」右端四額：「鎮靜狂瀾」「乃利永貞」「中流砥柱」「澤長利溥」，懸聯曰：「鐵鎖橫江，任他千濤船高，百丈飛虹瞻利濟」「輪車同軌，幸代舊速紛解，五洲飆電快馳驅」，字跡均雄偉挺秀，各有妙趣。造這座橋的意義，看所題字句，一定相當大，不但可通行人，而且有關水利。

正對橋頭有一座「印川樓」。

五．江水春暖

站在「鐵鎖橋」邊遠眺，是一條曲折深綠的水流，太陽和煦地照着岸傍的樹林，淺黃色的沙灘懶洋洋躺在岸邊或中流，正可作爲鵝鴨嬉泳後的休息處。再把眼睛稍稍抬起，那邊江面比近處更寬闊些，有三五人站在江中，一隻無篷船放乎中流，青青的兩岸夾住這條綠色的江，這隻船，似在移動又似停滯，驟然望見，猜不到這美麗畫面的所在，細細觀察，才知是我們來時所經過的古渡頭。

再由古渡頭極目處，又是山，江流好像抵山腰而止，其實山是起伏的，而江流是曲折的，看去是盡頭，實際江流還是不斷，山懷抱着綠溪而盤溪依偎着山，江流像一支帶，又緊緊地給山鎮壓住了。

天氣暖，江水也暖，於是有成羣的浣衣女垂着白白的手臂在暖暖的江水中，一邊洗滌，一邊嬉笑，這秀美的一羣，在秀美的山水中更顯得秀美了，擣衣聲驚破了山野的寂寞，潔白昂首的鵝，安閒地對對游來游去。

這時候，我真想捲衣去履，涉足於暖暖的江流之間。

六．叫賣者

火車蠕蠕地在山叢中行動，到相當距離時就要停下來飲水吞煤，車內的乘客們，經了長途奔波，自然也得進一點食物，於是每到一個站，車窗外遞進了叫賣者的聲音，車窗與月台有相當高度，買的和賣的大家都需費一點力才能把食物從這雙手傳到那雙手，饅頭糕餅之類，傳到了之後，法幣擲下去，交易容易成功；如果蛋炒飯或米線餌塊之類，那交易就難了，一碗食物一雙筷很費力的遞上去，車內的人似迅速又似遲緩地咀嚼起來，叫賣者捧了盤在月台上等候碗筷和錢，這心情是非常緊張的，車的休息時間極短，牠要拔步飛跑的時候，誰也留不住，叫賣者必須在車子未開步以前，收回碗筷和代價，否則這碗蛋炒飯米線餌塊會白白送給客人，連碗筷也會被帶到老遠的地方去，遇到這種情況，年輕矯健的叫賣者是有辦法的，——他看到火車已動而車上人尚未將碗筷和錢給他時，就一躍上車跟着車子跑，到相當地方，他自然會拿着碗筷和錢下車回去。

可是年老者却苦難了！我親見一個白鬚白髮的叫賣人，他很不容易地送給乘客一碗米線，眼看得車子動了，車中人還在捧着碗慢慢咀嚼，他急得像一匹瘋狗，拉住車上鐵桿呼叫，車開動後，速度就漸漸快起來，拉不住跌倒了，站上人竭力制止，他不肯聽，仍然掙扎着起來，想趕上去，又被軌

道邊的石子絆倒，這年老人終究爬不起來了，車上人還捧着碗咀嚼米線的鮮味。

七・毀滅與創造

坐在火車中向外遠眺，接連的山巒和溪流，青青的叢林，無一絲浮雲蔚藍的天，天上忽然發見一點白色的東西，隨着發作嗡嗡聲，一架飛機在藍天中游泳，愉快地像游水裏一條小魚，正如我們像山谷中一條蚯蚓，大家以不同的速率在跳動，相隔的是天地之間。

忽然間那天上的小魚泳得更快了，看上去幾幾乎不能自持，由螺旋成為直墜，一枝矢似的觸到山尖，冒起紅黑的火燄，可是天上又開了一朵小小白色的花，冉冉地飄下來，一頂傘帶着一個人，落到山的那邊去。

看到這一幕空中變幻的車中乘客，個個緊張到狂呼，待看到一朵白色小花下來時，才放了些心，但也許上面還有人呢？不止一個，同情心開始在各人心裏起了活動，有的在嘆息這國防利器的損失。

科學造成了堅強，而毀滅又那麼迅速，費了幾多人的心計和辛勞，製一枝火柴的時間，把牠燒盡了。可是科學是人為的，毀滅迅速而創造比毀滅迅速得多，像這樣迅速毀滅中，而人能帶着白色的傘冉冉下來，第二天，他又可駕上另一架飛機暢泳在藍色的天空中了，祇要有人，毀滅怕什麼？

我遠眺那幽巒起伏的山叢，默祝那位跳傘下來的飛將軍安全。

八・友情

我們的火車仍沿着山邊向前進，一位乘客忽然發覺山林中有一個異樣的人，這個人不與我們同族而正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共生死的，於是，那位乘客高聲呼叫：「飛機上跳下來的人在這裏，飛機上跳下來的人在這裏」！全車的人驚喜地向外望，果然，一個紅紅臉高高鼻子的戰友，穿着飛行服裝，在山林中走動，大家直覺地呼叫停車，意思讓這位受驚的戰友搭着我們的火車回昆明，但是火車不同於其他的車，牠不能隨時隨地停下來，司機也許也看到這位戰友，聽到大家的呼聲，可是不能停，仍然祇得向前走，大家萬分焦急萬分歉仄地望望我們的友人，他在山上也俯視我們，好像在求援，但沒有開口也沒有看到做手勢，這是傍晚日落的時候，担心他在深山中一個人如何度過飢寒交迫的長夜，更不知何日何時能跑回昆明？

行車又前駛了一些時候，在山脚下的公路傍，發見一輛汽車停在那兒，才知道剛才山林中看見的那位戰友不是飛機上跳下來的，他，正在找尋跳下來的那位同志，所以，他仰着頭，很担憂地東張西望，車中人心上歉仄的石頭放下來了；但又寄予另外一種祝望：祝立刻找到那位跳下來的同志，很安全的一點沒有創傷，兩個人坐了這輛停在山脚下的汽車欣然歸去。

五一—四二二

紀岣嶁峯

黃性一

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蝌蚪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祕鬼莫窺，道士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

——韓愈岣嶁峯——

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第九日，余以好遊成癖，遂邀袁名賓兄，率羅僕玉泉徒步作岣嶁峯之遊，是峯北去衡陽市約六十里，以神禹碑著稱於時。初出北門，中途七里井樅木塘，橫越潭衡公路，至集兵灘、尖、比購食物數事；再繼續前進，出蹬子嶺，過法輪寺，此寺建於晉代，以楓作樊。俄從寺後登山，野蕨被地，一碧無際，山徑犖确，行人極稀，約下午二時半，始見古樹蒼勁，木葉盡脫，而集雲寺在焉。入寺，略事讀漱，然後進茗，再由侍者前導，拾石級而登，即抵禹王宮，僅一宇三楹，地基甚小，其殿左角巨石上，立有神禹碑，碑下有巨人跡，字新石青，與韓詩字青石赤，顯然不合，其為仿製，毫無疑義，留待下文，再為闡述。小事盤桓，復引觀僊人洞諸景，皆好事者為之，無流覽之價值。最可笑者，此間地名岣嶁峯，然士人多不知岣嶁峯為何地，必問禹王宮，則詳為指示焉。此亦遊山者不可不知者也。

岣嶁峯，本為衡山之總名，見於山海經及湘中記，當為主峯，徒以嶽廟距祝融峯近，入廟者衆，故一般人士俱認祝融峯為主峯，而忘卻岣嶁峯為主峯矣，竟爾喧賓奪主，亦勢使然也。

再次對神禹碑，加以介紹焉：

碑之所在

全楚志云：夏禹隨山導水，功成刻石衡山。輿地紀勝云：在岣嶁峯。又傳在衡山雲密峯，昔樵者見之。宋嘉定初，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紙打碑，凡七十二字，刻之夔門峽中。又嘉定中摹刻于嶽麓書院者七十七字。可見禹碑之地址，一在衡陽之岣嶁峯，一在四川之夔門峽中，一在長沙之嶽麓山。

碑之字數

碑之字數：張世南云，古篆五十餘字。王象之云，七十二字。而嶽麓山者為七十七字。互有出入。遠古文獻，顯晦不常，漏簡衍文，亦為常理，自當以字多者為準繩焉。

碑之釋文

碑文奇古，多不可曉，楊慎等各以所見釋文，共分三種，亦並存不悖焉。

楊慎

承帝曰咨，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安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沈鎰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處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漁池，而明發爾興，以此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安，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贏塞昏徙，南暴昌言，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蒸奔。

楊時喬

承帝令襲，翼爲援弼，欽涂陸，登鳥瀉，端鄉邑，仔麗流船，暗歇遲眠，飢夙迄冬，次嶽麓眉，陌裂嵇析，踞罔墮踱，往求出竅，華恆泰衡，嵩陲事裒，獻桴挺禋，鬱濬勢徙，南暴昭員，節別界聯，魑魅變魈，竄舞蒸犇。

碑之眞僞

碑文因有字數釋文之異，遂有疑碑文之完全出於僞造者；一以其文非蝌非篆，一以南宋以前金石文字均無是碑之紀載，故朱晦庵往來衡山，尙謂實無此碑，鄭漁仲亦以不見此碑爲憾。其實吳越春秋水經注皆稱是碑，韓昌黎等亦播諸吟咏。歐陽永叔云，韓公好古，必不我欺，則岣嶁峯之確有是碑，又何疑哉。惟通志載淸康熙年間重刻，則原碑久不存在；益可證明。但以余此次所見之碑，字新石靑，並疑而非康熙之物，惜無佐證耳。以上論列，對於禹碑作一種輪廓之敍述，俾供遊是峯者之考鏡焉。當夜宿雲集寺，越晨，循原路下山；歸紀長歌，錄附篇末，以作尾聲。

癸未大雪後一日，邀袁名實登岣嶁峯，尋禹碑，夜宿雲集寺。

岣嶁天下最知名，披榛久欲一銘行。袁侯烟霞同痼癖，相約看山不計程。路轉峯回塵世外，澗橋水枯踏石溜。涉想山徑雨成溝，夾壁如懸天不大。古幹裂石皮笞靑，細籐虬蔓葉凋零。禹碑漫漶杳無有！此石屹立非其眞。金簡玉書今豈在，山阿宮殿騰光彩。當時未與疏河功，恨我遲生四千載。薄莫猶登萬仞岡，捫崖畏虎聲不揚，寒風襲人吹袂冷，同立層巒看夕陽。野蔽靑葱不可睹，晨烟香芋餐僧院。名山僻遠難再過，出寺回頭猶戀戀。

五一—四二四

四川漢代磚墓之調查

鄭德坤

漢代厚葬之俗，係沿春秋戰國之舊，西蜀高墳瓦椁秦化之影響使然，華陽國志稱：

「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國，輒徙其豪傑於蜀。」「資我豐七，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川之林，居給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設太牢之廚膳，」「女有百兩之徒車，送葬必高墳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贈禭兼加，贈賻過禮，此其所失；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

漢世厚葬致引盜賊之發掘，雖帝王陵墓亦所不免；正如呂氏春秋安死篇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掘之墓也」。劉向亦曰：「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相傳漢代陵墓埋藏財寶最富，故其遭受發掘之厄亦最多。四川漢墓固非例外，是以邇來漢墓之調查，所得多早被劫奪，未聞有一完整者。

一 渠縣

劉燕庭金石苑著錄漢馮煥闕，實即神道碑也。古籍「碑」「闕」互用，故墓闕與碑或相混雜，然闕為諸石壘切以成，與碑為獨石雕琢者，確有分別，且其用亦殊，不應混為一談。

馮煥神道碑在渠縣東九十里，碑尚完整，裝飾極簡。下為方座，碑身整石刻成，上端稍銳；其上為碑蓋，又上為介石，又上為椽，椽上為頂，頂刻瓦形；挺立地上，蓋極優美之建築也。正面題文二行：「故尚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馮使君神道」。神道下刻獸首。碑陰除豎紋之外，無花紋無題詞，介石刻紋凸凹如窗之模倣。碑蓋前刻飛龍逐鬼圖案，後刻龜蛇浮雕。

按後漢書馮緄傳稱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不言其為豫州刺史。隸釋有安帝元初六年賜豫州刺史馮煥詔，又證以煥碑，則煥先為豫州刺史，後移幽州甚明。史傳失載可據此以補其缺。四川通志（卷六十）稱煥卒於元初八年，碑應立於是時，即公元一二一年也。

與馮碑齊名，有漢沈君雙闕，金石苑亦著錄。闕在渠縣，建築層次與馮碑同，但椽介四圍，浮雕裝飾極為美麗。左闕題：「漢新豐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一行十三字於長方界畫中，各字發筆皆溢於界外數寸不等。題文上刻朱雀，作飛騰姿勢；下刻一獸首，形似虎而角，口銜環，爪缺；左旁與題文並排有畫象一段，上刻一璧，上下結帶；下刻飛龍，口銜璧之下帶。右闕題「漢謁者北屯司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一行十五字。文上刻朱雀，下雕元武，下刻已全泐；右旁與題文並排亦有龍璧浮雕，介石尚存浮雕二方，一作象鬼

追逐圖案，一作所謂「西王母寶座」，西王母居中，左龍右虎。

渠縣漢墓遺物之彝鎔，非限於金石苑所記三事已也，色伽蘭等調査馮碑沈闕外又得一碑三闕，以其無銘文，故金石書籍未載之。色氏所記孤碑，在沈闕西北約四五〇公尺。碑層次與沈闕相同，碑之雕刻圖案亦多與沈君右闕相似，惟雕刻技術較陋。碑身柱上有植物圖案浮雕，爲沈君闕所無，左者一枝六葉，右者二枝各花三蕊。介石前後雕刻保存佳，前者爲各動物追逐圖，飛禽走獸大小不一，左者右向，右者左向，後者作朝見西王母圖，王母寶座居中，左有一臣持圭前進，右有二臣奉圭作跪下姿勢；立臣之後有騎士，逐一飛鳥；跪臣之後，亦作獵狩圖象。

色氏所記無銘闕三，皆在馮碑沈闕附近。頹殘頗甚，均缺頂蓋；闕身極似沈闕而其椽之建築則較繁。介石雕刻浮雕圖案，與上述諸闕或同或異。第一闕有嫦娥奔月圖，有人物像，有優人玩球圖；第二闕有元武，有白虎，有小鬼騎牛，有人像，有立兔坐獸；第三闕有騎士追女圖等，均與上述圖像異。

色氏等在渠縣諸無銘闕附近，發現新標型石質坐獸造像一，頸身下部尚完好，其裝飾多姿勢爲漢代造像中所未見。此外有大石人一，其頭已斷，其胸已經破蝕，應爲與闕同時之作品，惟其風格已不可詳矣。離此不遠河邊，色氏等又得石刻殘碑二，一爲獅之頸及身前部，一祇存獅身。

渠縣諸闕附近約三里有小村名燕家坪，色氏等在其地發現雙墓一座。兩墓並排，相距約五公尺，墓前磚牆一道，杜塞墓門，牆前如長壁；後藏兩墓。墓長方形，以花紋磚砌成，上以作拱，爲構造與普通磚墓異，穹窿兩層，內石外磚，並立方形，下寬上狹，兩端並有接笱拱脚立於墓牆，兩方斜上相接處，角度較小，故不作圓形，而作尖角形，拱石兩層，銜接堅固。據色氏等所見，磚以著幾何花紋者爲最多，風格與其他漢磚無大分別。

二　萬縣

一九三二年間美人羅岑斯頓氏Lorensten在萬縣建築房舍，發現古墓一座，得銅劍一柄，五銖錢若干及素灰陶器。此外有磨製石器一枝，據云亦出墓中，出土墓磚可分爲二類，其砌在圓拱者上下略作曲線，兩端有公母接笱，著「富貴」字紋，其築在墓牆上者長方形，一面着幾何式圖案，多爲陽紋。羅氏以墓磚六方，捐贈華大博物館，詳葛氏重慶漢墓發掘報告第二十四圖。（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會誌第十卷）

三　重慶

重慶附近漢墓之分佈甚多，大率沿江近水之地有之，且多在邱陵之上。據常任俠氏謂沿嘉陵江岸上溯，有江左張家花園，曾家岩，牛角沱。江右香國寺，培善橋，雨田山，江左紅岩嘴，小龍坎，中央大學松林坡，江右盤溪，上廟溪嘴等，最遠之處已去市區二三十里，再上溯或者仍有之，亦恐在水左右，長江沿岸簸角沱，彈子石，以迄下游，所得墓磚，形式亦略同，以是知其時代之相近也。

一八七七年巴伯氏在重慶附近發現空石棺一具，並在其

中得石器一件，因疑其年代或與石器時代相當，其錯誤可不置辨，蓋漢墓之存在石器時代有所間也。

一九三七年秋，中央大學遷至重慶沙坪壩，於其農場山丘上發現並列石棺二具，後歸國立中央博物館保存。中大教授常任俠氏調查其詳，著重慶附近之漢代三種墓葬（說文月刊卷三第四期）以記之，據云棺之形式與今俗用木棺相似。一棺長二・三二公尺，高七三，有子口，一棺較小，外長二・二二公尺，高與寬俱七〇 內空長二公尺，寬五三・七〇。

棺之兩側俱雕饕餮獸面環，前後各有畫像，大棺之前額刻一人首蛇身像，一手舉日輪，中有金烏，後刻雙闕。小棺之前額刻一人首蛇身像，一手舉月輪；後刻兩人二蟾，蟾兩足人立，手方持杵而下搗。中立一人，手持桂樹，右側一人，兩手捧物而立。常曰以棺有大小之分，又以所刻亦象徵一陰一陽，故疑其為一男一女合葬地下。一棺後刻雙闕，當係表明男性死者在封建社會中之官階地位。

伴出明器多種均頗值注意。陶器之屬，有俑，戴冠着靴，色或青或紅，皆文俑也。有馬，雞，魚等，此外有形類王衣者，中空，未詳其名，銅器之類有五銖錢，有銅鏡二方，均尚完好，一鏡小而無字，其大者邊沿有文曰：「元興元年壬午」，中有四字僅「位宜」二字可識。邊作連弧紋，內環四龍紋，考漢鏡常有「位宜公侯」者，而花紋亦與此略同，其為漢鏡似無可疑，而元興應為東漢和帝年號，其元年正當公元一〇五年也。喪葬用鏡，楚，漢古墓，出土甚多，殆當時葬儀之一。其風俗與中原相同。

覆棺有泥土，未見磚石，惟棺下以石板平鋪，如今所見黃腸石然。常氏因疑其與磚墓崖墓制度均不相同。

在沙坪壩江右盤溪西小丘上，唐世隆君發現墓闕一對，常氏亦往調查，備記其裝飾。左闕殘毀已甚，無文字故不知其誰屬，左闕外，側刻人首蛇身舉日輪象，日中有金烏，裏側刻青龍象。右闕外側刻人首蛇身舉月輪象，月中有蟾蜍，裏側刻白虎象，龍虎側啣組繫環，環蓋為闕之門紐，其上四力士，以肩承斗拱。觀其形制與雅安高頤闕，渠縣沈君闕馮煥闕等同為後漢末年所建物也。闕後墓早平夷，惟於闕前近傍隴畔，發見墓磚，著「富貴」字樣，知闕外尚有若干建築物，均為漢墓重要之特質。

一九三六年曾家岩求精中學校內修築馬路，發現磚墓三座，磚上花紋顯係漢式，墓中出土明器多被掘碎，其保存於該校者約廿種。一九三八年春葛維漢氏前往勘查，從事發掘，知此墓羣有墓四座。墓之方位均略向西北。平排而列，上距土丘地面約三英尺，墓底築於沙石層岩之上，上覆以土。四墓早經刼掠，近又被發掘，故破壞不堪，惟第四墓尚略具形制。墓用大磚修築，向內均帶花紋。磚形長方，惟圓拱磚作扁形，外長內短，左着凸唇，右着凹溝，以便接筍成為穹窿。墓作長方形，後寬前狹如常式。

曾家岩出土明器可分為二類。修路所得者有男俑，女俑，逐狗及若干獸物殘部。狗或着帶以便牽攜，器皿之屬有盌豆，均殘破，家具有陶溝管，案溏之類，溏內置龜魚蛙螺等水族。發掘所得頗豐，男俑女俑之外，有豕狗，有盌罐，羽鷄，有案，有樓房，有池溏內置魚蛙龜鴨花草之屬，金屬器皿有銅器殘足三，五銖錢二千，銀鐲一，及銹腐鐵器若干。

此外墓內積土中得磨製石器一枚，頗可注意，蓋據葛氏報告漢墓之出石器此非創聞，萬縣磚墓，彭山墓六既有發現，而巴伯氏所得石器又遠在葛氏之前矣。所得墓磚均著浮雕花紋，以幾何圖案紋及富貴磚爲最多，間有若干圓拱接筍磚，均漢墓普通形式。（詳葛氏重慶漢墓發掘報告，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會誌第十卷）

一九四〇年春衞聚賢，郭沫若，常任俠諸氏在江北培善橋附近搜訪古物，得帶有花紋漢磚若干，中有文字磚三種，著「昌利」，「富貴」及「任文」諸詞，字體或篆，或隸，均爲漢代作風，並發現磚石十餘座。衞氏等遂在該處試掘，以在第四墓中所得者爲最豐，計有五銖錢數貫，貫索已朽，陶勺，陶甑，陶甕，陶盂，陶盌，陶合，陶竈數事，陶雞，陶豚各一，陶俑六，及鐵質長劍一柄，長三呎。據郭氏報告，該地附近桐油公司平地基時所得銅器四，一鼎，一壺，一盂，一罐，均無銘文，亦係漢器形式。第五墓發現磚二種，一爲圓拱磚，兩端有公母接筍，中有「富貴」二字，一爲長方形，裏有「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堅謹」字樣。延光爲東漢安帝年號，四年卽公元一二五年，其年代亦可斷定矣。（見說文月刊卷三第四期）

四　宜賓（敍府）

一九三六年春，敍府建築運動場，偶然發現古墓，時美人葛維漢在敍，遂請縣政府許其從事發掘，得古墓二座比肩而立，墓內各長約四十三呎，座位東向。墓以石砌成基地，以灰色花磚建成墓室於其上。磚形有三；築於墓牆者長方形，築於圓拱之內者，亦作長方形，但外厚內薄；築於圓拱之外者，作曲形，兩端有公母接筍。磚多着花紋，或一面或兩面，圖案繁雜：葛氏分析約有二十七種不同之幾何式圖案，惟第三種墓磚多爲素磚，無花紋。墓室之上堆以土，每層約二呎，堆似丘陵，高約九十呎。

兩墓均早經盜掘，南墓破洞二，北墓破洞一，而墓門洞開。北墓瓦棺破裂碎，移於墓外，陶質明器亦破碎不堪。陶胎以灰色者居多，中或有金黃胎者，但質均不堅。明器之屬，或塗朱擦墨，但不成圖案；而形式頗夥。此次發掘所得古物均留敍府陳列館保存，可表列於次：

一、墓磚——一端着花紋者四百七十三；兩端着花紋者若干；字磚二，一刻七百四十，一刻百四十等字樣。

二、棺材——殘瓦棺一，石棺一，有蓋，破殘棺前面刻兩人形浮雕。

三、銅器——銅鑿二；銅器裝飾品若干，殘闕特甚，銅片銅葉之屬或着金面，五銖錢若干。

四、陶器——陶器碎片數百，或者繩紋；魚溏二，內置舟橋魚螺；殘屋；殘山五；燈七，多殘；殘盌若干，大小不一；陶鴨大八小；陶雞二，殘片若干，陶蛇一，盤旋爲一圈；陶狗五，多殘闕；虎頭二，口大張；怪獸一，馬頭麟角；男俑女俑數十，或屠魚，或彈琴，或持帚箕，或荷鞭盾，或面作怪臉，或俯臥，或長舌外伸，頭上生角，或兩足朝天，以手支身，形狀不一。

五一—四二八

五、石器——小石猪四，質爲白色鹼石。

兩墓雖無年月可考，然就其墓制，明器及貨幣而言，其爲漢末遺物，當無可疑。（詳葛氏敍府發掘報告，刊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會誌卷八）

五 夾江

金石苑著錄漢楊宗闕，在夾江縣東十里，墓前題云：「漢故益州牧楊府君諱宗字德仲墓闕」十五字，隸釋及諸本誤「牧」爲「太守」，又誤「闕」爲「銘」，文凡十六字。劉燕庭所得「牧」字左泐，「德」字「闕」字全泐。色氏等訪古至夾江時，此闕僅存「漢故益……君諱宗字……墓……」七字半而已。蓋此闕石質不堅，風化極速，銘文暫泐，各層建築，殘廢不堪。闕原有圖像浮雕，亦均風化，所存片段刻術粗劣。

六 彭山

彭山口漢墓之發現以數百計，古董商搜集明器，運至市場出售，其出土情形，均不可詳。一九三三年，葛維漢氏曾至該地調查，得一墓，以花磚砌成，而中空無物矣。（葛氏敍府發掘報告附記。）

一九四〇年中央研究院與四川省政府合組川康古蹟整理團，任吳金鼎氏爲團長，從事於彭山古墓之清理，聞對於漢代磚墓崖墓之調查發掘，不下數百處，雖未得一完整墓葬，然殘墓遺物，如陶質明器、墓磚、銅器、鐵器之屬，所得頗豐，均爲攷古學上寶貴之資料云。

七、新津

新津漢墓之發現亦以數百計。蓉南古董商，搜集明器，多數售與四川博物館及華西大學博物館。兩館所藏漢墓遺物不下數千種，爲研究四川漢代明器之最大寶庫。

八、成都

一九三四年，成都修築至新都公路，在北門外十里附近發現漢磚墓一座，墓內明器爲董估所得，全部散佚。磚爲農民取歸修築房屋。前二十八軍軍長鄧錫侯氏得磚若干以贈華大博物館，均着幾何圖案。

九、新都

金石苑著錄四川金石，以新都漢王稚子闕爲首，記曰：「兗州刺史王稚子闕，在新都縣城北八里，闕有二，其一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其一漢故兗州刺史雒陽王君稚子之闕。今只存「漢故袞州刺史雒陽」八字，餘已泐。

案王稚子名渙，東漢循吏也，與西漢文翁齊名，葬於郪縣，卽今新都。闕爲後漢和帝元興元年（公元一〇五）所造，新都城北四公里，殘碑猶存，嵌於磚砌方龕之內，龕在道旁平民家中，後院尚遺不殘石數塊，應爲複雜石刻之一種，碑文尙明顯，原刻有神人、車馬、龍象獅子及重屋等浮雕，氣韻精簡。王墓距其地不遠，今尙保存。

十 德陽

隸釋（卷十三）著錄漢孟臺神道闕。闕在今德陽黃許鎮，綦殘敗，餘石敷碑直修，頗失舊觀。隸釋記：「故上庸長司馬孟臺神道」十字。色氏等調查時見之，題文僅存三字。石上彫刻均為浮彫、有饕餮人物，動物，植物圖象，均帶漢刻作風。

十一　綿州

四川石闕建築之遺留於今者，以綿州之平楊闕為最複雜。隸釋及四川通志並著錄，而金石苑不提焉。色氏等調查所得，以此闕為複雜石闕之標型，亦為有扶壁雙闕之獨存者。

闕在仙人橋西，層次分為七部，下為座，上為闕身，又上頂蓋二層，又上介石一方，再上為椽，椽上為頂。座為板石數面構成。闕身以大石交互層疊砌之，上刻有駕車及行走步卒浮彫圖象，頗與山東武梁祠浮雕相彷彿。下層闕蓋之四角當在神頭之像。上層介石飾以平刻曲枝。椽上彫刻甚多四角雕一猛獸相鬬，一人引較大一獸之尾；此外則雕兩蛇交纏。又有一怪人手持飛馬之韁。雕法精巧，為四川石刻最優之一。

至於扶壁，其式較小，而其風格形貌裝飾等皆與主闕相同。

闕之題文刻於椽端，一椽一字，四川通志著錄：「漢平楊府君叔神道。」色氏等所見祇存「漢□□平□楊府君□叔神道」八字。

色氏等又在綿州西山寺內得漢蔣琬碑殘石在一小亭中，題云：「漢大司馬蔣琬恭侯祠」九字，碑上篆文，殘闕特甚，尚存「二千石」一語。金石苑四川通志等均未著錄，惟通志稱蔣琬墓在綿州。

十二　梓潼

金石苑著錄漢李業闕，引一統志漢議郎李業墓在梓潼縣西五里，正李墓地點。色氏等調查此闕稱，此闕現在梓潼西南三里一廟內，廟即漢議郎忠義李公業巨游之故里。」闕形上銳下豐，高約二公尺，下寬○九○尺，上寬○五八尺，用近代之石附建而成，與闕身有異。蓋為獨石所製。題云：「漢侍御史李公之闕」。

按李業事蹟見後漢書獨行傳，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少有志操，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王莽時舉方正，為酒士，不之官。公孫述僭號，徵為博士，不起；述使尹融持毒酒劫業，業飲毒死。蜀平，光武表其閭。益部記載其高節，圖畫形象，此闕當是表閭時立；侍御史亦其時所贈官也。（金石苑本條）

四川通志（卷六十）著錄後漢趙雍闕，在梓潼縣北二里。色氏調查殘石在城西南李業廟附近。原石刻「後漢趙相國雍墓石闕」，今存殘石而已。此外梓潼有蜀揚公及賈公二闕，形制與漢末無異，金石苑通志諸書均著錄，色氏等調查猶見之，且於附近得石獸殘像，其形象已不可考。

十三　昭化

四川通志（卷四五）著錄昭化鮑三娘墓云：「鮑三娘墓在縣北十五里，曲回壩南，白水西岸，巨冢巍然。昔時土坏

，見墓門石砌壁如城闕之狀，內室幽黑屈曲，人無敢入，今已封閉矣」。舊志云，「鮑氏者關索之妻也。」索關羽之子，鮑氏墓爲三國時物當無可疑，惟其墓之構造，即顯爲漢代作風，可附記於此。

色氏等訪古至昭化，在縣北十二里得鮑氏殘墓。由破口發掘而入，發現長方形墓穴，寬一·九〇公尺，深五·四〇公尺；北爲磚壁，南爲圓拱墓門，均以花紋磚砌成。室中空無所有，無棺槨之跡，掘地得一額骨。磚之花紋均爲浮雕，其風格應屬漢成。以形體分之爲二類，圓拱磚兩端有接筍者一也；壁上磚，長方立體形者二也。花紋圖案可分爲五種：一爲菱形圖案，二爲彫線圖案，三爲五銖錢紋圖案，四爲四足獸圖案，五爲鶴馬圖案。前二類見於穹頂，馬與錢者在壁上，四足獸者在墓之南端。

十四　理番

一九四一年夏馮漢驥氏至理番一帶調查羌民文化及古代遺址，在理番縣東門外發現東漢初年墓葬一所，其中所出明器，銅器，陶器之屬，據馮氏所言與川中漢器相同，惜報告尚未發表，故不知其內容如何。

十五　雅安

金石苑著錄漢益州太守高頤碑並雙闕，在雅安縣，即嚴道廢縣東二十里。碑高二·七八公尺，有穿，穿下文十八行，行二十一字，頗多殘闕；穿上爲額，額之右偏文二行，行五字，文曰：「漢故益州太守高君之口。」碑額兩螭龍，蟠繞其上；碑座方形，堅固簡樸，有兩長形動物環其兩角。雙闕銘文一曰：「漢故益州太守武陰令上計史舉孝廉諸部從事高君字貫方；」一曰：「漢故益州太守陰平都尉武陽令北府丞舉孝廉高君字貫口。」闕石刻有車馬，龍虎，人物等。闕前有石獸作飛獅，殘缺不完。

案高頤碑闕爲後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公元二〇九）所建，碑闕石獸到今猶存。一九〇七年法人阿隆 l'ollone 親至雅安調查，其建築及石刻之精巧遂爲外人所注意。一九一四年法人色伽蘭V, Se aleu 等又至四川各地調查，於是華西漢代碑闕石獸著稱全球。（見色氏中國西部考古記及 L'art Funeraire A L'epogue des Hau, Paris,1935）石虎一對猶存闕前，對稱而立，左虎頗完整，右虎則風化殘敗。

十六　蘆山

民國三十年，任乃強氏主西康通志編纂事，對於西康古蹟調查，不遺餘力。蘆山樊敏碑現尚完好，學者以與雅安高頤闕並稱，是年夏任氏親往訪查，並作圖攷，又於距樊碑二里道旁發現古墓，露石棺一角，鄉人相傳爲樊敏葬狐妻冢。

次年春，任氏又派採訪員陳儒林君至蘆山調查楊君銘碑，即張松坪金石聚著錄之漢楊君殘碑也。張書記刻碑額上有尉字半存，錄碑陰銘文二十一行。縣長張鳳賓氏素亦好古，代僱民工，協助試掘，果於姜維祠前石虎側得楊君銘碑，碑額與金石聚所錄皆合，惟未得碑身。後又試掘石棺，樊敏葬狐妻冢，實即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王暉墓，石棺刻墓誌及虬螭龜蛇及椒圖等浮雕，均著漢代作風。夏、任氏

更自往攷察，又得王暉墓內明器、陶俑、鴿、洗之屬數種，攷其造墓規制；此外又發現石豸一對，石羊一頭，永初元年磚，永元元年磚各一，皆漢墓遺物。任氏著蘆山新出漢石圖攷（見康導月刊卷四，第六、七期·民三一）關於所得漢物攷證甚詳，茲據所舉分述於下——

（一）楊君銘殘碑　碑身缺冠高八八公分，下寬一二〇公分，厚二一公分，上方圓琬，作三圭首錯疊圖案。碑自穿橫斷，穿以上碑身存一〇至五公分不等。題額一行，當穿正上，存「尉楊君之銘」五字，尉字殘，君字全明，餘字頗模糊，均漢隸法。碑存字二十一行，穿左十行，右十一行，首行存「議」字，二三四行「孝廉」，五三行「卒史」，十四行「主簿」，十五十六行「主記」，十七十八十九「門下賊曹」，二十、二十一「門下史」

據任氏攷證揚君應即成都楊竦之子統，漢蜀郡屬國都尉也。攷蘆山爲漢青衣縣都尉所治，漢制郡置太守，主民政，別置都尉典兵禁，蜀郡太守治成都，蜀郡、西部都尉駐青衣，安帝以後置蜀郡屬國都尉，領縣如太守，治青衣縣，順帝改青衣曰漢嘉，至靈帝時改屬，因爲漢嘉郡，以都尉爲太守。楊君碑額題「尉」，上缺而碑陰臣吏，皆太守所屬曹椽，故知其全文或應作「故都尉楊君之銘」。査安帝元初五年（公元一一八）西南夷叛，西部都尉揚竦將兵討平之，功成而病卒。六年漢廷析蜀郡四縣置屬國都尉，職二千石，後或以竦子統爲都尉與華陽國志所計竦子統爲二千石正合。

（二）樊敏碑　樊敏墓在蘆山縣南五里，墓前有碑，碑身下寬一·二五公尺，上寬一一·六公尺，圭首作半圓形，而獸蟠其上，其一有鱗，猶龍，篆額兩行，偏其右，文在穿下。碑陰首有朱鳥浮雕。文長，頗完整，隸釋，金石苑等幷有著錄，稱漢建安十年三年上旬造，即公元二〇五年。

碑以大龜爲座，爲此式石碑現存最古之標本。龜爲整石刻成，長一·八〇公尺，寬與碑身下部相同，爲古代大型彫刻之一，頭部殘，前兩足爲浮彫，技術簡單。

碑前石獸三，其二尚在原位，一左一右，陳列井然。雕刻技術，立獸姿勢，均不在其他漢獸之下。

（三）王暉墓　王暉墓誌計三十五字，鐫於石棺之前和，其文曰：「故上計史王暉伯昭以建安拾六歲在辛卯九月下旬卒，，其拾七年六月甲戌葬，嗚呼哀哉，」舊說晉宋間始有墓誌，得此知漢末已有之矣。

王暉墓有棺槨之制。先用磚鋪平，磚風化特甚，悉成爲紅土，而鑲嵌之蹟尚可辨。墓作長方形疊磚墻，前有門，上應作圓拱，前端爲幽堂，明器羅列，後部爲壙室，置石棺。

石棺紅砂岩製，左右牆與前後和連底爲長方匣狀，長二四六·五公分，左右側分雕蚪螭二像，浮起約二分。前和下寬八二·五分，上寬七六分，中線高五五、五分，兩側斜高五六分，鐫作雙扉，右扉半啓，有仙童撫門，作迎候狀，露半身髮髻，風帶，衣底見足，脛上著甲，亦浮雕，左門半閉，鐫墓誌三十五字。後和下方寬八三公分，上寬七六分，中線高五五分，兩側斜高微。棺口四方皆有唇相扣合，外唇厚五·四公分，內唇突起四公分，厚四·二分。

棺蓋下方，亦有唇，恰與棺口二唇相合。四方各向外微張。上方作七條淺圓渠，自首達尾。蓋之前端，下寬七七公

分，左右各展出四分。上雕椒圖一，口銜環，兩爪撫之，有翅。七析渠各約闊一四公分。後端下寬七六．五公分，左右各展出三．五分，七析渠各約闊一三．五分，無雕飾。蓋之內下方，微鑿作內陷狀。

墓前曾被發，棺略殘，內全空，無骨殖及其他事物，亦無雕飾？

幽堂出土陶片甚多，其可粘合辨別者九，可分為六類：武俑、文俑、優俑、僕俑、鴿、洗、是也。明器分兩列，前列為武俑、文俑、優俑及洗、後列為文俑、僕俑、二鴿及人頭一。僕俑一手秉璧或鏡，一手執巾杖。優俑挽髻，不冠，裸體，張口，吐舌，左拳當腹，右拳當髀，巨腹高臀，袴褪於胯間，或即力士之流。其像仰列於洗上，洗中朱染其斷臂，鮮紅奪目。明器制作簡陋，一器每出若干模然後銜接者。此外長形圓形陶片多種，硃砂石綠少許。

墓磚製式複雜。其質有用陶土者作灰黃色，用砂壤土者青色，用爐土者黑色，用赤色頁岩粘土者，悉已還原為十質，雜用丹砂赤土者色水鮮紅。磚之完整者長方形，長四〇公分，寬二四分，厚七分，或作扇面形，為圓拱磚。磚上印有花紋，多至十餘種。間有一紅色磚著銀杏葉脈陰紋，餘皆陽紋，啞鈴紋，綫紋，細菱形織紋，套三角紋，環佩瓚珞紋，同心圓紋等。此外有字磚二，一作「羊」一作「大君嘉」。

（四）王謀墓　去王暉墓約二百步，地名石羊上，有石羊頭一枚，身缺。高六六公分，雙角各長八〇分，雕刻甚精。頭在一民宅後竹林內，其旁有石獸一，頭失，身殘，竹根盤結其背，獸體連雕於平方石座上。任氏剝視其脚，具五爪如獅虎，後有長尾，足見其非羊。與此獸相對約三十步復得一獸，前脚與尾均缺餘皆完整，與前獸儼然一對，首皆南向，長及高度皆與樊敏碑前石虎相同，俯仰屈伸之勢，皆彷樊虎，而藝巧勝之。頰與肩皆有翅，肩翅有二健翮，長達臀部，亦與樊虎同；所不同者，此獸後腿有飛毛，頤下有鬚，眉長而卷曲，頂有獨角，胯蓋亦有長毛掩之。擬為兕虎獅羊皆不合，蓋所謂辟邪，即獬豸也。封氏見聞稱『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蘆山無帝王陵，此石獬自是人臣墓飾，意者墓中人應為公卿侯爵之流。

此墓造作時代，固無明文可攷。然任氏就三石泐敗程度與作風揣之，判為後漢時物。以其工巧較樊敏墓為精細，故定為樊敏以後作品。攷蘆山漢末人物，以王謀名位最高，官至九卿封侯，或即其墓前石獸亦未可知。王謀字元泰，漢嘉縣人，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入為益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荊楚宿士賴恭為太常，黃柱為光祿勳，而謀為少府。後主即位，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蓋蜀士之最貴者也。

（五）其他漢物　蘆山出土漢磚甚多，鄉人每有私藏，炭窰或用古磚建築。任氏調查所得可注意者：一作扇面形，上下方皆作套菱形紋；一陽文字磚，作「永初元年」反文，即東漢安帝年號，公元一〇七年也，年以下字缺，一亦陽文字磚，作「永元八年」即和帝年號，公元九六年也，據此可知漢化之入蘆山東漢中葉已盛極一時矣。

訪詩人黃山谷故居

曾今可

詩人黃山谷的故居，在江西修水縣三十八都之高鄉，其村名雙井。前年夏間，我奉命主持湘鄂贛邊區挺進軍總部之「開平日報」，報社隨總部設修水之漫江。征塵甫息，卽偕友人作雙井之遊。

雙井離城十五華里，在修河之西。「名勝志」說雙井離城三十里，誤也。山谷故居在雙井村南，村旁溪心有二井，故名雙井。二井一深四丈，一深六丈，沙石浮過水面而不入井，故井水味極甘美，有如杭州之虎跑泉，烹茶最佳。鄉人汲雙井之水以製茶，則茶味更佳。

雙井旁有一釣亭，頗似浙江建德之嚴子陵釣台。釣亭聞為山谷之叔黃襄所築，山谷手書，「釣磯」二字，鐫石於亭中，大概此亭是曾經山谷重修過的。亭下有清水一泓，山谷題曰「明月灣」，大概這是山谷生前賞月處吧？

黃山谷家中蘭蕙很多，他說：「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而「離騷」則曰：「既滋蘭之九畹，又植蕙之百畝，則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我們就可以知道，眞正的君子，原來在古時也不很多。

山谷家鄉之山谷間，有一種所謂「瓊田草」，葉底開花，故又名「羞天花」。據「服食譜」所載，尚有「長生草」，「不死草」，「玉芝」等名。「服食譜」說：「八月十五日拔之，吞之可數日不饑」。這當然是不可靠的「謬說」，而且也不容易「吞」下去，看看倒很有趣。山谷詩和蘇子瞻詩都曾道及「瓊田草」，而姚寬著的「西溪叢話」更對「瓊田草」有詳細的描寫，以證明其的確可以使人「吞之數日不饑」。這大概也不過是一種過甚的「附麗」！據說尚有專書「瓊田草經」一卷，惜未見，亦不想看。但覺此種著作，未免太「有閒」了；如果「瓊田草」眞的可以「長生」或「不死」，則一定早已被帝王們吃盡，一定早已移植於禁宮。就說「吞之可數日不饑」也絕對靠不住，我經過贛北最前線南昌，豐城，樟樹，高安，上高，銅鼓而至修水，這一帶都是曾經淪陷過的地方，鹽米兩缺，時常有人餓死，可見所謂「瓊田草」連暫時充饑的效能也沒有。否則米價決不會這樣高，而且全國可以不必種禾，只要種「瓊田草」好了。

訪山谷故居的時候，曾以鉅價購得山谷手墨數件，預備留作紀念。旋卽囘第三戰區服務，不久敵犯浙贛路，山谷手墨和一些書籍留在上饒靈溪之觀音堂，後爲敵寇發現書上蓋了我的圖章，乃放火把觀音堂燒燬！名物失去，固甚痛心，而又殃及我全家寄住過的觀音堂，更爲愧悔！但願抗戰勝利後能設法重修靈溪觀音堂，並重遊山谷故居。

敦煌紀遊（續）

徐克剛

以上四洞都是唐代的作品，北魏塑像精彩的有八十八洞，九十五洞和二百零七洞等，這些洞的塑像技巧都非常精美，尤以二百零七洞的塑像，可為魏洞之冠，至于魏塑像最多的則為二百十二洞。

此外還有一個值得特別提出來的，是四十四洞，這個洞里塑的是一個巨型坐佛，計高三十三米突，頭頂和沙山相並，是千佛洞佛像中最大的，洞的外面建有一幢新的九層巨閣，要看這巨佛的面部，須要登到九層樓的頂閣上去，巨廈下層的廊柱上有聯一付，文云：「普渡衆生，但瞻法宇三千界，欲見我佛，須上瓊樓十二層」，確是寫實之句，據說修這座巨樓，自民國十七年起至廿四年，歷時七載，鳩工數千，化費數萬，始行竣工，其工程之偉大，可以想見。每層樓閣壁頂的四角，各懸一銅鈴，微風吹來，叮噹作響，清越之聲，飄蕩空際，使人聞之不禁起悠悠出世之感！可惜巨佛雖然煥然一新，原來的面目，却被埋沒；而四壁的唐畫，更被洗刷一空，實屬遺憾！

壁畫方面，內容更為豐富，雖然其間也有不少庸俗粗陋之作，如元代的作品；但是其中魏唐的壁畫，都很精彩，而因為千佛洞氣候的乾燥，壁畫的顏色，（尤其是唐畫）有許多——如紅，藍，綠等色，至今還很新鮮，如同才畫的一樣，畫的內容，大半部是佛像菩薩和宗教上的故事，而從這些畫里，你更可看出古代（魏唐時期）的建築形式，服裝，（其中九十三洞畫像上的衣飾，有類似西裝者，頗值得研究），像具，樂器，乃至舞蹈的姿態，儀仗隊的行列以及耍把戲的玩意，（筆者曾在一個洞的右壁上看到畫有一個玩把戲的人，張着手，作着半蹲的姿勢，頭上頂着一根木槓，槓上擱着兩個人，）等等，富有歷史的意義，而可供一般考古學家及研究民族學者的研究。

在這些畫里，也有不少帶着西洋作風的。如十四洞左右兩壁畫有兩大幅佛教故事畫，所畫的人物和風景，他設色的明暗，都依着光線的深淺，頗有西洋印象派（Impressionis-）的作風，又如九十五洞四周所畫的佛像和故事圖，筆緻豪放，色彩鮮明，頗近似現代歐美的新派畫法。

大概說來，現在壁畫尚完好而較為精緻的，魏洞計有八十三、八十四、一百八十一、一百八十二、一百八十三、一百九十一、二百、二百十三、二百四十三等洞；唐畫有十二、十四、三十六、二百九十二、二百九十三、三百等洞，尤以十四洞為唐畫之冠。五代的有七十五、三百零五兩洞；西夏的有六十七、二百六十四、二百七十、二百九十八等洞。

其他宋元的畫也不少，但大抵平平無足取，而且這些畫大半都在原有的唐畫上糊泥另畫，反而糟塌了原有的唐畫。往往在一個洞壁上，可以剝下三四層的畫來，外面一層，為

近代畫，里面的爲元宋畫，再里面的爲唐隋畫。現在張大千氏已在好幾個洞裏剝出了唐畫。

就繪畫的作風來說，各時代繪畫的區別，大略如下：魏畫設色濃厚，用筆沉雄，畫像的鼻子和眉毛上都着以白粉，藉以表示其形狀之降起，頗有寫實派（Deallsm）的作風，唐畫線條流利，用筆輕快，結構複雜，設色艷麗，因之整個畫的形式與結構，表現一種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精神，五代和宋元的畫，形體結構，都很鬆弛，內容也很空泛貧乏，毫無特色，惟宋畫有一特點，即多用粉綠色，但因粉綠色用得太多，致使整幅畫都顯得消沉黯淡，同時因爲內容的空泛貧乏，更使畫的形式和精神，顯得簡單拘束，毫無動人的生趣！

總之：十佛洞的塑像和壁畫，無論從宗教的立場，或從藝術的觀點來說，都有它不可磨滅的價值；即那些沒有精彩的宋元畫，也自有其歷史的價值，在中國，現在唐塑已不可多見，繪畫方面，宋畫已是稀有之寶；但是，在這里，無論是雕塑或是繪畫，從北魏，隋、唐、五代、宋、西夏乃至元、明、清各代的作品，都有系統的被保存着，這不但足供一般攷古家們的研究，而這種有系統的雕塑和繪畫，更是我們中國藝術上的無價的寶藏，而值得我們加以特別的注意保管和研究！

可惜這些塑像和壁畫，現已遭受很大的破壞。塑像方面歷代都有修改，完全的魏塑唐塑已不多見，而清末王道士曾破壞了不少；他把原來的塑像拆毀，改塑道教像，庸俗不堪，幾使人作嘔！壁畫方面，破壞更大，英人史坦因(M. Aurel Astein)和法人伯希和(Panlhelliot)於光緒三十三，三十四年(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先後到千佛洞，摹拓壁畫，他們把許多美好的壁畫用刀挖下，或用樹膠塗布貼在畫上，乾後撕下來，畫便黏在布上，便拿布而去，這樣被破壞的很多，所以現在洞中殘痕纍纍。史坦因和伯希和，並且還把千佛洞的藏經，大半盜去，（這些經原是宋時僧人因避西夏之亂而藏在一百五十一號洞的石窟里面，于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被王道士所發現的。）陳列在倫敦巴黎的博物館里，這是中國文化上一個莫大的損失！（伯希和還在千佛洞測量照相，並于民國三年二次到千佛洞，又盜去經卷六百餘卷，于此可見外人對於我國文化寶藏的竊取盜購，也可謂處心積慮了！）其次，舊曆四月初八（俗稱浴佛節）敦煌的善男信女都要到千佛洞去進香，他們就在洞里住宿燒飯，七天後始返；而且他們每人要朝遍所有的洞，因爲他們迷信：如果他們有一個洞不到，他們就認爲這個洞的神會發怒而降禍于他們，這樣許多洞便都被他們蹧塌，被煤煙薰得烏黑了，再次，民國十一年有白俄五百人逃到千佛洞，住在洞里一年多，就在洞里砌灶燒飯，把許多壁畫都給薰黑蹧塌了，而且他們還把佛像和洞頂天花圖案上所鑲嵌的金子都挖去了，甚至還有把佛像的胸腹都穿了窟窿的，因爲據說佛像的胸部里面裝着銅鏡，他們便穿胸把銅鏡偸去了！這又是一個很大的破壞，此外，清朝同治年間，千佛洞曾經過一次大刧，據十四洞重修千佛洞長壽寶貝佛殿功德碑記云：「同治年間變起，佛龕半付灰燼。」可見當時損失破壞之大了！

再加天然的風砂的剝蝕和掩埋，現存的千佛洞實已是刧

後餘燼了，如果我們再不設法好好的保存，再過幾十年，便將全部毀滅！這決不是危言聳聽，事實上確有可能，而為一般到過千佛洞的人所共同担憂的！

現在教育部已在千佛洞設立了一個敦煌藝術研究所（所址設在中寺），筆者曾訪晤了該所的史岩先生（高常二先生都不在，其他職員也多返渝），據史先生說，該所因為限於人力和經費，工作未能充分開展，而將來最多也只能做到研究工作，保管方面絲毫無力顧到。

此外，中央社也派了攝影部主任羅寄梅先生，和攝影記者顧廷鵬先生長駐千佛洞拍攝照片（筆者在千佛洞過宿，就住在羅顧二先生所住的上寺，承他們兩位及羅夫人殷勤招待，並承顧先生引導參觀各洞，詳細解說，謹在這裏附誌謝忱。）預備把千佛洞的藝術，從照片上保留下來，他們攝影的計劃，據顧先生說：他們只揀較有價值和比較完好的始為攝影，（筆者上面所舉各洞，都在他們計畫拍攝之列），他們計畫中預備拍的有一百多洞；但是因為洞多很深，里面光線黑暗，每天只有黎明日出時起至上午十一時止幾個鐘頭，洞內有陽光（因為洞都向東）時可以工作，所以平均要兩天才能拍攝一洞，約一年後可完成全部工作。現在已照者（指去年九月，筆者往遊時）還不到十分之一，顧先生告訴筆者，他們原預備自備發電機，因運輸困難而作罷，現在照相是用反光鏡和鎂光燈泡，遂勉強可以對付，他們的材料費是十萬元，工作完成後，預備出專集，以便保存，並供世人研究。

關於千佛洞藝術的保存問題，照相版印，固然是保存之一道，但這只是消極的辦法。要積極的保存，最好的辦法，當然是把所有的破洞，都用鋼骨水泥補起來，並在前面恢復原有的走廊；同時在洞壁的岩前，包括上中下寺在內，作一道寬長的圍牆，（據說，藝術研究所的原計畫中，便有這道圍牆），但是，要做到這一步，不說在戰時，就是在戰後，中央的財力能否負担，也頗是一個問題，這里筆者却有一點意見：敦煌的巨紳富商很多，據聞他們每家都有好幾斗金子，如果政府能善為誘導或勸募，使他們出錢，同時並以徵工方式徵用當地人力，以從事修理千佛洞，則縱不能做到上述標準，至少也可以把現有殘破的洞窟，大部修復；觀于十四洞九層大廈即由該縣紳商民工所修建，可知這決不是一個過分的奢望！其能否成功的關鍵，只看政府能否善為努力誘導而已！

最後，筆者曾和羅先生談過一席話，他有一段很好的意見，值得特別錄下在這里：

「千佛洞的壁畫是無價的寶藏！」羅先生說：「這里所畫的動物，都姿態生動，栩栩如生，特別是馬，各種姿態都有，而且都畫得非常好，現在我們不乏畫馬專家，如果同千佛洞壁畫上的馬相比，簡直不足道了！還有，」羅先生說到這里，頓了一下，這顯得下面的語氣更益加重，「一般學西洋畫的人，常常鄙視中國畫，希望他們能到這兒來看一下，而後能知中國的偉大，而後能認識中國藝術的豐富和偉大！」

筆者也覺得我們有不少畫人物仕女的專家：但他們所畫的人物仕女都很死板，甚至可以說毫無表情，而千佛洞所畫的人物仕女，表情都很活潑，他們的性格，他們的情緒，都

活現壁上，綫條也都很有力，一般學畫的人（無論學中國畫或西洋畫），實在都應該到那里去看看，或者毋寧說到那里去學習！

最後羅先生還告訴筆者，外人最早到千佛洞的是奧國人拉斯克羅，史坦因還是拉氏告訴他才到千佛洞去的。而在史坦因和伯希和之後，到過千佛洞的還有美國人懷納，這兩個人都未爲世人所注意，故也在這里附筆提及。

三、月牙泉一瞥

月牙泉在敦煌的正南，距縣城只有十里路，騎馬前去，一刻鐘即可到達。

凱勃爾（Cable）和佛蘭區（French）在出玉門關一書中說道：「千佛洞是人工，月牙泉是神工」，確是不錯，在那一片沙山中間湧現出那麼一灣明瑩清澈的泉水，如果你用人工去開鑿，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月牙泉在一座沙崗的背面，很不容易找見：因爲那里四面都是沙山，你不知道它究竟在那座沙山的後面，所以很容易迷路，而且那里的沙地非常鬆軟，很不好走，你走一步，腳便陷下去，沙一直沒到你的足踝，我們幸而有人引導，沒有迷路，沿着那沙山山麓繞過去，差不多繞了一個圓圈，在那座位於中心點的最高的沙崗後面，一片月牙形的平靜晶瑩的湖水，便像一塊閃光的藍玉似地，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月牙泉古稱渥洼泉；因其形似月牙，後乃轉渥洼音爲月牙，池旁藥王洞前廊壁上尙立有碑一方，上鐫「漢渥洼池」四字，廟前簷下有橫額一方，曰：「第一泉」，廊柱上並有聯一付云：「沙自幾時鳴，驚雷須有蟄龍起；池猶亘古在，出水還期天馬來」。據說從前曾有天馬從池中飛起，故云。

關於天馬的傳說，敦煌縣志記載較詳，云：「……李斐曰：初南陽新野人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於郡界，數于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此馬，故云從水中出」，又建修藥王洞功德碑記上，亦有文曰：「……魚名鐵背，（按：鐵背魚，色黑，甚小，產月牙泉中。當地人視爲神魚，）草秀七星，沙鳴翔集，天馬羣空，清流一曲，望去波浮琉璃，沙峯四映，登來聲鳴法鼓，眞爲神地，可以福人者歟！」這幾句話，雖不免把月牙泉的景緻，描寫得更加神化；但是其中除了「天馬羣空」一句外，其餘各句，差不多都是寫實，毫不誇張；而這也就是月牙泉所以那麼誘人的原故了！（筆者按：所謂「天馬」，亦有所據，初非憑空而來，如上所云，蓋即爲「野馬」之神化焉，因敦煌野馬甚多，光緒末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旅行亞洲復地，經過敦煌時就曾看到成羣的野馬行列）。

月牙泉作月牙形，計東西長三百八十公尺，南北寬六十五公尺，南岸有廟宇數幢，從外面看來，似爲三個，其實共有六個廟，即：雷音寺、娘娘廟、藥王廟、龍王廟、呂祖廟和天皇廟，廟的四周有疏落的樹林，而東西北三面都被湖所包圍，北岸爲沙崗，就是那有名的鳴沙山，高約一〇〇公尺，縣俗每年端午節城中男女爬登此山以取樂，據說五六個人一起爬到沙崗的頂上，（當然人愈多愈好），慢慢溜下來，

同時揮動雙手，沙即發轟作響，彷彿轟炸機的聲音，而這轟聲擴到對面的山上，被撃回來，發出更大的轟聲，這樣四面的山互相反擊，便造成一種如雷的震耳的轟聲，而成爲一種奇觀！（這種轟鳴時的情景，臨洮周炳南在藥王廟匾額上題有渥洼池歌一首，首二句云：「沙聲一鳴四大空，衆山皆響歌大風」頗足形容，）只可惜我們去的人太少——雖有五個、其中筆者因爲兩天來騎馬奔騰，頗感疲累，S小姐也很爲疲之，而跟隨我們去的兩個馬伕，也懶得爬山，所以沒有爬上去實驗一下，實是美中不足的遺憾！（要爬登那沙山，實際上也確是一件很費力的事，溜下來的時候，雖很寫意——可也要膽大，力大，才能有力地揮動雙手，發出轟轟的大聲——爬上去的時候，你向前爬一步，却常會使你順着沙勢倒退兩步，而那鬆軟的泥沙，更常會像洶湧的波濤似地擁沒到你的膝頭，使你拔不動脚！）

每次人們爬登山上溜下來，沙也跟着大量地滑下來，但是到了晚上，風又把那些沙吹送到了山上，所以到了第二天，又恢復了原狀，決不會因爲長年累月被人們溜滑，那沙崗便慢慢地變得平坦起來。

池中的水，平靜清澈如鏡，但却很深，據說沒有人探到過池底，水極寒冽，下雨不漲（實際上那里很少雨），久旱也不致使池水稍爲減淺一點：幷且無論怎樣的大風，沉沙從來不會吹到池中，甚至連岸上廟宇的屋頂上也不見一粒塵土。（筆者曾登廟宇的樓閣眺望），這確是有點神奇冽！

不錯，這是一個神奇的地方，因此，這里也流傳着不少的「神話」，據說，在藥王廟旁邊，從前還有一個小池，曾有兩個少女跳到那池中，因爲人們說那小池就是通到天堂去的水晶宮，她們要到天堂去，所以她們跳入那池子，她們沒有再起來，而那個池也就從此不見了！

那個小池是通到天堂的大門，因此現存的這個大池便被認爲是天堂的邊門，藥王廟的道士告訴我們，去年有兩個老頭子跳進那個池，大概他們活得不耐煩，便跳到池中，從這天堂的邊門，上西方極樂世界去了！道士又說：去年還有一個敦煌縣的督學，想從池的南邊泅到北邊，想創造一個「橫渡月牙泉」的偉大紀錄：但游到池的中心，大概被那兩位「先驅者」的老頭所邀，他便不自主地沉下去，再不起來了！

神話還多着呢？跟隨我們去的馬伕之一告訴我們：千佛洞山上有一個洞，直通到月牙泉，如果有人從那洞口去探，他便會被吸進去，從這邊的洞口吐出來，從前就曾有過一個人被這麼從千佛洞吸到月牙泉的！但現在千佛洞山上的那個洞已被堵塞，而無處找尋了！

「月牙泉不能做戲」：另一個馬伕又興奮地彷彿向人警告似地說：「不然，敦煌的牛馬和駱駝等家畜，便會發生瘟疫！」

「千佛洞也不能做戲呢！」前一個馬伕補充着說：「從前曾有人在那里唱戲，番子立刻造起反來，現在如果唱戲，哈薩便會立刻殺到千佛洞」！

「呵！那麼唱歌有沒有關係呢？」S小姐好奇地帶着柔和的微笑問。

「唱歌當然沒有關係」，我說：「我們就請S小姐唱一支歌！」

「唱歌和唱戲同樣是唱，爲什麼唱歌便沒有關係？」S小姐有美麗的歌喉、但也有伶俐的辯才，她找到了很好的辯護，「要我唱可以，但如果哈薩殺了來，怎麼辦？那豈不要『嚇殺』（哈薩的諧音）我們？」

大家都笑起來，S小姐終于沒有唱。

「先生，小姐！要求籤嗎？呂祖爺爺的籤是最靈的！」道士忽然跑來莊重地向我和S小姐說，我們知道道士的用意，他想藉此獲得一些香燭錢，爲了不願辜負他那一番「誠意」，我們當眞各自求了二張籤：同時爲了證驗呂祖爺爺的預言倒底靈不靈，我並把四張籤語錄在這里，我的籤語是：

（1）目前運限正亨通，節操堅如石上松：霜雪到來終不怕，青青寧與野花同？

（2）一歲花開有幾回？且居花殿莫居魁；君看一帶南山村，十月爭開嶺上梅！

S小姐的籤語是：

（1）邊城迢迢在遨遊，莫愁秦嶺白雲稠；雖然今朝多酸辛，不日還家金滿收！

（2）風濤深處泛扁舟，尋到源頭下釣鈎；百尺絲綸今在手，從此穩步抵瀛洲！

（按筆者生性耿介，平素常以松柏節操自勵，而S小姐百粵人，家園淪陷，父母離散，隻身飄零，酸辛備嘗，邊寨寄跡，慨謀生之匪易；思鄉心切，嘆言旋兮無期！故首二籤云云，豈神固有靈抑亦偶合也歟？）

月牙泉的六個廟里，現在住着兩個道士，其中一個住持，另外還有兩個青海的喇嘛，道士泡了一壺開水給我們喝，他們就靠着我們這些遊客的茶資，籤費，以及附近所種的畝地維持生活！

天空像一塊無邊的碧玉，一片蔚藍，沒一絲浮雲，太陽照着水面反射出閃閃的金光，沙山上的沙也在陽光下發着燦爛的眩目的光彩。微風吹着池邊的蘆葦，瑟瑟作響，彷彿一對情人在作着喁喁的密語，成羣的小魚，（即鐵背魚）在池中戲喋，不時從水面上吹出微細的水泡，美麗的蜻蜓在水面上輕快地追逐着，嬉戲着，時時輕飄地點着水面，遠處池邊漂浮着幾隻白嘴黑身的野鴨，在悠悠地游蕩。……——對着這情景，我底心，我底靈魂，也隨着昇華淨化，而不自知自己是生活在這個血與火交織成的血腥的時代里了

這次到敦煌，一則因爲時間匆促，一則因爲交通不便，沒有去離敦煌七十餘里的西千佛洞；又因爲同樣的原因，雖然來回兩次經過安西，也沒有去安西的榆林窟，（俗稱萬佛峽，在安西南一百四十里祁連山中）——這是這次旅行中徵感不愜的！

（全文完）

稿酬待領

帥雨蒼，路偉良，張承治，雷金流，陳炎冰，劉平格，易宜曲，夏繩祖，陳　凡，戈衍隸，喻智徽，白　雲，譚　鈞諸先生大鑒：請賜示最近通訊處，以便匯奉稿費。

倫敦誌

莊澤宣

倫敦，這世界上第一個大都市，截至此次戰前已經將近有一千萬人口，差不多佔全英倫三島總人口四分之一，以面積論，比世界第二大都市的紐約大兩倍以上，比之華盛頓要大十一倍以上！據說全市的街道有一萬多條，倘若聯起來，共長七千餘英里，每日如步行二十英里，要走一年方可完全走到。

可是倫敦不是一天暴發起來的，它有近二千年的歷史，成爲英國的首都也有一千多年，不過近年的生長非常之快。直到十九世紀末年才有所謂倫敦郡，（County of London），以倫敦舊城周圍一一六又四分之三方英里爲法定面積，但不久倫敦居民又溢出這個範圍，後來倫敦郵政局管理的區域，擴張到二四〇方英里，自來水公司劃定的地域再擴張到五五九方英里，警察局的保護範圍又擴張到六〇二方英里，戰前所謂「大倫敦」更增至六百九十多方英里。「大倫敦」是沒有法定的面積的，戰後必定大大的擴張。以人口論，十九世紀初年不到一百萬，中葉超過了二百萬，末年便超過四百萬，此次戰前又加了一倍！

倫敦雖然有很久的歷史，但是成爲都市以前，現在繁盛的街道，不過是一片空地。當時泰晤士河的兩岸，比現在闊得多，河南河北都展至一些小山爲止，山脚都是些沼澤和泥淖。那時有些在泰晤士河兩岸以打獵捕魚爲生的不列顛人（Britons）住在山崖上。後來德國的高盧人（Gauls）由水道來和他們以貨易貨，沿河的地方漸有貿易場。西歷紀元後十年羅馬人征服高盧人後，不費什麼兵力，便戰勝了不列顛人，他們在不列顛人對面的小山上築了一個堡壘，並逐漸向北發展，並在河的最狹點築了一道橋，這便是倫敦橋的起點。不久又築了一圈城垣，成了現在倫敦舊城的前身，這不過是一方多英里的面積。它的遺地在今天已不容易看出來，總則還有一些不完整的城垣留下來，有好些「什麼門」的街名，便是當時遺留到現在的稱呼。（如Aldgate Moorgate, Newgate等。

羅馬人佔住英國南部，若不多有四百年，倫敦一天一天的興旺起來，到了羅馬人撤退後，盎格羅薩克森人乘虛佔據倫敦，但是不久又給丹麥人（Danes）征服。西歷八八六年亞勒弗烈王（King Alfred）打敗了丹麥人後，做了英國的國王，以倫敦爲首都，重建城垣。又新造了好些禮拜堂。此後二百年間倫敦漸成爲英國的心臟。不當丹麥人捲土重來，再征服英國，後來又爲諾爾曼人（Normans）所打敗。諾爾曼人在英建國，重以倫敦爲京城，人口大爲增加，城外也不得不建造住屋，從此倫敦一天一天的擴張。除倫敦舊城外還有韋斯敏斯德城和二十七個市鎮。不料在一六六六年發生了空前的大火災。當時的房屋大都是用木頭造成的，並且有

茅草蓋的屋頂。星星之火足以燎原。離着倫敦橋不遠的一家小店，在半夜裏起了火，因爲北風勁烈，立刻蔓延到各處，當時既無新式水龍又沒有滅火機，近倫敦橋的水原更最先燒斷了，於是燒了三天三夜，把全城的精華都付之一炬。不過這場火也有它的好處。以前倫敦常常鬧疫病，在大火以前還有一場大疫，死了六萬八千多人，連皇帝都不敢住在倫敦，國會也搬到牛津去開。大火以後居然沒有再發疫病！這場大火還給倫敦一新面目的好機會，請了許多建築專家來計劃復興，許些現在看起來很古舊的大廈，都是大火後所建的。

從很早的時代起，倫敦的統治權盡在工商階級所組成的公會手裏，他們就是選舉議董，議員，和市長的法團。英王籌款的時候，常須求助於他們，因此給他們許多特權。直到現在倫敦舊城區裏還是他們的勢力所在。一八八三年把舊城區和城外的二十七市鎮聯合成郡，成立郡議會，和郡政府，可是近幾十年倫敦區擴大到倫敦郡以外的範圍，踏着好幾個其他的郡。而倫敦舊城區裏的人口在白天雖不下百萬，晚上居住的人却一天一天的減少，現在只剩了幾千人。握有大權的大官們，都搬到郊外去享福，留在城裏的只是一些看門的打更的人而已。

在倫敦橋的北面，倫敦舊城區的中心有幾所大廈。一所闊而低的是英格蘭銀行。它是倫敦亦是大英帝國的金融中心。對面是管舊城的市長公署。隔鄰是皇家交易所。離這裏沒有多遠便是公會大堂，盛大的宴會，市府的會議和囚犯的判決都在這裏舉行。這座公會大堂，最近被德國人從飛機上落炸彈炸壞了，只剩下四面的牆壁，但是英國人把屋頂搭蓋起來，照常用來開會。這一帶是倫敦的商業區。這區以東稱爲東端是工業區，也是貧民區，這區以西稱爲西端是政治區，也是達官貴族區。

公會大堂的西南，便是有名的聖保羅大教堂。這座倫敦最老的教堂也被大火燒光，後來重建，最近雖被炸，並沒有受着很大的損傷。聖保羅是倫敦最大的教堂，據說它的建築是仿羅馬聖保羅堂的款式，全部作十字形。堂的下面葬了許多歷史上的名人，有文豪，有藝術家，也有軍人，惠靈吞與納爾遜都葬在此。

由聖保羅教堂向西經過夫利得街（Fleet St.），這條街進入韋斯敏斯德區改稱爲河濱路（The Strand）。河濱路與泰晤士河之間，都是華貴的府邸。向南沿着泰晤士河的彎曲處，經過有名的特拉法加方場，（Trafalgarsq.）便到了有名的白堂道（White Hall）道的西面完全是各部署的大廈，道的中段有一條內街叫做唐寧街（Downing St.），握大英帝國統治實權的國家總理的府邸，就在唐甯街十號內。白堂道的南端盡頭向東一望，可看見國會大廈。

國會大廈原是英王的行宮，一八三二年經過一場大火，一八四〇年開始重建，一八五七年完工，佔地八英畝，建築費三百萬鎊，全廈長凡九百四十英尺，不過其中的韋斯敏斯德堂，還是一〇九七年所建的遺留物，雖則一二九一年也經過火災，到一三九八年改造而擴大之，一八三二年却未被焚。這是一座世界上少有的大堂，長達二百九十英尺，寬六十八英尺，高九十二英尺，全部中間沒有一根支柱，大廈的一端有維多利亞塔，前面有一個廣闊的平台，臨近河岸，每當

夏季，議員們常在這裏開茶會宴貴賓。另一端有聳入雲霄的大鐘樓頂，高三百二十英尺。這大鐘的鐘面之直徑長二十二英尺半，長針達十四英尺，短針也有九英尺，全部重量有十三噸半（約二萬斤）。鐘鳴時全城皆聞，近因無線電廣播，使全球咸聞，可說是世界上最大最準的鐘。大廈左端是上院議事廳和英王休息室，右端是下院議事廳和圖書館。下院議事廳並不大，座位僅四百五十個，如六百十五位議員全到時，有些便只好站着參加，好在這樣滿座的時候不多。

國會大廈的對面是世界聞名的韋斯敏斯德寺。它的前身是一間小規模的教堂，大約在第七世紀已經存在。不久為丹麥人入寇時所毀。十二世紀時重修，十六世紀時又加增後面部分。全寺長五百十三英尺，寬二百英尺，塔高二百二十五英尺。中有大廳，上面天花板全係鑿石為花讓成，精美絕倫。又有一箇單構造之古椅，歷代新王行加冕禮時坐於此。歷代帝王卿相之墓多在寺下，其中有一位一百五十二歲老人之墓亦葬於此。有一隅叫做詩人角，專葬名詩人。喬叟（Chaucer）哈代（Thomas Hardy）等都在內。西角上還有歐戰時無名英雄墓，也很受人憑吊。寺之四周，有許多比人還大的銅像。

在白堂道各衙署的後面，有一片九十英畝的聖詹姆斯公園（St. James' Park），園中的人工湖是冬寒滑冰佳地。到公園的西頭便可看見現在英王的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這是英王在倫敦城內駐驆之所，不容易入內參觀。門前每天到了衛隊換班的時候，却吸引了不少的游客。他在附郊有溫莎堡（Windsor Castle）是週末和假期中常駐的離宮，他不在宮時可入內參觀，甚為富麗堂皇。白金漢王宮的前面，是一條寬廣的大道叫做摩爾（The Mall）。大道的北面，正對着聖詹姆斯公園，有聖詹姆斯宮和馬爾波羅宮（Marlborough House）是王族和太子的住所，大道的另一端，便是特拉法加方場。

這方場差不多是倫敦交通的焦點，車龍馬水，每天據說倫敦的人有一半要經過此地，在方場的中心，豎着特拉法加大戰的英雄納爾遜的紀念碑，高聳雲際，是一根一百四十二英尺高的花岡石所製成，柱頂有十八英尺高的納爾遜銅像，此人還高三倍，但由地面上望，並不覺得如此之高。柱脚有四隻臥獅，柱基四面有四幅描寫四次最大海戰的銅畫。此外廣場四周還有許多銅像。場的北面是國立美術館，藏着許多名畫和藝術作品。

白金漢宮的後面，有一個面積三百六十一英畝的公園，這便是名聞全球的海德公園（Hyde Park），接着便是堅辛喬花園，也有二百七十五英畝。這兩園本來是一個，却被中間一條河形的湖隔成為二。湖上有許多小船供人租用，夏天游泳，冬令溜冰的人很多，還有鴨群和其他家禽。堅辛喬花園中間還有一個圓湖，也有鴨群，還有不能坐人的玩具船，被許多大人和小孩帶來放。亥特公園的北面，不足一英里之遙，又有一個面積四百七十二英畝的大公園，稱為攝政公園（Regent's Park）那裏有美麗的水泉，好看的大鵝，盛開的花木和活潑的松鼠。這幾個大公園，環繞着韋斯敏斯德城區，使着住在裏面的達官貴族，不感到空氣的污濁。

由攝政公園南行，經過攝政街，便到市面最興旺的必加

得利圓場（Picadilly Circus）場的四周有許多花攤，堆滿了鮮艷的時花，由賣花女叫售。從圓場穿過草市街又回到特拉法街方場。場的南部，又稱為焦十字（Charing Cross），這名稱是由於愛德華第一紀念他的故居，在她去過的地方豎了十二個十字架，以豎在這裏的一個為最美，可惜為火所焚，現已不存在了。

我們再經河濱路，回向倫敦舊城區走去。在河濱路東頭的北面是王家法庭，係一八七四至一八八二年所築，規模也頗宏大。法庭的四周有好幾處律師聚集的所在，它們便是歷史上有名的 Gray's Inn, Lincoln's Inn, Middle Temple, Inner Temple 等。從這一帶向北去，便可到大英博物院。此院於一七五三年由私人創設，後歸政府接辦，於一八二三至五二年改建今院，裏面一部份是收藏古物的所在，如埃及的石刻和木乃伊古屍，英國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的遺留品等，一部分是圖書館，除現在流通的書報外，有不少歷史有價值的文件，善本書等。所以這是遊客必到的勝地，也是學者研究的寶庫。博物院的對面，是倫敦大學的校本部新址。倫敦大學分為三十多個學院，散在倫敦各地，這裏是他們的總辦事處。這一帶還有不少其他的博物院，圖書館和文化機關。

剛才所經過的一圈，靡爾道以北，亥特公園以東，攝政公園以南，王家法庭以西，這是倫敦市商業精華所在，也是娛樂中心，有旅館，有酒店，有跳舞場，……單是戲院，便有三十多處。

我們現在經過倫敦城區的倫敦橋塊，可以望見塔橋，橋塊就是有名的倫敦塔，或稱為倫敦堡。它是諾爾曼人統治英國的遺留物。諾爾曼人初來的時候，這裏已經有一座古壘，他們把它毀了，建造了一座王宮，宮的四角有四座小塔，後來又在四周掘了一條水濠。這裏輪流的在歷史上做過監獄炮壘，又再做過王宮。現在稱為古物陳列所，裏面仍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收藏了不少的刑具和武器。第二部分保存監獄的舊狀。第三部分是歷代帝王所用的珠寶庫。英王即位的冕便藏於此，上面有三千二百粒鑽石和珍珠，其中有一粒，重三百〇九加刻，另有一粒重五百十六加刻，都是無價之寶，在堡的西北角有一座小教堂，堂的旁邊是從前王公貴族犯罪執行死刑的地方。至於從前其他犯人處死是在堡外西北面的堡山上。有時還把犯人的頭高懸到倫敦橋上示衆。

塔橋是十九世紀末年才完成的，共分上下兩層，連兩端的上下道，化了一百五十萬鎊。上層只能行人，下層方可駛車，不過在大汽船進港過橋的時候，要把下層打開。近一百五十年來，因為人口的激增，泰晤士河以南的地帶，也一天一天的發達，泰晤士河已經變了一道穿市而過的河。為着便利河南與河北交通起見，除在倫敦橋以東加造塔橋外，倫敦橋以西也加了不少的橋，現在一共有二十道橋，其中六道供火車出入，十四道供行人及汽車之用。此外在塔橋以東，有兩條隧道專供行人來往，兩條隧道兼供汽車行駛，塔橋與倫敦橋之間，還有條隧道專供火車出入之用，在塔橋建造的時候，塔橋以東的下流已有若干船塢和碼頭，但是許多從海上來的旅客，還在塔橋與倫敦橋之間上岸，所以塔橋有兩層建築之必要。現在塔橋以東的船塢和碼頭林立，許多旅客和貨

物都在這些地方登岸。至於倫敦橋以西，只有小汽船，帆船，拖駁得出入，橋身都沒有塔橋那樣高。

從倫敦橋到泰晤士河口約有五十英里長，大汽船在河裏走得很慢，許多旅客都在中途上岸換火車到城中去。大汽船因為沿岸轉身不易，大都開進船塢去卸貨而不在河邊碼頭。從塔橋往東，北岸一共有十大船塢，佔有四千多畝的深水面，兩萬多畝的陸地。這些船塢所卸的貨各各不同。如西印度船塢專卸糖與酒，東印度船塢則專卸絲茶，王家阿勃船塢卸肉類，王家維多利亞船塢卸麥和麵粉等。英國大部進口貨物以倫敦為最多：約佔全國進口貨百分之四十二；出口貨不及利物浦（百分之二十九）約佔全國出口貨百分之三十六。不過許多貨物，以倫敦為轉口港（百分之六十）。至於旅客大多數在距倫敦中心二十三英里的梯爾不來（Tilbury）船塢登岸或上船。當然還有許多旅客是在沿海各港口換火車到倫敦的。譬如：從歐洲來的大都在多維爾（Dover）上岸，從其他各地來的大都在掃桑扑敦（Southampton）上岸。

三、倫敦市內的交通，以地下鐵道為最便捷，其次是電車和公共汽車。地下鐵道有兩層，一層比較的近地面，用磚砌成隧道，遠在一八六三年開築，當時行駛蒸汽火車，煤煙四布，極不合衛生。一九〇〇試用電力牽引成功，逐漸改換電力，一九〇六年完成。一層比較的深，用金屬製成管子，開始即用電力，最早者由城區通至泰晤士河南岸，於一八九〇年通車，繼之其他各線陸續完成，但由各公司經營，一九〇[illegible][illegible]年，各公司均置於地下電力鐵道公司管制之下，效率大增，忙時每小時有四十八次，每次車七八節，電車在城區及莫斯敦斯福區，因街道曲折，車馬擁擠，不便行駛，現已不見蹤跡，泰晤士河南岸則各線縱橫如網，原由各公司分營，一八七〇年後歸郡府管理。公共汽車係由一八二九年開始經營之馬車轉變而來，一九〇五年改行汽車，路線也很多，在鬧市中幾乎項背相望。此外還有街頭隨時可以叫喚的小汽車，一九〇五年前也用馬拖，是年改用摩托，一九〇七年逐漸加裝計程機，雇客極感便利。

遊峨雜詩

舜生

嘉峨道中

平疇百里綠毿毿，秀絕峨眉畫裏看；
一似美人慵睡起，曉煙鬟翠出雕欄。

宿清音閣

禪閣山環水抱中，月明橋影鎖西東；
幽花爭傍巖茨發，散入波心未肯紅。

繞谷風聲雜水聲，山山樹樹有蟲鳴；
夜深更聽修篁弄，能使詩情意亦平。

次晨微雨發清音閣

微雨穿林隙，霏霏濕我襟；遲回別橋去，詩思託牛心。去雙橋數十步有巨石矗立溪中曰牛心石劉光第聯所謂雙橋兩虹影萬古一牛心者是也

阻雨滑息心所輿夫云由此到洗象池須經攢天坡長五里路險苔滑留至午後一時雨霽始復前進

一雨來從山北邊，奔水飛澗樹籠煙；
攢天路險蒼苔滑，我息塵心汝息肩。

兩宿九老洞

寺號慈延古，仙稱九老尊；叢巒開碧嶂，百鳥弄晴暄。覓徑探幽洞，登臺索夢痕；靈猿何處去，清聲又黃昏。

五一—四四六

菲律濱遊蹤（二）

章淵若

九月廿九日，星期日，晴，夜雨。今日無宴會，稍得餘暇，為鐵公擬稿二篇：（一）對各校學生訓話，提示（1）合理的人生觀（2）合理的時代觀（3）合理的國家觀。（二）對非華工代表訓詞，內分（1）革命的社會基礎（2）革命的歷史任務（3）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4）三民主義之科學評價諸點。以聞此間僑工，不免為左傾思想所煽惑，故特為述中國革命理論，使有正確認識也。

傍晚赴Manila旅館，與鐵公商談旅中日程。深感應酬太多，會客太多，致均不遑寧息。余亦終朝接見來賓，日不暇給。所擬講稿，均於忙中，甚至於一面談話中偷暇為之。好整以暇，鬧中求靜，亦鍛鍊心志，涵養忍耐之方也。

九月三十日，星期一，晴，午轉陰涼。晨，寄書五弟，告遊菲情況，並囑其轉稟堂上，勿以天涯遊子為念；請老人善自珍攝，以娛晚景；並附旅中風景片，藉慰慈懷。喪亂以來，久疏定省，眷戀庭闈，心不遑安。昔人謂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而余孑然一身，奔馳萬里，未能盡菽水之歡。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每一念及，所為恧然而增愧恨者也。書中反覆叮嚀，囑五弟承歡膝下，毋虧人子之職；務必潔奉餐膳，以盡南陔愛日之情。並在字傍密圈，促其注意，付郵之後，一若意猶未盡，忐忑未能去懷。唐人張籍「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之句，不啻為吾誦也。

午後隨鐵公參觀此間著名學府（一）為聖旦姆斯教會大學(Sf. Thomas University)成立於十七世紀初葉，（一六一一年）較美國哈佛大學，尚早二十五年。由校長Rev. Fx. Sapchs神父導遊各部，示以各種珍藏。其中以十六世紀之中國地圖較有價值；及動物標本一具，有四耳，八足，兩面均係腹部，不見有背，尤屬罕見。此校係古典化，聞學生都係貴族子弟云。（二）為菲律濱大學（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較為現代化，有學生八千人，空氣自由，與前校不同，足徵學風關係之重大。校長龔遂爾博士（Dr.Gonsales）少年英俊，風度翩翩，承親自招待，並於操場舉行閱兵式，軍樂悠揚，氣象蕭穆，鐵公於莊嚴樂聲中步入操場，檢閱該校學生軍，凡數千餘人備極隆重。（三）遠東大學（Far Eastern university）為此間私立大學之最發展者，學生八千人，日夜開課；辦公處沿通衢，形如銀行，富有實際化與商業化之精神。校長雷雅博士(Dr. Nicanor Reyes)殷勤招待，導遊之餘，款以菲式茶點，別具風味；茶後繼以歌舞，歌聲宛轉，舞態婆娑　賓主盡歡而散。今日參觀各校，由教育部長博可蒲Bocobo氏及國會外交委員會委員長阿爾開脫Mannel A. Algate）二氏作陪。二氏於昨日總統賜宴時，本已相識，和藹可親，情意頗洽。

六時，吳讓德堂茶會，七時各界公讌，到三百餘人，情緒熱烈。席間鐵公致詞，頗爲得體動人，深覺鐵公講演，於實質上，詞令上，體裁上，最近進步特多。九時鐵公對全非僑胞廣播演講，僑胞紛紛收聽，均感興奮。

今日參觀各校之後，鐵公垂詢余見，擬即在非籌設一學院，以爲僑生深造之所，容當與此間僑領一談。茲將鐵公對旅非僑胞廣播全文附錄於次：

各位僑胞：鐵城這次奉政府之命，南來視察，並代表總裁，宣慰僑胞。因爲行程之便，先經非律賓，承各僑胞，各同志，熱烈歡迎，鐵城首先對於各位僑胞的高情和盛意，敬謹表示衷心感謝之下忱；而各位僑胞親愛精誠的情緒，以及愛護祖國的精神，尤使鐵城無限的欽佩，無限的感奮。鐵城對於各位僑胞如此偉大的精神與偉大的人格，非但得鏤刻心頭，永誌不忘，並得帶同祖國，使全國的同胞，都有深刻的感應。同時，更堅決的相信，各位僑胞這種偉大的精神與偉大的人格，其相應而至的後果，必能提高祖國民衆的情緒，鼓舞祖國民衆的精神，將爲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民族復興的保證。

各位僑胞，遠寄重洋，對於祖國的情勢，當然特別關懷。鐵城此次南行，責在宣慰，論理，自然應當，並且十分希望，能與各處的僑胞，都能一一承教，一一暢敍；但是，因爲空間的遼闊，時間的限制，事實上不容遍遊各地，不容久離祖國，因此，只能利用廣播的方法，來與各位僑胞，藉電流的作用，作一次精神上的談敍。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以及近代世界史上，一個劃期的，偉大的，神聖的紀念日。從那天起，正義與暴力，人道與殘忍，文明與野蠻，開始了決鬥；從那天起，中華民族，經過了鐵與血的鍛鍊，經過了炮與火的震盪，剷除了阻礙民族發展的歷史的大惰力與時代的頹廢性，恢復了我們民族固有的自信力，與自尊心，並且引起了世界的尊敬，恢復了歷史的光榮，保全了民族的人格。在賢明的領袖蔣總裁領導之下，經過了三年多的全國軍民英勇壯烈的苦鬥，非但敵人一切的陰謀，一切的迷夢，已被我們打得粉碎；而其徬徨失措，色厲內荏的病態與弱點，尤已從其內政和外交，軍事與經濟上，顯著地暴露出來。

就大家所最注目的軍事來說，在作戰之初，一般人雖以我國軍力較弱爲慮，然而卒賴我國軍民勇猛堅定的精神力之抵抗，已使敵國士氣，再竭而衰，頹敗消沉，無可振奮。而我們於戰略上，則已由被動而轉爲主動，由防禦而轉爲進攻，於精神上，不獨經驗增加，而且愈趨堅定；於敵我傷亡的對比上，已由五對一，四對一，三對一，變而爲一對一。於地形上，尤能運用特殊戰術，如磁吸鐵，把敵人愈吸愈緊，陷於進退維谷之境。最近滇越局勢，雖然緊張，亦無非證明敵人日暮途窮，惶急無策而已！

就政治而言，則敵國的政治基體，本已混亂；軍興以來，益見矛盾；最近近衛高唱的所謂「新體制」運動，則尤在自暴其心勞日拙而捉襟見肘之窘態。而我國則始終在賢明偉大的領袖統率之下，不但其有內政，日上正軌，而且各黨各派，精誠團結，形成了歷史上從未有的團結一致的大統一之局。而尤難能可貴者，當此抗戰軍興之際，對於政治建設仍未忽視，如基層政治的加強，新縣制的推行，一方面固爲奠定政治社會的基礎，一方面又是增強抗戰的潛力。隨着基層政治的健全，統一基礎的鞏固，一切敵僞的陰謀，將徒見其心勞日拙。

就外交來說，則敵人一切聯蘇和美媚外結好的妄想，結果徒成泡影，而其投機取巧不守信義之作風，尤爲各邦所不齒。以致歐戰以後，至今一籌莫展，祇能以「不介入」而坐失良機，尤見其徬徨苦悶的悲哀。而我則非特爲民族之獨立與生存而抗爭，且能爲世界之公理與正義而奮鬥。非但恢復了民族的人格，抑且博得世界各國的同情與崇敬！而暴敵則多行不義，干犯衆怒，失道寡助，其在國際間自己埋伏的禍根，終有一天要爆發起來。其處境之可危，實在不堪設想。

再就經濟來說，敵人先天本已不足，隨着戰爭的延長，他的市場，已日趨縮小；他們的公債，早已超過百萬萬定額的兩倍以上，益以米荒，煤荒，電荒，水旱，風災，實已捉襟見肘，破綻百出。最近又遭遇着禁運的致命威脅。而我國則爲一得天獨厚之大農國，非特不受戰爭與封鎖的影響；並且誠爲總裁所詔示：「反以國難而促成經濟的復興」，反以「抗戰而有益於我們整個經濟計劃之發展與完成」。這證諸內地的日趨繁榮，農村生活的較前好轉，即可深信無疑。最近又有第二次三年抗戰經濟計劃的確立，中央設計局的組織，益證我國經濟，確有辦法。此外，如我們愛國情殷的僑胞之踴躍輸將，尤其增加了國家與社會無限的生力！

基上分析，我們對於抗戰建國的前途，無疑的是十分的樂觀。所以總裁於本年抗戰三週年紀念日，告全國軍民說：「無論就敵我情況，或國際局勢來觀察，今天敵人確已到了困頓衰竭的地步；而我們最後的勝利，確已有了充分的把握」。這是鐵城奉命南來，所可以告慰於我們親愛僑胞的！總裁「在這三年來，對於抗戰成敗的原理，無不竭其所知，告我軍民，凡其所言，我們都可以用後來的事實，相覆按。」於此，我們當更應堅定我們對於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民族復興的信念。

各位僑胞，對於本黨革命，貢獻獨多，早爲祖國同胞所欽佩。抗戰以來，踴躍輸將，貢獻之大，尤能增益民族抗爭的生力，給予祖國朝野上下莫大的興奮。當此世變方殷，南洋局勢，日形嚴重，中央與總裁，對於遠寄重洋千數百萬僑胞之安全，其關懷與軫念的殷切，實有如慈母之對其赤子。鐵城奉命南來，謹當代表中央及總裁，對我僑胞，致其感慰之忱。復次，中央近年勵精圖治，勤求民隱，凡百建設，莫不以民意爲前提，民生爲首要，對於祖國貢獻獨多的僑胞之福利，自然格外深切的關注。鐵城忝長海外，深維任重；此次南來，自當仰體總裁軫念僑胞的至意，一本中央建設之精神，博訪周諮，虛心承教，以謀僑胞最大的福利。深望南僑俊彥，本黨同志，各本精誠，共體時艱，以圖海外事業的發展，以謀僑胞福利的增進。這尤爲鐵城所熱切的希望。

此外，鐵城這次到菲，承各地僑胞，各區同志，各校師學，以及各團體，各親友，或則勞駕相迎，或則感念款敍，或賜函電，或印專刊，如此盛情，實令感愧交集。祇以時間有限，百務相羈，未能一一踵門拜候，或分函答謝。現就廣播之便，謹對各位僑胞，各位同志，致其衷心感謝之忱。

最後，還有一言，不能不向我親愛的僑胞，重復申述的，就是要對各位僑胞深致感佩的赤誠。鐵城到此，雖祇一個星期，然而僑胞熱烈誠摯的情緒，以及崇高偉大的精神，鐵城實已得到異常深刻，終身不忘之印象。僑胞是革命的先鋒，抗戰的先鋒，同時，又必爲建國的動力，復興的動力。我回到祖國，一定要把各位僑胞的精神，帶往祖國的同胞，使國內與海外的同胞，因爲這種精神上的交流與感應，得互相奮勉，來共同負荷抗戰建國，復興民族的歷史的使命。

十月一日，星期二，晴。晨未外出，就菲律濱華僑問題，分別剖析，擬具改進辦法，計共六章，執筆之時，一面接見此間工作同志數人。

午應美國駐菲最高專員西爾氏(Sayres)宴。氏爲美哈佛大學名教授，其夫人則爲美前總統威爾遜之女公子，簡單樸素，有禮知方，不愧名門淑女。西氏亦雍容溫雅，有儒者風。席間由貝氏（Bell）沙氏（Salisbury）及魏樂佩氏Willongbly）作陪。貝沙二氏，昨已相識；魏氏則初交，人頗靜默，其叔父即爲美國著名學者W. W. Willongbly 久讀其書，益感親切，沙氏席間與余並坐，暢談中國風土人情，於崛曲甚感興趣；彼前年曾遊余故鄉無錫，於吾國歷史社會，頗有深刻觀察；於日本亦頗注意，曾專治日語十年，但現已忘懷

。氏爲一遠東問題專家，同情中國；言外之意，對日頗表不滿。飯後於書齋品茗敍談，室內有冷汽，清涼舒暢。與魏氏相談國際局勢，魏氏深嘆戰亂相尋，而世變方殷；各國邦交，苟不調整，恐在吾人晚年，人類文明，將幾殘無存矣。魏氏誠有心世道之人也。

晚總支部宴，席間鐵公致詞，就黨務問題，剴切指示；並就駐菲處支部同志請示各點，即席答覆，曉以大義，散會後已將十一時矣。午夜睡。

十月二日　星期三　晴　上午爲鐵公整理講稿三件：（一）教育方針與立國精神，（二）華僑教育之神聖使命，（三）海外黨務之重心。

午後四時赴Manila Hotel參加本埠僑領會談。鐵公主席，報告遊菲一週之印像，及與菲總統交換意見之內容。菲總統奎松與鐵公私交素厚，言無不盡；故不同一般外交詞令，要旨如下：（一）保證善待此間華僑，態度懇摯，語亦剴切；（二）菲政府現正努力建立一廉潔政府，但以久承西班牙統治時代苛政之餘毒，一般官吏，難免貪污。而華僑在此，不免賄賂，致礙廉潔政府之樹立。（三）關於移民限制，除每年五百名外，總統於必要時，可爲額外之特許。（四）關於限制華僑零售商一案，菲總統臨以菲人偏狹的民族主義爲非；當菲人零售商人請願「菲人祗買菲人貨」時，曾面加嚴斥，謂華商價廉物美，實難禁令國人購買云。（五）關於限制華人於公共菜場設置菜攤案，彼亦甚表關懷之情，請即由總領事館致送備忘錄，當加善意攷慮，以免多數華僑遭受失業痛苦。（六）並問中國抗戰勝利以後，是否有侵略菲人企圖，——此爲特別交深之至言，鐵公當爲解答：（一）華人甚同情菲人民族主義之發展；（二）中國僑胞，大部爲小工商人，根本無政治作用；（三）中國立國之精神與哲學，素主信義和平，且地大物博，根本談不到爭城奪地；（四）希望維護華僑在菲已得之固有權益，并加公平合理之待遇；（五）至於行賄販煙等事，則以現代華僑，已有智識，當與數十年前之華僑不能同日而語也。

鐵公報告以後，并就外交，經濟，教育各項問題，擇要討論。關於外交：擬（一）組織中菲文化協會（二）組織國民外交協會，以期增進睦誼。關於經濟：擬（一）設置商務專員（二）發展中菲國際貿易，以通有無，而求互惠，（三）改進國人企業方針。關於教育方面，擬設（一）高等華僑學府（二）注意督導僑教。討論達三小時之久，七時始散。

連日少睡，今日無應酬，滿擬提早休息；乃晚飯以後，「新中國報」又臨時來電，堅邀赴宴，情難固卻，祇得應之。就睡之時，又將午夜。社會生活，錯綜複雜，爲免過拂人情，根本不能盡如私願。故善處世者，不能不以「隨緣」「隨遇」爲樂也。

十月三日，星期四，晴。晨赴Manila Hotel與鐵公商談旅程。返寓，謝德超等來訪，縱談此間僑情，匆匆及午。午後小睡，幾及一時，連日紛繁，不遑寧處，已久未獲午睡矣。午後整理鐵公日前在總支部擴大紀念週講演稿。傍晚爲此間僑胞題字，忙中抽暇，匆匆命筆，至不愜意，是徵書法乃一人精神之表現。西人有自書法觀察個性者，實有至理。余作書潦草，甚且四五字連寫，而氣則並不貫通，久欲痛改，

卒無成效，蓋亦由於修養工夫，尙有欠缺也。昔程明道作字甚敬，而柳公權亦謂「心正則筆正」。莊敬日強，安肆日偸，先賢一舉一動，莫不臨之以敬，足可師法也。

晚應王委員𠔁笙，宴於中國酒家，燈下整理行裝，以明日擬隨鐵公作碧瑤（Baguis）之遊也。

午夜，鐵公囑往Manila Hotel談話，至則並無要事，連日少睡，至感悴悴，事後反省，深愧失態。數年以來，余集中心志，改善性情，要竭力做到心氣和平，蓋任性使氣，一則於事無補，二則起人惡感，三則尤傷身體。但明知故犯，屢戒不悛。今後除切實反省外，倘遇氣盛之時，當虔誦佛號，以使心平氣和。陳白沙詩：「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工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乃爲修養有得之言。

十月四日，星期五，晴。下午碧瑤雨，旋霽。晨赴Manila Hatel與楊總領事光德，朱副領事少屛，黃處長天爵，蔣家騆同志及Mo-Ris A. Cohen作碧瑤（Baguis）之遊，分車三輛，九時半出發。碧瑤爲菲島避暑勝地，猶祖國之廬山也。沿途公路平坦，灰塵不揚，車行甚穩，與市區無異。兩旁村舍，幽雅清潔，都在綠蔭之中；四週綴以花草，與吾國鄉村之頹垣敗瓦，藏垢納汚之情相較，深嘆弗如，而吾人建設社會，改善民生之責任，觀此益感重大矣。

午過Samigale下車小憩，於Hatel Samigale略進茶飲。鐵公詢余旅中感想，余以「菲人現代化之程度，實爲我國所不及」爲對。楊總領事，於役菲島，週遊各處，本其數年來之觀感，亦深以余言爲然。一則菲人教育，突飛猛進；二則交通便利，公路四通；三則農村生活，較我爲優，此皆美人治菲，四十餘年來努力經營之結果。因念，日本明治維新，菲人受治於美，均與吾國維新變法，同其時期。然其成效，則大相懸殊，此其原因，實深値愛心國是者深刻研究也。吾國文化運動，有所謂「中體西用」，「全般西化」，「中國本位」之分，曩年余於「全般西化」，頗有反感；今遊菲島，觀其文物之盛，進步之速，深感吾國文化——尤其是物質建設方面，實非全般西化，不能迎頭趕上，躋於現代國家之林。蓋求上得中，古有明訓；而文化根本有其惰性，吾人雖求全般西化，然固有中國文化精神，仍將不失其衛制作用，當不致有傷「中學爲體」與「中國本位」之立場也。

午後三時，過Klondyke，下車進餐。自此以後，氣候轉涼，余與朱副領事同車，長途暢談，得知菲島風土人情。四時抵碧瑤，僑胞數百人，已列隊出郊遠迎，如此熱情，殊令心感，即就道旁，攝影留念。由此入市，祗需十餘分鐘，下榻皇宮酒店kalace Hotel，爲僑胞所辦。今日由馬尼拉來碧瑤，途中汽油站，及Samigale Hotel均爲僑胞所設。楊總領事云，據其週遊觀察所及，即於窮鄉僻壤，幾每一村落，有我同胞及其所營之商業，華僑經營之精神，殊堪注意也。

四時半，赴愛國學校，出席此間僑胞歡迎大會；繼復茶會；七時半又赴公宴。席間爲僑胞題字甚多。燈下作記，深感到碧瑤後，頭腦冷靜，益感氣候與思想文化關係之切。碧瑤氣候，較諸馬尼拉，直如別一天地；晨間在馬尼拉，在盛暑中流汗，晚至碧瑤，天涼氣清，已如深秋，即披毛衣，猶

有寒意。而環境清幽，萬慮全消，眞有世外桃源之感。且建設歐化，市容整潔，不禁回憶廿餘年前旅行瑞士日內瓦之印象。然而緬念祖國，寇患未除，又不禁愴感系之矣。

十月五日，星期六，晴。晨起輕寒，猶聞雞聲；益覺意境遼廓，飄飄然如脫樊籠，有奮六翮而凌太虛之概。盥洗既畢，散步公園，涼風襲人，已有初冬意味；爽氣朝來，秋容如洗，晨曦初射，景色宜人。日前討論教育問題，有於菲島創立學院之意，因念此間環境，宜爲菁莪樂育之地，吾知聲教覃敷，人文蔚起，必有環奇卓特之士，應運而生於海表；惟不知興學之舉，能否成爲事實耳。公園有小湖，即就湖畔取景，攝影數幀。

閱此間華僑中西學校顏校長文初（顏於馬尼拉相識）所著「菲律濱概述」一文，中記碧瑤一段，錄之於左，顏旅菲多年，其所記載，當值得參考也：

「碧瑤（Baguis）屬中呂宋高山省，地處高山叢嶺中，距岷市二五三基羅，海拔五千餘尺，樹木蔭鬱，四季皆春，爲全菲避暑第一勝地。地本爲野族聚居，西（西班牙）領時代，猶未脫游牧生活，以人頭骨爲玩具。西人披蓁斬棘，相繼探險，無大成績。美第一任菲督搭虎脫氏，身體肥重，不堪熱帶薰灼，擇是地爲避暑場，築路工程，計耗美金十餘萬。現由岷至山麓，可通火車，（另有汽車路），計三十餘基羅。由山麓乘汽車至目的地，有四十餘基羅，傍山築路，沿壑架橋。其旁有扶欄，設備安全，兩車來往，綽有餘地。至前後十餘基羅，工程浩大，路綫蜿蜒而上，全路敷鋪柏油，秋風如濤，暑氣全消。現提高爲特別市，有市政局，有暑期美軍官公署及總統公署，菲政府範啟練班，憲兵營，名官富商，暑期別墅，旅館商店，應有盡有，另成一新式都市景象。每年華氏寒暑表，在四十度與五十六度之間，一樹一木，一邱一壑，純用人工布置，井井有條。驅車於青松綠邱間，祇覺涼風習習，萬慮全消。其良好景物，尤在晨曦初上，與夕陽將下之時。蓋地面夜間稍冷，一經太陽晒照，化汽上升，故壑滿佈白雲，惟見無數高峯，點綴於雲海之間。滿山遍種松柏，斜暉西照，各處均作金碧色。令人沈沈欲醉。如登極樂世界。有天主教建築之天文台，參觀祇限男子；有鍾海軍營（Caup Thon John Hay）規模甚大，駐有美國陸軍，並訓練野族軍隊二團。近郊有露天戲園，美麗精緻，有大慶典，即在此地奏音樂開跳舞會。氣候溫暖，利種蔬菜……專其利者，都爲粵僑。……現粵僑聚居日衆，有黨部，有學校，啓迪僑生收效甚速。惟二十餘年前，日僑祇一二家，以照像及販賣日貨爲業，現則東洋式商店，已增加二十餘號；且多購地業農，與我爭蔬菜業，有蒸蒸日上之勢。彼選種殺虫，出產優良，聯合團結，運輸省費，我方遂不免受其淘汰矣。野族生活簡單，亦知耕織，但未能剪裁。美人以教爲誘導，二十年前，先教穿衣，下體祇用布條包紮。現因發現金鑛，漫山遍野，淘金掘金公司數十處……」云。

午後小睡一時，醒後隨鐵公同往參觀此間排拉托 Balatoo 金鑛，排拉托（Balatoo）者，乃菲島土人語，即謂「金」也。工廠規模宏大，碧瑤居民，共二萬人，其中一萬一千人，均爲此場工人，可見其蘊藏之豐與開採之盛。歸途遇雨，萬山迷漫；而返寓處，則仍天晴。據云此間朝晴晚雨，習以

爲常，故氣候益見涼爽云。傍晚與鐵公等商談此間各種僑務問題，揚總領事亦參加。晚飯後，鐵公忙於題詞，余與揚總領事燈下暢談。

午夜鐵公屬擬致蔣總裁電，報告與美菲外交人士所談關於國際形勢之觀感。略謂英國地位，日趨穩固；德荷攻英不遂，歐戰勢將延長，而日美衝突，亦將難免。并謂日本加入德義軸心，僅有義務，實屬愚妄。中國抗戰，足以穩定太平洋均勢，友邦咸深同情，咸盼繼續堅持一年以上，當有好轉云。并擬雙十節對此間胞僑之播音講稿，擬於離菲之前灌音製片，供屆時轉播之用，就睡已過一時矣。

十月六日，星期日，晴。今晨鐵公下山返馬，余以環境清幽，宜於屬稿，未能同行。早餐後，趕擬鐵公告別菲島書一件，倚裝而成，十時下山，驅車返馬。南國勝景，匆匆領略，臨別依依，低徊忘返。此間僑胞，殷勤招待，堅欲爲付旅館諸費，屢却未獲，至爲心感。登車之前，在旅寓之前，攝影數幀。午爲San Miguel，於僑胞所設之San Miguel Hotel進餐，赤日當空，與碧瑤氣候，不能同日而語矣。就餐之時，有販報童子，攜一鋼筆授予，知爲下車時所失，道不拾遺，殊堪嘉佩，因贈銀毫一枚；復於餐室前，囑該童同攝一影，以留紀念。惟以語言不通，詢其姓名，未能爲答，可知統一國語，確爲當務之急也。

晚朱少屏請觀菲人所演電影，覺其歌舞技術，似不在國人之下。

十月七日，星期一，陰。昨自碧瑤返馬，車中感受風寒，稍覺頭痛，靜養一日，停餐二次；旅中生活，以謹慎爲要也。

晚，旅寓職員李某，爲談華僑寄居異鄉之精神痛苦，愛護祖國之情，溢於言表。余等南行，旨在宣慰，益當體察僑情，研究改善之方也。

葛墨盦　黃麗生　編著

昆明導遊

中國旅行社印行

昆明山川磅礴，風物清嘉，近年文化經濟市政各項建設，尤突飛猛晉。是書所蒐材料，均屬最近情況，內容豐富，文筆清麗，手此壹册，對於昆市全貌，可一覽無餘，誠如孫福熙先生在本書序文所言：「不僅新到的旅客，即久住此處的『老昆明』亦可拿『昆明導遊』來參考與體味」。書用江西重紙精印，全部漢文正楷，極爲醒目。

那慕爾—第農

馮朱樓

自羽伊Huy溯謬司河Meuse西上，將抵森布利河Sambre口，遙望小阜巍峙河南，市肆環集河北，即歐戰要地那慕爾Namur城也。

那慕爾為比利時那慕爾省之首邑。舊有砲壘，與列日L-iege成犄角，同為謬司隘線之主點。一九一四年及一九四〇年歐戰，兩度攻陷，砲壘全毀，器械亦成廢鐵，徒見青山依在，河水東流，供人憑弔而已。

全市居民三萬餘。市容雖小，而房屋整齊，雖市中心兵器廣場Pl. d'Armee一帶，曾燬於戰火，陸續重建，但森布利河沿岸建築，仍保持其古代風格，樓面突出臨街之陽台，為其特點。惜主要大街如鐵街 Rue de Fer 不魯捨爾街Rue deBruxelles 等，均彎曲不直，有損市容。

出車站東行，有來沃波爾方場 Square Leopold，名為方場，實係三角形地段，遍植樹木，供人休憩。方場南為鐵街及天使街Rue de l'Ange，係本市繁盛市街。由此以達市中心路，西有聖魯教堂St. Lonp，十七世紀中所建，再西為聖昂彭廣場Pl. St. Aubain，西隅之聖昂彭教堂 Cathodrale St. Aubain建於十八世紀，中藏十七世紀之繪畫，以及十三至十六世紀之金鑛宗教寶物。柱旁塑各有名神父之立像，神壇前塑聖彼得及聖保羅像，與我國佛寺內塑像，何曾稍異？西洋教士，恆斥我國崇拜偶像，但不知西洋教堂中之偶像，係作何用？余在歐洲各國，亦曾見教堂中有人對塑像跪禱者，質之舊約利未記第二十六章第一節，彼已自違典籍，直是矛盾，何必更笑他人。竊以為耶穌拔人罪惡，救入天堂，我佛明心見性，超脫苦空，各有宗旨，教徒互相標榜固不可能，互相排斥則大可不必也。教堂對面巨廈，十八世紀中為主教駐節處，後為那慕爾省省政府Hotel du GouvermentPro-vincial，南行達森布利河口，沿河左向，抵兵器廣場，古式鐘樓一座，巍峙其間，十四世紀中城牆之殘跡也。由廣場南行，抵森布利河口大橋Porte de Sambre-Mause，橋旁巨屋，古為肉市場，現闢為古物博物院Musee Archeologique，陳列那慕爾省歷代古物，有古代雕刻，洗禮盤，墓碑，革盾，家具，樂器，騎士之鋼胄，先民石器等，均附詳細說明，足以覘西歐古代之民風。

過橋沿謬司河南行，左旁大石橋，橫跨謬司河上，名曰杜橋Pont de Jambes。由橋之西坡上小阜，大道曲折上山，電車汽車均可紆曲達山頂。山高百餘公尺，舊有砲台，現已廢棄，台外山角上，排列廢砲多門，已銹蝕不堪。山角圍以石欄，據欄俯視，河水瀠洄，長橋如帶，舟揖來往若穿梭。北望屋宇密集，堵尖高峙。以地勢言，此處俯瞰平原，扼兩河之會，宜其為戰爭要地也。砲台周圍，小路環繞，其後有砲台公園，樹林深密，林間有露天劇場，常表演歌劇。

下山過橋，鐵路公路及謬司河平行南向。謬司峽內，青山連緜，河流映帶，紅色農居，隱約長林豐草間，景物之佳，如展橫幅北派山水卷軸，滿幅石青石綠，點以代赭，令人目不暇給。余以為此處景物，似勝萊因Rhein，而與德國德來斯登Dresden以南易北河Elbe沿岸「薩克遜之瑞士」Sachsische-Schwei相彷彿。風景如此清麗，不信其曾為砲火掀天，膠舟奪渡，兩軍相搏之戰線也。

八公里抵北大佛Dave-Nord，面臨流水，背依斷崖，隔岸與小村威比翁Wepion相望。

二十公里至依伏阿Yvoir，有小河多濟Bocq者，由此注入謬司。此處為避暑勝地，附近古堡名巴阿爾伐希Poilvache，為十一世紀之遺物。

二八公里達第農Dinant，有居民六千，市肆沿謬司河兩岸，中貫大橋，河干小山峙立，巔有砲台。地當謬司河之要衝，戰時曾為謬司陣綫那慕爾第農段之主點，德比兩軍劇戰於此。街市全燬，陸續重建，平時為避暑勝地，又為遊覽謬司河沿岸之出發點。橋左有餐館沿河，其前河水清漣，綠樹成行，飯於餐館，據窗瞭望，聖母教堂Notre-Dame雄峙河濱，係十三世紀遺物，屋頂燬於戰禍，迄未修復。自教堂後循山道上山，凡四百餘級，以達舊炮台，係十八世紀初葉荷蘭人就法人摧毀之堡壘遺址重行建築者。內有兵器陳列室Musee d'Armes，以紀念滑鐵盧Waterloo及色當Sedan之戰役。砲台附近，有法軍及七十德軍之紀念碑，以及德軍墳墓。立山頂遠眺，見原隰畇畇，謬司蜿蜒其間，第農全市，均在望中，形勢險要。由砲道下山，可抵Montfar石窟，洞內多鐘乳。出洞前行，即抵大街R. Grande，街之盡端，有巨石聳立如筍，孤峙路旁，下臨河岸，較國內桂林城內之獨秀峯，尤為尖削。由此再沿謬司河南行，約十餘公里，即入法國境之Givet。由此再南行五十公里，即為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三日，德軍破法軍處之著名戰地色當。

馮朱棣記於列日

第十八卷第十期

要目預告

戰後中國建都管見……莊澤宣
記蒼山洱海……袁道冲
記黑水旅行……于式玉
西寧塔爾寺三大盛會……鄒豹君
閩俗記趣……苔蘚
從漢中到老河口……同生
美國的驛運……資料室